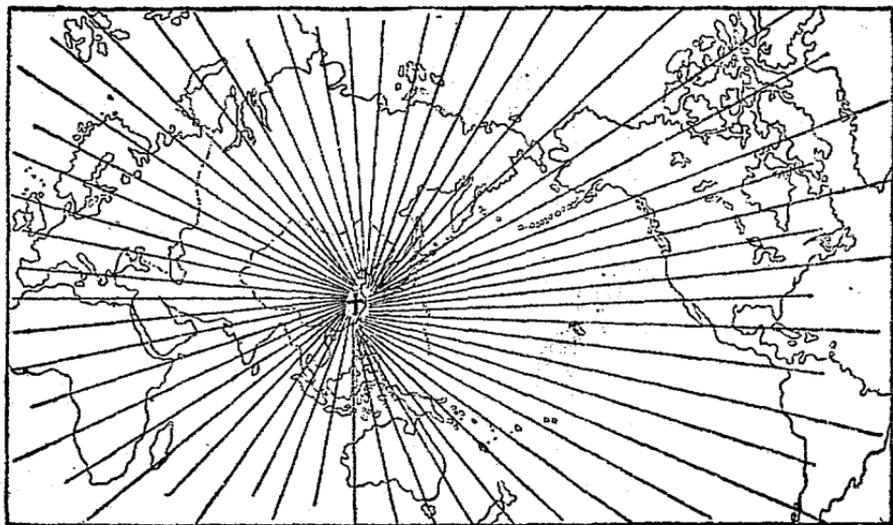


憶回年十二

著光世趙



五四九一 —  五二九一

趙世光著

二十年回憶

上海靈糧刊社出版

序

時間的輪子不住向前推進，不知不覺自蒙恩至今已過了二十個寒暑，回想以往，感覺到所受到的恩典確實是計不勝計，但虧欠神榮耀的地方也實在太多，幸神不因我的不忠心而將我放在一旁，反而因祂的大恩和大愛，爲了要成就祂所預定的計劃，還是保守使用着我，在我心的深處，也祇有發出讚美的歌聲，來歌頌祂。

二十年光陰，在人生的過程中當然是寶貴異常，並且感覺到短促得很，真的，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爲此勉勵自己，願神保守我，使我以後的日子更加忠於祂，和祂的工作，使每一分鐘光陰不至於白白底虛度。更願神預定的計劃得以行使出來，讓福音得以傳到每一個人的耳中。

本書第一章是拙著蒙恩經過的重編稿，第二章蒙召的首篇以及其他數篇是新近寫成的。第三章南洋佈道記卻是約在十年前初次往南洋各島佈道後的記述。第四章所記載的，是應南洋荷屬東印度爪哇島華僑

教會之請，先後在該島各處領會時的記錄。筆者在那邊逗遛，約有三年半的光景，這一點記錄，可說就是在當時撒下的福音種子。第五章是述說靈糧堂工作開始和經過的情形。這一章的目的在見證主的恩惠和祂奇妙的作爲，深信神以後更要藉這小小的團體行那更大更難更希奇的事。

感謝神，現在這本小冊子，居然能和世人見面了。各位閱過以後，希望能多多思念到這位賜恩的神，並且領會到神在一個微小的人身上所顯示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本書的告成，全虧神爲我預備靈糧神學院畢業同學陳掌珍女士，代爲記錄；又得本堂同道呂伯攸先生在文字方面的潤飾和校正。特此誌謝。

現在將本書全交與神，藉着所發出去的每一本書，散佈祂所賜的愛和恩惠，使每一位讀者不但得着本書的益處，更因閱讀本書而得蒙神的賜福。

主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趙世光於上海靈糧堂。

二十年回憶目錄

封面：靈糧世界佈道會

序

小引

第一章 蒙恩經過

一	家世	二
二	死裏逃生	四
三	第一次聽道的機會	六
四	第一次加入主日學校	七
五	第一次慶祝救主聖誕	九
六	魔鬼的恐赫	一〇
七	第一次講道的經驗	一〇
八	小事上忠心	一二
九	蒙恩經過	一三
第二章 蒙召		
一	蒙召	二一
二	工作的訓練	二五

三	復興工作開始	二七
四	我的試煉	二八
五	試煉後所得到的經歷	三〇
六	妹妹的病	三一
七	一九三〇年杭州教會的奮興會	三五
八	神奇妙的拯救	三五
九	危險的病中	三七
十	接受按手禮的經過	四一
十一	婚姻的經歷	四二
十二	父親的得救	四五

第三章 南洋佈道記

一	序言	六〇
二	中國教會和南洋	六〇
三	南洋的鳥瞰	六二
四	上海至香港	六四
五	馬尼拉	六七
六	孟加錫	七二
七	婆羅洲	七九
八	峇厘	一〇八

九 爪哇……………一六六

十 法屬安南……………一二〇

第四章 第二次出國

一 公函第一……………一三三

二 公函第二……………一三一

三 公函第三……………一三七

四 爪哇佈道景况……………一四二

五 馬其頓呼聲……………一四四

六 馬來亞中區佈道之經過……………一四九

七 泰國教會之概況……………一六一

八 泰國被囚的情形……………一六四

九 婆羅洲巡行記……………一七〇

第五章 靈糧堂

一 靈糧堂……………一七七

二 神預備總堂的聚會處……………一七九

三 選民工作……………一八〇

四 經濟的來源……………一八二

尾

五	靈糧堂的目標	一八四
六	南京分堂	一八五
七	先母離世前的情況	一八八
八	上海的分堂	一九〇
九	青年禮拜	一九一
十	靈糧聖經學校	一九一
十一	文字工作	一九二
十二	同工加入本堂	一九三
十三	建造新堂	一九三
十四	杭州分堂	一九八
十五	蘇州工作之將開始	一九九
聲		
一	靈糧世界佈道會成立	二〇〇
二	靈糧世界佈道會華東神學院	二〇二

二十年回憶

小引

詩篇第一百零三篇一至五節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祂赦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爲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好多年以前，曾經藉着文字做過見證，寫成了一本小冊子，題名爲「蒙恩經過」，可惜那本小冊子已經絕版，直到現在，也沒有重印的機會。但有時又想到從蒙恩到現在，恰巧是二十年，因爲不敢忘記主的一切恩惠，似乎這蒙恩的經過，很有從新述說一遍的必要。

回想這二十年以來，所受到主的恩典，實在不勝枚舉，在這裏，不過將記憶所得，簡略的敘述一下，深願所見證的，不但使人因此得勉勵，更希望借着所作的見證來榮耀主的聖名。

第一章 蒙恩經過



【一】家世

按着年代講，如果宋朝還存在的話，計算我們這個家族，從宋太祖（趙匡胤）起，直到家嚴這一代，共有卅三世，那麼，按肉體說來，我是一個當然的王子。但是，感謝神，宋朝雖然早已滅亡，世上的王位，我也沒有分了，然而將來與基督一同執掌王權，却是一件絕對有希望的事。先祖父當我作嬰孩時，就已去世，不過聽說他是很嚴厲的一位老人，人們都稱他爲人王，可是他的天性却充滿着慈愛，樂意幫助困苦的人們。先祖母在未去世之前，那時我已少微明白主的救恩，爲了這也會竭力的勸慰她接受救主。家嚴最先在哈爾濱經商時，已得着了福音的種子，經過幾年之後，他在上海才決意信主，後來在慕爾堂受洗，加入了監理會爲教友。他得救的經過，且留在下文再說。

先外祖母一共生育了三男三女，先母列在第四，到現在都已去世了。先外祖母有一位好友殷太太，孤苦無女，先外祖母就想把她女兒中的一位，預備給她作繼女，長女當然不能隨意過繼於人，先母按女兒一方面的次序，排行第二，所以先外祖母就將先母轉繼於殷太太。殷太太的家景貧苦，遠不如先外祖母的家庭情況，因此先母在殷太太管教之下，從幼年就嘗到許多的痛苦，

在物質方面，更談不到「享受」兩個字。雖然如此，先母爲人却是志氣剛直，她自忖既然作了殷家的女兒，就應該專心侍奉繼母，因此也就不願意時常到先外祖母家裏去，寧可與殷太太同受清苦。先母在近三十歲時才出嫁，作家嚴的續絃，家嚴因爲時常出外經商，每月寄回的錢，雖然很有限，先母總憑着她刻苦耐勞的心，勉強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家中雖常有缺乏，但先母却仍然使我們兄妹三人，過着安樂的生活，她因摯愛我們的緣故，不肯因家境的貧苦，臉上露出一些愁容來；而且，她的目光遠大，在極其貧困之中，對於子女們的教育，却仍不間斷，爲的盼望我們將來能夠成爲有用的人。在平日，她對於家庭教育，也是異常注意，所以我們兄妹三人沒有染到上海許多不良的惡習，那就不得不歸功於先母。她的氣量寬大，樂善好施是她的素志，有時候，自己實在沒有餘力，她還竭力想法救濟他人。她的決斷力異常剛強，很像一個有爲的男性，可是講起故事來，卻柔和婉轉，娓娓動聽，因此當我們幼年的時候，就喜歡常常靠近先母身旁，聽講有意義而多興趣的故事。她對於學習別種言語，也感到極濃厚的興趣，而且富有天才，所發的音調非常準確，不像家嚴，雖然經過了中國的許多省份，還是脫不掉本鄉的腔調。先母在殷太太過世之後，才對於她親生的母親盡了孝道，在先外祖母生病的時候，她總是不怕辛勞的在旁侍奉。直到先外

祖母去世的那一天，先二舅父甚至向先母跪拜說：「你代替我事奉了母親。」先母對於自己的弟兄姊妹也總是愛護備至。至於在宗教方面，因為當時得不到一個好好的領導人，所以她的信仰，有許多地方，也受了迷信邪教的影響，由於她這種宗教觀念根深柢固之故，自然，我也不能諱言，她對於基督教常有反對的趨向；起初因為祭祖的問題，對於我信仰基督總是非常的不滿，後來又看到鄰居基督徒的不端行為，更引起她對於基督教的惡感，但是，神還是恩待她，當她在臨終之前，終於也表示了接受基督之心。

【二】死裏逃生

若不是神的拯救？計算一共有七次，我可以遭遇死亡的危險：當我生下來以後，還不到一歲的光景，生了一場很重的病，病狀就是不哭也不喫，先母當然着急得很，幸虧愛我的父神藉着一位醫生的手，打了幾針後，病才告痊癒。

當我五六歲時，有一次，在樓上亭子間裏，預備把高疊在箱子上面的畫片取下，我就拿着一隻檯子，先把火油燈放在檯子上，爲了年幼無知的緣故，同時，自己也就爬上那張檯子，自然，那油燈立刻倒在地上，結果，連燈帶油的燃燒起來了。幼稚的我，眼看著那炎炎的火燄，還以爲好玩，並

不恐慌。若不是神的引導，使先母在樓下及時發覺，趕緊上樓將房門邊的一大堆髒被單髒衣服，扔在火上，將牠撲滅的話，恐怕我已就此葬身於火中了。

在七歲的時候，我初次進小學唸書，有一天，在馬路中行走時，看見對面來了一位同學，我就呼喊他的名字，在沒有留意的當兒，被一輛馬車撞過來，我就被撞倒在馬腹底下，若不是神的眷顧，使馬夫立刻把韁繩拉住，我就會有被車輪軋死的可能。

約在一九二九年，那時已經蒙神選召出來為神工作，每主日下午，總要往守真堂去講道，有一次從家裏乘自由車向禮拜堂駛去，不料後邊來了一輛裝貨的卡車，因為速度太快，以致將我連車一起撞倒，幸虧我的車輛向左邊倒下，當我昏去半個鐘頭，醒過來的時候，我看見自己已躺在警察局的長檯上，那位站在我旁邊的警士對我說：「你已經死過去五分鐘了。」一會兒，我的思想完全清楚過來了，我就立刻想到主日下午的禮拜，我將手放在頭上一摸，雖然摸出了一點血，但是感覺到所受的傷還輕，當即要求警察局長，准許我離開那裏，仍舊騎上車，向禮拜堂駛去。（雖然他們有意要把我送到醫院去。）

在一九三二年，又患過一次危重的病，若不是神的醫治拯救，恐怕早已不在世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號晚上，我正住在虹口北四川路。從事變開始，我在那藥烟彈雨中，一直逗遛了五天光景；若不是神行大作爲，在那時候很有可能遭遇生命的危險。最近在象山港相近某處，險遭不測。感謝神，有祂的同在，從危險中得着了平安。想到上面所經歷的，真感覺到我在活着，乃是主的恩典，把我留在這世上，惟願主不讓我虛度一生，使我在一切行動上，能夠獲得祂的喜悅，榮耀祂的聖名。

【三】 第一次聽道的機會

我還記得五六歲時候，在我們住屋的後門對面，有一家信主的家庭，他們的孩子們，時常唱「主耶穌愛我」的詩歌，我也跟着唱起來，雖然那時還不知道主耶穌是誰？

又有一次，在上海馬路上，看見一位老先生，一邊吹着喇叭，一邊勸人悔改，曾經聽他說：「你們若不悔改，將來豆腐要賣肉價錢！」現在這句話果然應驗了。當我七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的表兄帶我回家，經過愛文義路，在那裏，一個禮拜堂正開着大門佈道，（時在下午二三點鐘）表兄就帶我同進禮拜堂聽道，當然所講的道，對於這七歲的孩子，完全是莫明其妙，但是記得那時看見有位老先生向我表兄說：「你願不願意簽一個名，留一個地址？」我聽後就問表兄說：「爲什麼要

留姓名和地址。」他也沒有告訴我，是爲了決志信主之故，單告訴我說：「如果我們留下姓名和地址，將來這禮拜堂就會寫信給我們。」我爲了好奇之故，請求表兄也把我的姓名留下。表兄說：「可否你也改成和我一樣的魏姓？我們裝作是同胞兄弟，根本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所以我第一次在禮拜堂所簽的姓名，不是趙某某，乃是魏某某。現在想想真是一件莫明奇妙的事，但是，感謝神，此後，祂不但救了我，而且還准我作了祂的僕人。

【四】第一次加入主日學校

在主後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某一主日，是我第一次參加主日學校。原來我有一個表兄謝炳炎君，他因爲信了主，每個主日下午，就在上海梧州路基督公學帶領一般兒童，將聖經的故事教導他們。他曾經到我的家裏來，告訴我說：「這個主日學校的學生，本來品性惡劣，很不守規矩，也不講究衛生，可是，他們自從進了主日學校，却都改變了。」他並且說：「主日學校除了講解聖經故事之外，還有唱歌，祈禱，分發畫片等等。」表兄的話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因此，我就決定在某一個主日，要跟他一同去參加。那時候，上海基督教推行會才開始主日學校的工作，借用基督公學作爲他們第一處作工的場所。當我那天下午第一次進主日學校的時候，該校的主理陳立美

先生很和善的主領唱詩，所唱的就是「前往基督勇士」和「每逢禮拜主日學校」那兩首詩歌。唱完以後，祈禱，禱告完畢，就分班教授功課。其中有一位鄔先生，講解的是保羅在迦瑪列師傅手下作學生那一段故事。從此，每逢主日，雖然路途遙遠，我總是不間斷的參加兒童禮拜。不久，卻被先母發覺了這個祕密，她心中就開始不快活起來，每逢主日，就不許我離家一步，我沒有辦法，只得借著要買紙，硯，筆墨等事，由偷偷的向着主日學校裏跑去。同時，主日學校的陳先生，也很注意我，因為別的學生有時來，有時卻缺席，他看見這位姓趙的學生，每主日總能趕到，有時候雖然爲了午飯比較遲一點，又加上天氣熱的緣故，也總是汗流滿面的準時到校，所以陳先生曾在別的同學面前稱讚了這個孩子。後來，陳先生聽說趙某某的母親設法要阻止他，因此，在每主日晚，上教練班時，陳先生便請其他的主日學同工代禱。這樣過了半年多的光景，時候將近十二月，在聖誕前幾個禮拜，陳先生早已報告說：「救主聖誕的日子快到了，我們要預備到一個禮拜堂去和別的小朋友一同慶祝！」他又叫我把馬太二章一至十二節好好的背熟，預備聖誕節那一天，向大衆表演，由我們這般小孩子的心理方面看來，聽到了這樣好的消息，當然喜出望外，巴不得那一個日子快快來到。果然，那一天下午，在馬路口停着一輛卡車，預備把我們這班主日學校的

小朋友們，送到北四川路美華書館長老會的禮拜堂去。我們在卡車上，當車輛正飛駛的時候，就不住的唱在主日學校所學會的詩歌；後來到了目的地，就魚貫地下車，下車後瞥見另一個主日學校的小朋友們早已等在那裏，我們一同在草場上拍了照，一同走進禮拜堂，預備慶祝救主聖誕禮拜。那時候，我心中感覺到異常興奮。

【五】第一次慶祝救主聖誕

禮拜開始了，我們先唱詩歌，然後祈禱，還有各種表演。停了一會，主席就報告說：「我們現在要請第一校的學生趙某某背誦馬太二章。」那時候，陳先生早已替我預備了各樣表演的用具，我就走上了台，開始背着說：「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念到「伯利恆」的當兒，我就把那寫在白紙上的「伯利恆」三個字舉起來，後來繼續的背着說：「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我又把「耶路撒冷」四個字舉起，接着又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我就把銀色紙張作成的一顆星拿給大衆看。這樣，又繼續的背到「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那一段的時候，我不但舉起那顆紙作的銀星，並且在台上繞行了一個圈子，表明那顆

星在前頭行走的意思；末了，又背着說：「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爲禮物獻給祂。」我就拿出先生替我預備好的一個美麗的盒子，打開盒子，拿出紙作成的黃金，還有兩包東西，白的一包比作乳香，黑的一包當作沒藥……表演完了，下台的時候，耳邊就聽到拍掌的聲音，我心中感覺到十二分的興奮和快樂。在下午五點鐘左右，慶祝救主聖誕的禮拜就結束了。當我們將要回家的時候，先生送我們每人一包聖誕的禮物，我歡樂的接受着，回家後，將禮物分成三份，自己留下一份，把其餘的兩份，伴着我的愛心，送給了我的兩個妹妹。因爲白天的歡聚，現在却覺得有點倦意，晚飯後，就安然的入睡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記念救主降生的經過。

【二】魔鬼的恐嚇

有一個主日下午，陳先生教導我們：大家應當去邪歸正，決意不拜偶像，我也舉手表示願意。過了沒有幾個月的工夫，就到了歲暮時候，每家人家都用紙轎送灶君上天，我們家裏，也不能例外，但我却因爲立願不拜那些東西，同時心中又輕視這樣的舉動，所以在先母不注意的當兒，故意將紙轎用手弄破了，那知當晚就發了很高的熱度，先母查出我撕破紙轎的原因，就立刻罰我

向灶君請罪，現在想想魔鬼的恐嚇也真是厲害，我記得還有一次，正是家家戶戶過年的時候，我們家中也照例敬拜所謂年菩薩，起初，我決定不拜，但後來却好像有一個意思（自然是由撒但而來）叫我還是拜的好。自己暗忖：以爲只要在敬拜的時候禱告着，這樣不但能討神的喜悅，同時也能夠得着先母的歡樂，因爲先母看見我不拜，她臉上那種不快樂的樣子，叫我實在難受，那知這樣，就受了魔鬼的欺騙，後來足有一年的光景，我這個人簡直就握在那惡者的手中，雖然沒有犯過大罪，但是照我那個年齡所能犯的罪，却犯了不少，現在回想起來，心中還是十分懊悔，但願神使我此後永遠能夠忠心於祂，專一的事奉祂，凡事討祂的喜悅。

【七】 第一次講道的經驗

過了兩三年主日學校的生活，心中有說不出的歡樂。有一天，陳先生報告說：「下個主日，我們要請學生趙某某把聽過的故事講一則出來！」我聽了，心中着急得很，到了約定的日子，先生就照他所報告的，叫我站起來講聖經故事，我也只好面紅耳赤的勉爲其難，不過心中跳動不止，講不到十分鐘，故事就都講完，頓時使我徬徨無措。但是感謝神，從那時候起，主就帶領我一直到現在，替祂傳話，爲祂作見證，將祂的生命之道從這卑微的人身上表明出來。

【八】小事上忠心

自從我第一次講故事之後，陳先生就叫我每主日帶領一班最小的學生。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樂，暗想，自己本來是作學生的，現在却也作起小先生來了。我的頭一班學生，一共有四位，其中一個是駝背，一個是呆子，一個因為年紀太小，不能了解所講的是什麼，還有一個，卻記不清楚了。雖然如此，我却並不灰心，總是盡心竭力的將聖經故事教導他們，一直到現在，我對於小朋友的工作，還是沒有減少興趣。實在的，自我蒙恩之後，就巴不得立刻將得救的福音告訴一切的人，因此，在每主日上午，便到一個貧民聚居的地方宣傳福音。在那裏，沒有講台，沒有屋子，因為他們都是住在草棚裏的，我也就這樣的站在空地上唱詩講道，雖然來聽的人都是一班莫明其妙的小孩子，我却並不輕看他們，總是誠心誠意的將福音告訴他們。感謝神，雖然這些工作是不會被人所注意，也是別人看作極微小的，但據我想：「我們如果願意神在大事上用着我們，那我們必須先在小事上忠心。」我也常把這小經歷勸勉青年的工人，提醒他們務要在別人不注意的神的工作上忠心事奉，這樣，神才會把重大的責任交託下來，好像大衛因着他的細心愛護牧養他父親的羊羣（這是一件平常的小事）終於就被神選中了，將以色列全民族託他牧養帶領。

一樣。（這是一件大事。）

【九】蒙恩經過

在主日學校裏，經過了三年多的光景，到一九二四年某日，有一位蘇先生，突然問我：「按蘇先生對於主日學校的同學作個人工作是神賜給他的一個特別的恩賜。」要不要加入教會？」我聽了他的話，就很信任的回答說：「要的！」不過那時候，我對於加入教會這一件事，還是莫明其妙的。蘇先生就解釋說：「你現在年紀已經長大，應當照教會的規矩受洗。」他就和我約定了一個日期去見上海慕爾堂的一位牧師，當時蒙那位牧師熱誠的接待，同時他也送我一本關於加入教會的書籍，叫我自己去看，並且說在十二月聖誕的主日有一次受洗禮拜。不久，終於到了那一天，我就很誠心的到三馬路慕爾堂去參加禮拜，一會兒，聽牧師報告說：「受洗的時候到了！」我就和十多位男女同道，一同走往台前去，大概我是最年幼的一個吧？那時候，有一位監理會的西國會督替我們施洗。當日，在我回家的時候，我用雙手按着我的胸，意思就是表明：從此以後，立志要作一個好的基督徒了。但是，那時候雖然在信仰上已經與基督發生了關係，道的種子也已留在心的深處，不過，屬靈的生命，却是幼稚而且微小得很，所以在生活上，可以說沒有一絲一毫

的改變，自此，我覺得越想靠自己作好，結果總是失敗，雖然失敗，心中也沒有什麼難受的樣子。這樣經過了半年多的光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感謝神，蒙蘇先生帶領去參加江灣余慈渡女士的靈修會，赴會者都是一般愛主的信徒，在那裏，我才初次聽到了基督再來的真理。余女士所講的七個時代和她屬靈愛主的摯情，到現在還是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可惜，那時候因為對於真理的智識太淺薄了，以致把其餘所聽的道也都忘了。靈修會之後，蘇先生就告訴我：上海不久要有一個奮興大會。這一個奮興大會，聽說經過了九個月的禱告；又加上上海適正有五卅慘案那件事的發生，本來預備在九江牯嶺要開的一個傳道人的退修會，後來也改在上海蘇州路新天安堂舉行。日期起初定為十天，講員是一位年老的魏克斯先生，翻譯者是王載先生，其他還有不少的講員幫助領會。對於奮興大會，是我第一次聽到的一個新名稱，所以就很興奮的跑回家去告訴先母。先母也以爲這必是一件了不得的關乎基督的聚會，她恐怕她的兒子從此要篤信基督，甚至把家庭也會拋棄了，因此她一面問我開會的日子，一面却從那一天起，便禁止我出門，並且把我關在一間房間裏頭，這樣，一共有八天之久。在這時期，我心中覺得很難過，於是，就有一個壞念頭，充滿在我的心中，我想先母既使我難受，我何不也叫她心中受着一些不快，可是，用什

麼法子呢？我就在她面前故意的將一本上海七白的新舊約全書大聲的念着，果然，立刻就看出先母臉上顯出不快樂的狀態。結果她忍耐到無可再忍的時候，終於將我的聖經撕破，隨手更把它放在灶洞裏燒毀了，我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又發生一個感想，爲什麼人家都是很自由，我却像一個囚犯被關在監牢裏一般呢？霎時，巴不得她病了，或者竟是死了。現在回想那時候的我，真是舊人掌權的我，這些壞念頭，真是證明我全是屬於血氣的生活，不像後來得到復興之後，不但沒有憎恨她的心思，並且還爲她禁食流淚的禱告，切切的呼求神拯救她的寶貴靈魂。到了第九天，蘇先生特意來訪問我，並且向我認罪，又報告我關於聚會的情況，怎樣的蒙神大大的賜福，他自己見證已經清楚的得救，並且深信他的名字已寫在生命冊上了。我想，蘇先生已經得救，我怎麼樣呢？當時，我就上樓，藉着蘇先生的名義，要求先母准我出去，先母也爲了蘇先生的情面，恢復我暫時的自由。真是快樂極了，好像一隻被禁閉的鳥，從籠子裏飛了出去。到了聚會的所在，祇見堂中擠滿了人，在那裏唱「全所有奉獻」的那一首詩歌，我就不知不覺的淌下眼淚來，一則爲回想被先母看守不得自由的苦境，一則爲了那聚會屬靈的空氣實在感動了我的心。雖然那天所聽的道不大明瞭，但是散會後，卻決定明天無論如何還要來赴會。在會中，有一班認識我的人，知

道我受先母的逼迫，他們就都和我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位並且允許送我一本聖經，因為知道我的聖經已被先母燒燬，這使我得到了無窮的安慰。第二天早晨，我要求先母，仍舊准我出去，先母却堅決不肯，到了下午，大約四點鐘的光景，（按開會是在下午五點，）先母將我的長衫藏起來，她以為不穿長衫就不能去赴會，她自己又坐在房門口看守着，而且把兩隻手放在門上當着門，（本來可以關，但為天熱之故，門是開着的，）我一時心中難過得很，左思右想，打量着怎樣才得逃出去，但因為房間是在樓上，簡直無路可通，有時候，甚至想從窗戶中跳出去，可是，終於只是一種妄想罷了。到了五點相近的時候，我已經找到了那件被藏過了長衫，我就先把它塞在短衣裏。真巧，在這當兒，外邊齊巧有出殯的行列經過，因為我們的家靠近馬路，當左右的鄰居聽到了樂聲，大家在喊叫的時候，我也就趁這機會，裝着好像要出去看那出殯儀仗的神氣，不管先母准不准，就在她撐着的雙臂下，直衝下樓。當然，先母是追不上我的，我就飛也似的跑向奮興會的聚會處去了。會後，昨天所遇見的幾位朋友很驚奇的問我：「你今天怎麼又得出來呢？」我回答說：「我是逃出來的，預備回家去挨打！」那時有一位年老的鮑女士知道我的事，就請我到青年會和她一同喫晚飯，又叫我在她的查經會裏聽講。所以，那一天，我大約延挨到九點鐘左右方回

到家中。先母一看見我就問我道：「你喫了晚飯沒有？」我回答說：「喫過了。」我也沒有告訴她誰請我喫飯，料想她心中一定很懷疑，以爲信了基督，連喫飯也有地方了，從此，她的兒子也許會就此不必回家來。起初，先母恐怕鄰居知道了要來相勸，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她先把門關鎖了，一點不動聲色，然後又將我上身的衣服脫了，先用洗臉的濕毛巾抽打我的背，意思要我放棄向主的信心，但希奇得很，當我在被抽打時，覺得外體雖疼痛，但是內心卻十分平安，而且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好像我也有份嘗到一點十字架的滋味，我就一面流淚一面喊着說：「主耶穌啊，我感謝你！」先母聽我這樣的喊，更是怒不可遏，她就換了一根木柴，打算重重的擊打我，我知道先母這樣的打我，因爲她以爲我信了邪教，但她的心中却是深深的愛我的，真的，當她打了我幾下，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而且我窺探她在打我時，也不住的流下眼淚，末了，她對我說：「我不再打你了，照我的心思，今天本想打死你的。好吧，還是讓我死給你看！」從此她就絕了食，一直繼續了好幾天，鄰居們也嚇慌了，趕快打電報叫家嚴回家，同時也勸我快快的放棄主。奇妙得很，本來我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因受了這逼迫，反而領我到基督的腳前，因爲先母不肯進食，我只能在神前呼求，本來我的信心不能算是堅固，因了這件事，反而堅定了我的信心，切心的仰望神，

果然有一天，先母應許進食了，不過，條件是要把我趕出去。感謝神，我完全樂意的忍受，雖然在外共有二十九天之久，因為有神隨時與我同在，也就不覺得苦了。更可喜的，在離家的這個時期，反而使我有機會繼續去赴上下午的聚會，一共赴了好幾天，原來本來定規十天的奮興會，因為聖靈繼續不停的作工，聚會就不能停止，這也可以說是上海教會有史以來最奇妙的一次大奮興，這其間，不知道奮興了多少男女信徒。當末了第二天，我聽到了奉獻的道理，雖然看見有幾十位男女信徒向前獻身，但我還不敢走上前去，直到最後一天下午，講道完畢，講員就請願意專以祈禱傳道為事奉獻的走上前去，感謝神，聖靈居然催促我勇敢的離了坐位，走向台前，於是，我就跪在主的面前，許願說：「主阿，我願意將自己獻給你。」往下就是一直的哭着，直到台前的人都歸回原位，翻譯的先生請我起來，我就擦乾眼淚回到原位置上去了，大會的最後半個鐘頭，全堂的人繞圈走向台前，實行金錢的奉獻，那時候的我就將早已預備的幾個大銅元獻上了，表示我感恩的心，讚美主，那一天出了禮拜堂，一到外面，便看見世界改換一新，原來，這不是時間空間有什麼改變，乃是內心得着了復興，很奇妙的，聖靈從那時候起，就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心裏，叫我自然的會愛每一個人，因此，看見馬路上來來往往的人，竟是沒有一個不可愛的，每逢看到想到他們時，

就顧念到他們的寶貴靈魂，巴不得將救我的主告訴他們，使他們也同蒙恩典，這是復與後聖靈所結的愛的果子。聖靈在我裏面繼續不斷的工作着，當我被驅逐後的廿九天，不知怎樣，我決定要回家去，向先母認罪悔改，我還記得這一次到了家門，先母叫我應許她每逢主日答應不做禮拜，我那時滿口應允，因為知道只要不侵犯我向基督的信仰，雖然主日不能往神的殿去敬拜，但隨時隨地都是我敬拜神的地方，只要我的心一直的向着祂。直到後來先母不再注意我主日禮拜的事。這期間我除了向先母認罪之外，又向家裏的人一個一個認罪，因為聖潔的靈在我心裏光照指示我心中的污穢和不義，非把它在神前認清楚不可，除了對家人認罪之外，聖靈又指示我，要我把幾年以前，所犯的罪認清。原來，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學父親所開辦的一個店鋪裏面，代替一個夥計，暫時看守那個店鋪，當我獨個兒在着的時候，一眨眼間，就發現在賬台的抽屜裏放着一罐單毫的銀角子，我起初根本沒有意思要拿那些錢的，後來忽然來了一個不好的思想，以為沒有人在着的時候，就是拿幾角錢並不在乎，他們也一定查不出來，我初次發生了這樣壞的念頭，同時，很快的便實行了，但心中立刻覺得害怕起來，竟不管店鋪裏有人看守沒有，就一個人向外逃跑。一會兒又想：如果被抓住了，豈不是一件極其羞恥的事嗎？所以立刻跑進一間糖菓鋪

去，把偷來的四毛錢，完全買了糖菓喫，心中才得平安；自己以為別人再也拿不到我偷錢的證據了。這件事本來早已忘了，但因為聖靈的指示，要我把以前偷過的錢，如數償還，起初覺得很難，後來到底順服了，就將家嚴給我價值一塊錢的郵票附在信封裏，又寫了一封認罪的信給我的同學，信中的大意是這麼說：「因為我現在信了主，以前所作不義之事必須要清算！」（本來我是感覺到很難受的）感謝神，當這封信投進郵筒之後，心中卻好像一塊東西立刻消失了，並且也得到了認罪以後從神那裏來的真平安和喜樂。還有一次，我向一位鄰居認罪，原來那一位比我年長的弟兄向我借了一個金的戒子，那是先母在我十歲生日時送給我的，豈知他把那金戒子當了，過了好久，仍不肯把牠贖回來還我，我心中就很怨恨他，到底又因為聖靈的指示，雖然感覺到不容易作的一件事，我也再三的想要向那一位弟兄認罪，只是一直覺得開不出口，直到最後，我決定了請他到家裏來向他認我的許多過錯，心中又得到了一次認罪後的安慰，聖靈還是繼續不斷的工作着，直等到我把所有大小的罪都認清了，結果主的靈就大大充滿了我的心，並且盡心竭力的開始為牠作見證。

第二章 蒙召

【一】蒙召

屬靈的生活得到大改變之後，那時候我的一顆火熱的心彷彿天天在燃燒着，一面參加了上海宣道會守真堂所設立的聖經學校，（每禮拜按時候有幾次上課，得着靈性上的栽培造就不少，）同時，心中對於真道有渴慕之心，因此，在上海凡有人領奮興佈道大會的，總是竭力的去參加。自然，漸漸地在真道上增加了不少真理的智識，又因為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充滿在我的心中，所以，不論在學校裏向同學談道，或是在演講會中，對聽衆佈福音，都會乘機把救恩的真道述說出來。這樣的又過了一年學校生活，這期間，常在馬路上，向年輕的學生們談道，後來漸漸壯了胆，也向成人們作見證。感謝神，有不少的人就在路上聽道之後信了主。在每天放學以後，又在一個小學校教授聖經，這件工作，並不是學校當局來敦請我的，卻是我自告奮勇的要求他們設立了查經班。閒下來，更有不少的時間，在昆山路金陵小學得着周校長的許可，教授那些孩子們讀聖經。晚上，除了加入守真聖經學校查經班之外，更常常到公平路恩光堂幫助他們做招待，（按

恩光堂是一個很小的佈道所，爲一位熊先生所創辦。後來，也有了在那裏向衆傳福音的機會。一九二六年六月，我就結束了高中的學業，在同年下半年，就在母校教授英文，課餘，又在工部局所設辦的師範學校念書，不久又一度加入真茹華夏大學的神科研究神學，可是，終於爲了環境的關係，又回到上海來，繼續當了一年教師。在那時候，我對於辦教育這件事，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一面可以教授學生，使他們對於學業方面得以長進，同時也可以將救恩之道，灌輸在他們年青的心靈之中。感謝神，雖然已經過去了將有十七年的長時期，但那時所結的果子，還是存留到現在。在我所負責的學校裏，除了自己教授聖經之外，也常常請外面的講員來向學生講道，這學校既然是教會所辦，教會的牧師，爲了看見我常教授聖經，又加上對於管理學生較爲嚴格，他心中非常不滿意，有意要設法辭退我的樣子，我心中實在感到十分的難受，但爲了愛護那一班同學，又想到離開學校以後，或者先母會決意要完成她的心願，逼我到商界裏去謀事。自問對於商界的事務，總沒有教育事業來得有興趣，可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有一天，先母畢竟託我的表兄謝君，替我在商界中介紹職業了。過了幾天，我的表兄來報告說：在某保險公司，已替我謀到一個職位，先母聽到了這消息，一時喜歡得什麼似的，我也就無可奈何地跟着他去見那公司的

經理。在路上，我心中只盼望這事不成功，僥倖得很——這自然也是主的安排，當我到了那裏，才知道那個職位，在那天的上午，已經被他人捷足先得了。我心中已感覺到十分的愉快，只是問題還是擺在我的面前，學校既有了阻礙，商業又引不起我的興趣，那麼我該向那一條路進行呢？正在徬徨的時候，在那一個學期也快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在教室裏帶領學生們查考啓示錄第廿二章，忽然守真堂的兩位伍女士來找我了，我雖然很驚奇，但知道她們的到來，一定有事要和我商量。我對於她們姊妹倆，已經認識了有三年之久，因為我以前常常參加守真聖經學校的聖經班。兩位之中有一位對我說：「我們得到神的指示，來請你到我們的禮拜堂去作傳道的工作。」原來守真堂已經有五年多的光景，沒有一個正式的傳道負責教會之責，他們也不敢隨意請人，所以她們常常在神的面前，懇切的禱告，要祂賜下一個負責的傳道人。守真堂的工作，在那時候可以說是到了極冷將死的景況，本來有的男女中學校，因着鬧風潮的緣故，也都停頓了，每主日拜神的人，除了主日學的小孩子以外，成人僅僅剩得十多位，一個能夠容納五六百人的禮拜堂，拜神的人這樣寥落，叫人怎麼不感覺到淒涼？在神的啓示中，這一次替我開了一個傳道之門，去擔負這一個快要沒落的教會的牧養責任，這當然有着神的美意留在中間。神恐怕我驕傲，不願意

我開始就作大工作，神也要彰顯祂的大榮耀，叫一個將死的教會，重行復活過來。後來能夠看見神的大榮耀，都是因為有幾個人的代禱。在我沒有提到這件工作的功效之前，我先要述說伍女士所得到啓示的經過：她們姊妹倆，有一天跪在神的面前爲本堂求神差遣一位工人，神清楚的有一個意思放在他們心中說：「可以叫那個姓趙的來！」其中有一位還辯論着說：「主阿，怎麼可以呢？因爲他有他的職位，我怎麼可以叫他離開他的教師職位，到我們這裏來呢？」神的意思還是沒有改變，所以她們憑信心來找我，一點也不知道當時我心中也正在尋求神要爲我開的出路，現在我回想起來，我的蒙召是十分清楚的。因爲一面教書的門已經向我關閉了，我正在無路可走時，神忽然替我開啓傳道之門，這是我從來不會想到的一件事，所以從蒙召到現在，我再也不疑惑我是蒙神宣召的一個人，惟有感謝讚美祂所賜的恩愛是何等奇妙，深信在我心裏開始工作的神，必要成全祂的旨意，叫我忠心服事祂，一直到主再來。當兩位伍女士把她們所得到的啓示告訴我之後，而且還給我十天的工夫，爲這件事情禱告。可是，不到十天，我深深地感覺到這的確是神的旨意，心中充滿了快樂和平安，就應了神的召，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開始了我傳道的工作。

【二】工作的訓練

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有一位富有經驗的太太，她在事奉神的事情上滿有智慧，她有一句話我總是忘不了的，她說：「以後你用八分的時間禱告，用二分的時間預備講章。」意思要我依靠神，憑聖靈的引導傳神的信息，這使我在傳道的事工上得到了莫大的益處，是的，預備一篇講章不難，但要得到一個從神那裏來的信息，却非用工夫切切的禱告不可。因為神知道人的心，也知道聽衆的需要，惟願神讓我以後所傳的道都隨着祂靈的指示引導，使人得到了屬靈上的幫助。對於受薪的一件事，我也要述說一點小經驗，本來每月講定若干錢的薪金，後來聽了一位主內先進弟兄的勸告，我就決定把它放棄了。因為我早已誠心傳道，不是爲錢，乃是爲神的榮耀和人的靈魂，所以，有一天我向伍女士說：「從此，我不願再收受分文，但我對於主的工作，還是要繼續做下去的！」伍女士聽後，就失望地哭起來了，以爲我就要離開守真堂。我說：「我並不是因爲要離開守真堂而不拿薪俸，卻是願意存着一個完全正直的心來事奉神！」和我有同樣心願的鐘保羅弟兄，也是這樣的要求停薪，我們倆就天天禱告，等候神的供給，但神沒有差烏鴉來，一則因爲我們還沒有到達過着信心生活的程度，二則一個年輕缺乏經驗的傳道人如果一旦得着

了神的供給，他就會有屬靈的驕傲，因此，那時候我心中不住地在想：如果憑信心過生活，我豈不是更要蒙神賜福嗎？存心還是脫不了「我」，因為神的供給沒有來，後來好像有一個意思：就是神給我知道，只要不是爲了錢才去傳道，收受薪金不收薪金，都無關緊要的。所以，過了一兩個月以後，我還是按月得到教會之薪金，心中反覺得十分平安。從前，某聖經學校的校長曾說：「一個青年的傳道人，總要防備兩件大事，如果靠主能夠勝過就好了，所謂兩件大事，就是指婚姻和金錢說的。因為傳道人在這兩件事上跌倒的，爲數很多。」

爲了守真堂的工作，還得從新打根基，當時所作的工作很少，所以，我就要求開辦一個學校，定名「守真學校」。先試辦小學，第一次所招的新生，只有四十位，後來學校發展得很快，由初小而高小，再由高小而初中，其中造就的學生，在這十多年以來，爲數也不少。而且也得着了不少的佳美的果子，有的甚至在神的工場上，到現在還在工作着。

年輕人大都懷着熱烈的心情的，我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現在想想那時候的我，真有點過份，沒有結出聖靈節制的果子來）每逢主日，一清早就帶領一個學校的主日學，完畢以後，立刻又跑到提籃橋監獄，向囚犯們講道。接着，更乘了小船過渡，到浦東某工廠佈道，在下午一點鐘光

景，我便出現在守真主日學校，向二三百個小朋友講主日學的功課了。繼續要講的，還有大禮拜的講道，講過道，有時候還有一次聚會。這樣計算起來，每主日至少有五次的聚會，更加上平時一禮拜兩次的在上海馬路上向過路人佈道。受了神的恩待，雖然平時沒有感到一些不支的現象，可是一個人的身體總是有有限的，這樣經過了四年不停息的工作，就在一九三二年，患了一場重病，幾乎死去，現在才感覺到傳道人不但要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在工作上也應當要有相當的節制，這樣，不但被神使用，而且，更要讓神永久能使用我們。

【三】 復興工作開始

有一次，有幾個青年人來參觀司布真牧師的教堂，要知道他教會興旺的原因，司布真牧師就領了這批青年人進去，他們一走進屋子，就看見約有五百多個人在那裏跪着禱告，這是教會的原動力，也是傳道人得能力的後方工作。守真堂從一九二八年起，也是因着禱告的力量，這樣的奮興起來的。當我還沒有加入守真堂之前，有一位湯姆士先生，他是一位最會禱告的人，除了喫飯睡覺之外，他大半時間就是在神施恩的寶座前跪禱着，這一位先生屬靈的生活真是超乎衆人，他好像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果子，不久就被神摘了去。在他沒有離開世界之前，他祈求神與

起另一位弟兄繼續的爲守真堂和神的教會禱告，神聽了他的呼求，就賜下這禱告的負擔給羅弟，同時，伍女士也負起了代禱的責任，守真堂所以有一度經過了一個黃金時代，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吧！是的，無論那一個時代，教會的復興，都是根據禱告而來的，禱告就是支那從上面來的恩惠能力，叫軟弱的教會變爲強壯，冷淡的教會也得復興，已死的得到活潑的氣象，所以，一個教會靈性的情況怎樣，只要看信徒們禱告的生活如何？教會所設立的禱告會，也可說是教會的寒暑表，可以測量她屬靈的熱度，我希望每一個教會中的信徒，都起來向神多多的祈禱，求神復興教會，更要復興教會中的每一個信徒。

【四】我的試煉

神說：「……你所愛的……獻爲燔祭」創廿二章二節。我蒙召後，有一年，又遇見了試煉。原來每年九江牯嶺有靈修會，專爲傳道領袖們預備的，那年幸得一入會證，就在家和先母商量，可否准我去赴會，當時居然得到了她圓滿的答覆，很是快樂。然而路費如何？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禱告，若主願意，請他感動人給我籌備這筆費用。固然不到開會日期，有弟兄數位，送了我足夠的盤費，這就使我知道神的恩典，更使我知道是祂的旨意要我去赴會，於是和朋友許君約定，同日離申。

不料，等到真要動身的前幾天，先母忽然改變了她的意思，她說：「你若真是去牯嶺，我和你同去，你上船，我卽下黃浦。」這話真是難受，使我的心極其悲傷，然而也不敢回答甚麼，惟有求主幫助，再三考慮，結果就是如此：若是不去，就是違背神，因為深信是神的旨意要我去。若真是去，豈忍先母受苦？心中的爭戰，不住的興起，真使我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雖則幾次向先母哀求，終於無效。末了，決定還是去，因為尊重順服神比甚麼更爲緊要，因為——「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母上二章三十節。

當那天我離開家裏的時候，約在下午五點鐘，身上只穿兩件單衣，很可憐的樣子。許多次回頭望着家，並想到家中的先母，真使我心中悲傷到了極處：「主啊，我把親愛的母親交在你的手中……」到了許君的府上，許君很是希奇，問你爲何不帶一切需用的東西？我就忍住了心中的悲傷，一一述說給他聽，他竭力安慰我，並且說：「本來今晚開船，豈知此船不乘客人，只載貨色，家兄弄錯了，他明天再替我們預備別的船隻。」（許君之令兄在輪船公司辦事）所以我們必須明夫動身，請你回家去，多帶些衣服等件，明天此時請你再來。」我只得回家，見先母睡在牀上，她又幾次很慎重的對我說：「這一次你決不可到牯嶺去，若是違背我，我必要死，這是真實的話，我怎

樣說，必怎樣行！」

我不敢回答，惟有默默的禱告，求主引導一切，忽然有一個很清楚的意思——「你可不必去了，把盤費交給石君（我的同工）叫他去。」

我雖有這樣的意思，然而不敢就信是神的聲音，必須合乎聖經的意思，纔敢斷定，並且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改變的；就再禱告，主就指示我創世記二十二章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當時就很清楚的明白了。主並非真是要我，乃是試煉我，是否把「我所愛的——母親——獻上」雖則現在不去，如同去了一樣！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十二節。這句話是何等的寶貴！比得全世界還要寶貴！讚美主，哈利路呀，主真是奇妙！

結果石君同許君赴會，石君在那裏得了特別的恩典讚美主！
在試煉後的一年中，所得到神的恩典很多，大概是神給祂經過試煉的奴僕的賞賜罷！

【五】 試煉後所得到的經歷

(一) 受試煉，當時不覺得快樂，經過試煉之後，就結出平安的果子來。來十二章十一節。

裏的。

(二)受試煉是神的兒女之權利，因為神所預備的各樣賞賜，非經過試煉，是不能達到你那裏的。

(三)試煉是幫助我們親近神，這樣我們就必在靈程上有長進。

(四)試煉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賞賜，並且表明你是祂所愛的。來十二章六節。

(五)受試煉時，最要緊的是認清楚神的旨意，否則恐受魔鬼火箭的攻擊，叫我們——疑惑神，灰心傷膽，懼怕人。

(六)每樣試煉有神的美意，總必替我們開一條出路，並且知道祂的恩典是殼我們用的。

林後十二章九節)我們必須藉此多習教訓。

(七)神要我們受各樣的試煉，使我們能幫助受同樣試煉的弟兄，更能見證主的信實。

(八)勝過試煉惟一的方法就是尊敬順服神！

(九)主快再來！讓我們都放在主的手中，甘心背起我們的十字架，行完世上荊棘的道路，拿着聖靈的寶劍，信心的籐牌，忘記背後，努力向前，直等到聽見主的聲音向我們說：「好……」

【六】 妹妹的病

耀光是我第二個妹妹，她信了主以後，亦稍感受先母的逼迫，這也是神的旨意，使她因此信心得以更加堅固！一日她得了很重的病——傷寒症。當然家裏的人忙着請中醫醫她的病，然而她的病勢未見稍減。

一日先母往廟中求菩薩，得仙方回家，很虔敬的將仙方投入壺中煎湯，預備當晚命二妹喝下。在我下午六時左右回家的時候，二妹很着急地告訴我，她說：「哥哥，母親今晚要我喝仙方，你想如何是好？」我聽了這幾句話，很痛恨撒但何以如此施行牠的手段，藉先母的無知，常欺侮我們！當時就回答說：「不可！不可！就是死也決不能接受這魔鬼的東西！」妹妹聽了我這幾句話，非常爲難，因她知道先母的意志力，是非常堅強的，所以她又繼續地說：「那麼母親強迫我喝，或是邀旁人捉住我，勉強我喝，我那裏有力量抵抗他們呢？」她說這句話，因爲知道我晚飯後必須到禮拜堂去領會的，那時大妹又不敢幫助她，故此很是擔憂。我就安慰她說：「妹妹，你放心，我必幫助你。」我們倆說話的時候，先母不在家。不久先母回來了，我就不耐煩的向她說：「母親呀，你取來的仙方切勿給妹妹喝！」這句話一出口，真是使先母忽然改變了她的常態，並且大大發怒，向我罵着說：「好，你信了耶穌，我已寬容不再管你，你想叫她（妹妹）也和你同走一條路嗎？這仙

方是必須喝的！我當時依賴主，很勇敢，並流淚的說：「母親呀，甯可她死，她決計不能喝的！」那一天晚上的景況，立刻變成悲慘的樣子了，「好！她若是死了，我就不管！」先母又決然的說了這句話，此後就有幾天不同我說話。

有一天下午，我在守真堂，忽見大妹愛光，含着眼淚，跑來告訴我——二妹快死的信息。我當時如同冰水澆灌入心似的不再多問，同她急忙跑回家去，只見二妹妹睡在牀上，又見先母忙着做鞋子，預備給二妹妹死後穿的。又見鄰居你張我望的，偷着不知說些甚麼，好像他們都等待着要看看這位信耶穌教的哥哥，怎樣對待她的妹妹，因為那天我和先母相爭的事，他們都知道，我看了妹妹，安慰了她幾句，對她說：「你自己在這裏禱告，我回守真堂去也爲你代禱，只要信，仰望救主……」我說了這話就走了。我回守真堂禱告的原因，是因爲在家裏沒有安靜的地方，可是走在路上，流了很多的淚，一步一步的到了目的地，就謙卑地跪下，流着淚求主開恩：「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願主的旨意成就。」那日下午的禱告，是何等的迫切！讚美主，也就是我和主最親近的時候。禱告以後，心中得到了無窮盡的安慰。

有一位李先生，由美國來到上海，不滿三天，因無親戚熟人，暫住上海虹口旅社，李君在美國

時會到過宣道會聽道，他自己是聖公會的教友，所以即刻到我處請求幫助，代他租一幢房屋及其他用具。他來的時候，就是我爲妹妹祈禱方畢的時候，我聽了這樣的請求，暗暗的思想：「你爲何不早來？現在我妹妹快要死的時候，你來找我，唉！我那裏有這樣的心思來幫助你呢？」雖則是這樣思想，然而沒有說出來。忽然有一個微小的意思，好像得到下面的幾句話：「你求我（主）幫助，你不肯幫助他（李君）嗎？你這小信的人哪，爲甚麼還要擔憂呢？」我當時得了這樣的責備，不敢推辭李君的請求，就滿口應允，並且盡心竭力的替他租了一間屋子，和家中一切的用具，相信「將妹妹全交在主的手裏」是可以安心的。

我沒有結束這篇見證以前，必須提到那時有幾位美國宣道會來滬休息的西國朋友和李君，都幫助爲二妹代禱，主誠然聽他們的禱告，又照祂（主）的應許：——「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蒙憐恤。」太五章七節，——救了我的妹妹。

讚美主，待我替李府一切預備完妥的時候，二妹的危險也有了轉機，後來漸漸地得了痊癒，直到今日。哈利路呀，神是信實的，可靠的，因爲萬有都是本乎祂，依靠祂，歸於祂，顯榮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七】 一九三〇年杭州教會的奮興會

工作兩年之後，我身體上忽然感覺到疲乏，蒙教會的愛護，准我在那一年的夏天轉地休息，但到那裏去呢？感謝神，祂有奇妙的安排！齊巧那時候，有一個傳道人的退修會，借着之江大學舉行，我就準備參加那個聚會，目的自然是爲了要得到身體上的休養。到了目的地，過了一個多禮拜之後，忽然從杭州城裏來了一個電話，卻是一位張太太代表杭州的教會，請我主領全杭教會的奮興會。經過禱告之後，心中覺得有負擔，並且蒙神指示，一天須講兩次道：上午查經，下午注重奮興。在那一個禮拜奮興會中，真看見了五旬節的景况；有許多信徒得着大復興。我還記得，末了一次聚會以後，感覺到主真的在那聚會的中間，我們都戀戀不捨的離開了那聚會的地方。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外埠主領的一個聚會，看見了神的工作和榮耀，從此神在各處爲我開了傳道之門，所到的地方，也同樣的看見了神的大能，顯在許多人的身上。

【八】 神奇妙的拯救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發生上海事變，因爲那時我身在戰區之內，不能逃出，雖然在那裏，也作了一些救護的工作，同時也看到了不少驚恐的事情。起初還沒有感覺到怎樣，後來因爲

水電斷了，四面都看到了烈焰奔騰地在燃燒，我們被隔絕在裏面的，一共有二十多個人，就開始驚恐起來，在人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惟一的法子，就是向神禱告，我們二十多個人，其中有未信主的人，也一同和我們迫切的禱求着，我們同心合意的呼求神，因為惟有神才能拯救我們。除了我們二十多個人之外，尚有伍老牧師和他的兩個女兒，感謝聽禱告之神，在人所意料不到的當兒，（那一天正巧是主日，因為心中驚慌的緣故，竟把日子也忘了。）忽然來了一位衛先生和他的一個朋友，目的無非是要把伍老牧師和他的兩個女兒救護出去，伍老牧師他們那時因為沒有準備，所以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家，伍女士和我就趁這機會，要求那位朋友，可否將我們這二十多位留下的人帶走，起初，那位朋友好像表示有點不願意的樣子，但後來他大聲喊着說：「好，你們在一點鐘之內都要準備好，過一點鐘之後我再回來帶領你們。」我們那時候真是驚喜交加，一方面感激神聽了我們的禱告，另一方面真好像在夢中一般，因為所遭遇的，竟是這樣的意想不到，一面卻又耽心着，如果那位應許了我們的朋友不再回來，那豈不是變成了一場空歡喜嗎？終於，我們大家決定，各人回到自己房間裏去整理東西，因為那位朋友吩咐我們：每個人只能帶一件行李，在心慌意亂之中，真不知道拿些什麼東西好，因此，各人就隨意的拿了些，裝在一隻箱子

裏，各人心中，只盼望能夠逃出戰區就好了。幸虧，那位朋友很守信用，過了一點鐘，他果然來了。我們就魚貫的離開我們住的地方，打起了精神，跟隨在他的後邊。其中還有一位生病的老人，只是被人背負着，一同跟着走。經過了幾條橫的馬路，我們就到達了安全地帶。所有的憂慮，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從我們心裏消失了。現在回想起來，真可以看出神奇妙大能的手，施行了祂的拯救，這是一月卅一日下午的事。

【九】 危險的病中

離開了戰區，我們各人就去找尋自己安身的地方，有的回家，有的到親戚朋友那裏去借宿。當時，我安靜的考慮了一會以後，就向着西藏路慕爾堂走去。到了那裏，才知道從戰區逃出來的信徒，住在裏面的，一共有八百多人。慕爾堂的牧師很優待我，准我和一位姓許的弟兄同住一個房間，因為收容的信徒很多，日間都沒有事做，所以他們就請我主領早晨的查經班，這樣經過了兩個禮拜，不料到了三月十三日，二樓有一位姊妹（我和許君住在三樓）忽然患了猩紅熱病，請我代禱，禱告以後，我想要保守我的信心，（其實這種信心並沒有智慧）不願意去洗手。可是這一種病，很容易傳染，大概那時候已經有病菌傳染在我的手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許君買了一些

饅頭請我喫，我就用那沒有洗過的手，接過來喫了。當天下午，感覺到身上有些發冷，後來又發了熱，喉間也覺得有點微痛。我卻還不以為意，以為是感冒了的緣故，到了下午，就蒙了被，睡在牀上，滿希望出一身汗就會好的。那知，這樣一共又經過了兩天的光景，還是不能恢復健康。因此，慕爾堂的職員，便打電話給工部局，要他們派人來檢驗。第一位醫生檢查後說：「不要緊！」我的那顆忐忑的心總算放下了。但是，接着又來了一位醫生，他的檢驗比較的詳細，在我身體左側面，發現了幾粒紅點，他便斷定是傳染了猩紅熱。因為所住的地方是一個公共場所，慕爾堂當局，就決定非把我送進工部局的隔離醫院去不可。當時就由慕爾堂的童子軍，把我從三樓扛到樓下，送上了救護車，旁邊有一人對我說：「不要緊，住醫院不過兩三天，就可以出院。」到了醫院，醫生卻對我說：「無論你的病痊癒得早或遲，非住五個禮拜不可。」我聽後，心中就覺得這樣長久的日子，怎樣過呢？然而既到此地，也無可如何，只得依照醫院的規矩留在那裏，不過在神面前禱告着說：「求神使我在醫生和護士面前蒙恩。」感謝神，無論是醫生或是護士，每逢診察我的病狀，總是小心翼翼，無微不至，這叫我不得不感謝神，也要感謝他們。

寒熱繼續了兩個禮拜，沒有一點兒減退，那時的病，實在危險極了，因為在醒着的時候，頭覺

得很痛，又因爲夜裏不能安眠之故，身體上感覺到非常疲乏。要想睡而又不敢睡，因爲當我眼睛合起來正要睡的時候，身上的汗就流個不住，所以不到幾天我的身體就枯瘦如柴，皮骨僅存了。有一夜，伍女士來院探訪，那時候我的耳朵也完全聾了，聽不見別人對我講的話，我對伍女士說：「我最近幾天日夜不能入睡，汗流不止，恐怕我的身體擔負不起！」她回家後就招集幾個朋友，懇切的爲我禱告，感謝主，祂允准了他們的呼求，很奇妙的從那夜起，我的汗就停住了。但是，另一方面——我的鼻孔裏面，好像有硬塊塞住一般，使我簡直透不過氣，只是用口呼吸着，因此喉間很覺得乾燥，心中也很着急，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能仰望主，幸而又蒙主的看顧，我用手試試把那硬塊從鼻孔裏挖出，果然，呼吸從此就漸漸的正常了。當我稍微好些的時候，鄰近的一位病人對我說：「在這幾天之中，病房裏已有五六個人被扛進太平間去了。」他們和我患同樣的病，然而感謝主，那些扛死人的，並沒有來扛我。

汗雖然停住了，但是熱度還是很高，連我的左眼也忽然間紅腫起來，本來護士用熱壓劑放在我的眼上，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有一夜他忽然改了冷壓劑，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左眼上更形膨漲，而且腫得硬起來了。醫生說：「這隻眼睛恐怕將來會失明的，否則，便性命難保。假若要保全

生命，倒還是讓他成爲一隻眼瞎的好！末後他在我左眼的眼瞼上開了刀，當時流了許多膿血，疼痛非凡，不過寒熱卻因此退去了，創口也在五禮拜後收口。值得欣慰的，是靠了主的力，我的目力終於未見稍損，身體精神也次第恢復健康，這就是我病中經過的梗概。

從這一次病後所得到的教訓，第一，我感覺到一個傳道人對於平時的工作，務要節制，大概因爲我平時太忽略了這一點，只顧工作，忘卻了該好好的保養身體，以致積勞成疾，又加上戰爭時所受到的驚嚇，和在慕爾堂寄居的日子，沒有較好的營養，因此抵抗力衰弱到極點，就影響到病體。我並不是說我們應當過分注重我們的肉體，意思是說我們的身體既然是聖靈的殿，也是主手中的器皿，我們不但要讓主使用，更要讓主長久使用。第二，當我在病中，有一次，心中忽然傷痛起來，原因是想到神的聖潔，同時也想到上海這個污濁的社會，許多人不知不覺地陷在罪惡之中，漸漸地進入到滅亡裏去了。因此我就痛哭流淚，巴不得我能立刻起來，將福音傳給他們，叫他們回頭歸向神。是的，在這一次的病中，我是急切地在追求聖潔。第三，我在病危的時候，有許多人都以爲我已經離開世界了，也曾有人到慕爾堂去問：趙某某的喪事禮拜在什麼地方舉行？也有不少的人爲我傷心痛哭，也有人爲我惋惜悲悼。其實，我現在想一想，主在那時候沒有把我接

去，是因為我在神的面前還沒有預備好，或者應做的工作還沒有做完。惟願神保守我，使我在世上當跑的路程能跑盡，當作的工作能作成。

【十】 接受按手禮的經過

在守真堂工作了四年，到一九三二年，教會的負責人希望我按手作接受牧者的職份。爲了這一件事，我心中長時期地猶豫不決，因爲，上海有弟兄會思想的弟兄，很不贊成這一件事，而且有一位弟兄從他們那裏誠懇的來勸告我，叫我不接受那樣的禮節，我就將這事放在神的面前，同時也和愛主的人討論。恰巧宣道總會 愛文斯 W. A. Evans 牧師到上海來，原來愛斯文牧師是靈性高超多親近神的一位忠心僕人，他以爲這樣一個分別歸神的聖禮，是必要蒙神賜福的。上海宣道會同時也請了華中區傳道領袖到上海來參加按手聖禮，經過他們考問信得之後，就在預定的日子，舉行了按手禮，奇妙得很，當愛文斯牧師和其他的幾位牧者按手祈禱的時候，在講臺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受聖靈的感動，證明神的同在，從那時一直到現在，我清楚的知道這件事是神所許可的。正在舉行這典禮中，還有一件使我不能忘記的事，就是那位上海宣道會的伍老牧師，他是一位七十多歲的長者，他的雙目，有一隻已經失了明，那一天我們爲了他行動不便要

他不要參加這個典禮，但他却很誠心，自動的跑上講臺，將他那可愛的手也按在我的頭上，意思好像要我繼續他未了的工作。

【十一】 婚姻的經歷

對於婚姻問題，在我沒有作見證之前，最好先看幾段聖經，作爲我們信徒婚姻的基本原則。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二章十八節）起初神造了始祖亞當之後，爲甚麼又造一個配偶夏娃給他？聖經回答我們說：「爲的是要幫助他。」二十節裏又說：「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所以神的旨意，乃是要女人幫助他，共同生活，互相幫忙，可惜在創世記三章六節裏說：「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喫了。」在此，亞當爲甚麼吃這神所禁止的果子，不是女人給他喫的嗎？我相信亞當在喫這果子的時候，一定要查問這果子是從那裏來的，若不是女人用各種甜言蜜語，來引誘欺騙他，亞當決不肯喫的，同時他是非常聰明的，他能清楚看出這是神所禁止人喫的善惡樹上的果子。這樣看來，女人夏娃不但沒有幫助她的丈夫，反而引誘她丈夫去犯主的律法，一同陷在罪惡裏。

「大利拉使參孫枕着她的膝睡覺，叫了一個人來剷除他頭上的七條髮辮。於是大利拉剷制他，他的力氣就離開了他。大利拉說：『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從睡中醒來，心裏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他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非利士人將他拿住，剷了他的眼睛，帶他下到迦薩，用銅鍊拘索他，他就在監裏推磨。」（士師記十六章十九節至二十一節）

我們都知道參孫力氣極大，他曾經用一塊未乾的驢腮骨，殺了一千個非利士人。他亦曾經將迦薩城門上的門扇、門樞、門門，一齊拆下來，扛在肩上，扛到希伯崙前的山頂上。啊！「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後來爲甚麼被非利士人捉住，剷了他的眼睛，在敵人的監裏推磨，受盡種種恥辱呢？甚至他的身體被一個童子拉着到他們的神大衮廟裏，被人戲耍。在他未被捉住之前，他不是睡在妓女大利拉的膝蓋上，受撫慰，柔弄麼？這是個正面的答覆。大利拉故意使參孫枕着她的膝睡覺，好叫人來剷除他頭上的髮辮。一位有神同在的參孫，具有生以來的力氣，能將一隻少壯獅子撕裂，如撕裂山羔羊一樣的偉人，因着他在結交的事上不小心，便被一個無名無聲的妓女所克服，以致觸不單行，痛遭身亡。這不是一件極可怕的事？因此我們不可將婚姻當作兒戲，這是一件極明顯的事實。

「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實實的順服耶和華他的神。因為所羅門隨從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和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所羅門爲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他爲那些向自己的神燒香獻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來的妃嬪，也是這樣行。」（列王紀上十一章四節至八節）

所羅門不是猶太民族歷史中傑出的帝王。他的尊榮、國勢、權能、智慧，不是煊赫當時，令後人羨慕他。他不是一位神所最喜愛的王。他不但有屬世的智慧，日理萬機，判斷訴訟；且在詩篇、箴言、雅歌中表顯他絕對有屬靈的智慧。可是在他晚年行了一件最愚拙，最無知識的事，就是隨從外邦女子去拜偶像。然而誰去引誘他，行這「耶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呢？不是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要他去隨從別神？一個人寵愛了許多外邦女子之後，任憑你智力怎樣高，能力怎樣大，左衝右突，決計跳不出她們的「迷惑」。結果「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將他的國奪回。因此我們每一個青年基督徒，對於婚姻問題，應當怎樣小心謹慎，這不是像正午的太陽一樣明顯麼？

「那些日子我也見猶大人娶了亞實突亞捫摩押的女子爲妻。他們的兒女說話，一半是亞實突的話，不會說猶大的話，所說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打了他們幾個人，拔下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着神起誓，必不將自己的兒女嫁給外邦人的兒子，也不爲自己和兒子娶他們的女兒。我又說：以色列王所羅門不是在這樣的事上犯罪麼？在多國中並沒有一丁像他，且蒙他神所愛，神立他作以色列全國的王；然而連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如此我豈聽你們行這大惡，娶外邦女子干犯我們的神呢？」（尼希米記十三章二十三節至二十七節）

先知尼希米爲甚麼斥責他們，咒詛他們，打他們，甚至拔下他們的頭髮，叫他們起誓？因爲以色列子民討外邦女子爲妻。外邦女子爲甚麼不見容於先知尼希米？他直說：「連他所羅門也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他——所羅門是「在多國中並沒有一王像他，且蒙神所愛」的人，尙且被迷惑而跌倒。末了並受着神的咒詛，以致身敗名裂。所以尼希米切切的勸戒阻擋他們，不要以色列的百姓，再行這大惡，娶外邦女子，干犯他們的神。

「祭司以斯拉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有罪了，因你們娶了外邦女子爲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以斯拉記十章十節）

一個聖潔蒙召爲神所特別選擇的民族，他的子民不在本羣中婚嫁，而去娶外邦的女子，這件事在神面前是看爲惡的，犯罪的，不能蒙神賜福而反要受神咒詛的。謝謝神，我們是神的後裔，聖潔蒙召，從衆民中，分別爲聖，來承受天國的子民，不可與世混雜，與那屬惡者的子民聯姻，那又是極明顯的佐證。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轆……。」（哥林多後書六章十四節）保羅致書給哥林多教會，勸他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轆，「因爲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經文又記着說：「有神兒子的，就有生命；沒有神兒子的，就沒有生命。」所以我們是一個活潑有生命的活人。凡不信主的，都沒有神的生命。當然活人不能與死人一同生活，同負一轆的。更不能與死人同睡。若是這樣，活人恐亦要同遭厄運而成僵屍了。從前有一種刑罰，就是將犯人和一個死人，手對手，眼對眼，口對口的縛在一起。這是何等可怕的慘酷的死刑。這當然是無用疑問的，不多幾時，那活人也就死去了。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希伯來書十三章四節）我們都知道希伯來書是寫給信徒的。『婚姻人人都當尊重』這一句話是直接對我們說的，要我們慎重行事，不可對此輕舉妄動可。

惜現在美國離婚者太多，幾個月之前，正在禮拜堂內行禮；幾個月之後，就要離婚了。幾日前，還是卿卿我我；幾日後就白眼相視，變成冤家了。一個牧師將一對新郎新婦的手攜攏，一個律師又將二人的婚約廢棄了。其來也快，其退也速。在他們心目中，對於結婚是算不得甚麼一回事。現在上海各大報，社會新聞上，不是登來刊去，儘有這樣的新聞麼？

婚姻是神所十分重視的，因此主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可十章七節至九節）平日我讀聖經的時候，既聆受了上面種種事的教訓：第一就是對於婚姻問題，要謹慎當心。第二就是對於不信主的女子，決不敢娶，因爲這是得罪主，犯主的律法，非但得不着祂的賜福，反要受咒詛。所以我戰兢害怕，這種重要的問題，我爲主做工的人，那可敷衍不經心呢？

（一）對婚姻問題所遭遇的試煉

有一夜，先母忽然提及我的婚事，很嚴肅的低聲對我說：「我已經代你找着一位女子，」接着她又說：「我爲你的終身大事，已經費了七年多的工夫，托親挽戚，代你預備，現在已經找着，只

要你答應，事就可辦了。」在這裏，有一點要請閱者注意的，就是先母確是愛我，我亦承認她對於我的確認爲最慈愛的；只不過她有許多事是不明白，尤其是迷心邪事，所以有時她與我的意思有出入。她所深信的，就是我的「落地時辰，生肖八字。」據她說：以我的八字最好配一位肖老鼠的女子。有一次她很豪爽的對人說：「假使你們的心目中有肖老鼠的姑娘，便有來作媒人的資格，不然，請你們不要提起這事。」她的意思，決定非肖老鼠的不娶。閱者已知道先母是非常有決心的，她認爲對的、要的東西，非辦到，做到不可。百折不回，始終不渝的。

她所說的那位女子，是我親戚介紹的，這位親戚，是進教受禮已經做了十幾年的教友。可是他卻又做了一件得罪神的錯事，就是他既介紹一位肖老鼠的女子，卻又催着先母一同去算命。當然，瞎子先生天花亂墜的說了許多吉利話，以致先母很是相信，拳拳服膺的在她心裏像鑿錘似的重重錘了幾下。她以爲非要我娶這位女子不可，其實這位女子經我各方面探聽，就有許多地方很不相稱，尤其是她是個不信主的，所以我對先母的提議，當然不能贊同。

當夜他們算命回來的時候，先母說：「我請瞎子先生算過命，他說非常美滿，娶來之後，包你們家素人安，百事順利。」我對着先母笑一笑說：「瞎子先生說得好，與我有甚麼關係？」先母很

有決心的說：「我對此事要做主，下半年即訂婚，明年正月娶親。」我說：「事情慢慢來，讓我們再考慮考慮。」可是她不管一切，非要我立刻答應不可。我不能屈服，因此她不作聲色的離開了家。我雖到各處親戚朋友那裏去訪尋，總是沒有下落。她時常說要削髮爲尼，這次她又再三的申說：「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盼望，對這婚事，若不答應，我從此絕了盼望，做人有甚麼生趣？」

三天之後，先母回來了，可是，面容慘白，不勝憂傷。當晚我回家喫飯的時候，她又要我答應這件事。我說：「我實在不能答應。」她一聽這話，立刻顯出不快樂的樣子，繼而放聲大哭，如癡如狂的跳躍着。我覺得她的神經已經錯亂，無法理喻，而晚上聚會的時候已到，所以我只得盡力安慰她一番，就出門領會去了。

爲了這件事，我們的家庭，變得愁雲彌漫，悲慘淒切。幾月以來，先母的面容，更顯得蒼老無血色。她的眼睛裏，常常含着眼淚，她的心中更有說不出的難過，我的心也有難言之痛，每晚我回家吃飯去的時候，總是戰戰兢兢，不敢久留，恐她觸景生情，多一番痛苦，所以我總是提心吊膽，吃完了飯，立刻出門。

在這樣淒慘的環境中，我只有在主面前痛哭祈求：「主啊！求你幫助拯救我……。」我只有

在主面前求恩拯救我脫離困難。謝謝主，魔鬼利用先母，顯而易見是到了途盡技窮了，不過魔鬼猶作困獸死鬪，以逞牠最後的暴力，所以在先母身上，還是致死掙扎。

一夜，大家正在吃晚飯的時候，先母突然的向我說：「你若今晚再不答應我，我就死在你面前。」這是何等悽慘嚴肅沉重的命令。她說了這話，就在床上滾來滾去，放聲大哭，我用盡我的力氣不能使她安靜。有時她痛哭，有時就跪在地板上，不住的向我磕頭。當時我的心痛如刀割，似乎先母的性命已繫在我的口上；我不答應，她就要立刻撞死；在我心中時時呈顯着家庭慘遭禍變的景況。啊！我的心，我的身，不能再加擔負，力竭氣盡，怎麼樣好！「主啊，我不能答應，因為這不是你的旨意。」當時我深深覺得若不是主加我的力量，我一定要屈服，然而我應當說，當時我幾乎要跌倒的。其實在這樣景況之下，誰不會見了心酸？況且跪在地板上拜哭的是我至親愛的母親，所以我就對她說：「母親，過三年來娶她怎樣？」先母說：「至多一年。」當時因為我已經答應赴六合領奮興會，所以不得不答應下來，否則她不讓我去赴會，那事又糟了。

我在六合領會的時候，獨自在主面前作懇切的祈禱，求主啓示，加我心力，能更明瞭主之美意。我愈是在主面前懇切禱告，愈是清楚的知道，主要我救人，使人悔改得重生，是全靠傳揚主的

福音；決不要我藉着婚姻來救人。

所以我一回到上海再對先母說：「我知道一切都出於你愛兒子的心，可是我不要……」我剛講到不要二字，她又哭了，只有一二分鐘的時候，她的怒氣如同暴風狂雨般的發作了。當夜我因着開北堂有佈道，時間侷促，所以只得忍痛離開了她，出門作工去了。

在佈道的時候，我的心確實沉痛，又放心不下先母，所以我請了兩位主裏的同工去探望。回報的消息尙好，不過我爲着先母的生命，整夜不能再睡，痛哭禱告，求主保留先母，不讓她遭遇着任何意外的不幸。在這樣痛苦的環境中，有誰知道，有誰加以安慰體恤？惟有主是我的大安！我的心日日傷痛，我的眼睛時時出淚，不過在這樣的景況中，也是我與主最親愛的時日，我唯一的盼望，僅有的救星，是我在天上的父，因着祂的恩，幫助我得勝這試煉。

最後，先母仍是堅決的要我答應，我因着對方的女子是不信主的，根本不是主的旨意，自然堅決的不能同意，因此引起了她多次的哭鬧。不過謝謝主，主是愛我的，爲我開了出路。原來我們母子的情形與態度傳到對方之後，那女子的家長說：「既然兒子不要，我們何必嫁過去？」謝謝主，這點意見，正解決了我幾月來的痛苦。女方又因我是「傳基督」的，所以他們大起恐慌，認爲靠

不住，並且與他們「拜祖宗」、「吃羹飯」的臣民是根本不相容，所以她們反悔了，這消息還是我先知道，因為我請人時常去打探她們的消息，我總希望最好的辦法，是她們不肯出嫁。後來她們回鄉間去，將此婚事就商於她們的親戚。所以我日日爲此禱告，也有主內的同工爲我禱告，並加意探訪，過了幾日，有一位朋友將以上的消息通知我，我快樂得了不得，就去稟告先母知曉。

先母見我去的時候，面露笑容，不勝愉快的樣子，等到她知道事情不妙，就很嚴肅的一聲不響。我說：「母親，這是真話，請你不要怪我。現在女方從鄉下回來，她們已經商量定當，不肯嫁給我。」她聽了此言，卽大聲哭號，把頭撞在牆上，非立刻尋死不可。我抱着她又勸慰她說：「這是真話，是他們的父母不答應，那是無可奈何的，你知道我是從來不敢說謊的，這是真實的話。」我重複的這樣說，可是她總是在床上痛哭流淚，我因爲晚上又有聚會，不能久留，就出去了。不過謝謝主，她哭了之後，因身體疲乏，就沈沈的睡着了。第二天我回去的時候，（我每晚必回家吃晚飯，不過是住宿在守真堂內）先母的面色非常不好看，她以爲這件婚事是我預先與女方接洽，所以她們反悔了。功虧一簣，不能玉成，認爲是我從中阻撓。

我這樣受試煉，足足有了十幾個月，或許這是我一生的大試煉。的確我所受的痛苦是極深

刻，使我一生不會忘懷的。當時承蒙幾位愛主的姐妹弟兄，爲我不住的懇切禱告，這是我得勝的力量。那是要感謝讚美主的。後來因爲一八八二戰爆發，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有因必有果，那是絲毫不爽的。我的親戚既是一位受禮的教友，當然不應該陪我的母親一同去算命排八字。因着他的犯罪，害了我母子到這樣地步。不幸得很，過了不多幾時，這位親戚生病了，病得極厲害，頭頸開過刀，內臟中毒，面色發黑，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先母要我去拜訪他，我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對我望望，要我爲他禱告。當時我確是受着主愛的激勵，使我勝過我的私心；照人情通性，大凡當事的人莫不痛恨自己的仇人，我的親戚雖不是我的仇人，却是對於此次婚事，他是主動人，是他介紹，又是他去催先母一同去算命。他害了我，他又害我先母吃這許多的苦。可是當時我眼見他病狀，卻又想到神的公義與聖潔，在不知不覺之間，神的愛就充滿了我，我非但爲他禱告，並且盡了我全副的心力爲他懇切祈求。謝謝主，禱告末了，我說「阿們」，他也說「阿們」。我唱詩，他也唱詩，他已經是多年未曾開口讚美，頌揚主，可是他在今日患難的時日，情不自禁的流露着他愛主的真心。啊！那不能不使我感覺無限的喜樂，我當時的喜樂與安慰，真是甜蜜，過於我幾個月裏的苦楚艱辛。

我的親戚還在醫院裏養病的時候，我再去訪候他，想不到先母來了，另外一位親戚也來了，三個人不約而同的來到醫院。我的親戚對先母說：「世光的事，由他自己作主罷，你何必越俎代庖？」先母默然，病臥在床上的親戚，也不作聲，似乎都表示同意。

從那時起，我才有了婚姻的自由權。可是我並不因此濫用。我爲此更懇切的向主祈求，一方面恐怕先母再有第二次建議，所以有幾位在主裏的至友，也非常留意爲我禱告。自由是自由了，不過這自由是不澈底的，先母仍堅決主張在禮儀上要我先拜「天地君親師」，然後再入禮拜堂行結婚禮。所以阻礙困難仍是留着，不過謝謝主，主是爲我安排一切，後來先母並未在此禮儀上有任何堅決的留難。

(二) 選擇的標準

我因爲是一個男子，所以祇能單方面的提議。選擇女子應注重那幾點？一般青年男子最大的錯誤，就是看人的容貌。經上這麼說：「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箴言三十一章三十節）第一是注重女子屬靈的生命。她不但應當是一位得救者，對於真理應當是有根基的。並且她靈性的生命，必須和丈夫不差太遠。第二屬魂的智識。她必須

與丈夫受過同等的教育，以至在學識方面，雙方都能談得融洽。第三屬身體的康健。她也必須是一位身體魁梧，思想靈敏，精神飽滿的女子。第四是看她的性情。我所說的性情，不單是說她是如何溫柔，靜淑，這固然是非常要緊的，然除此之外，還要看她的短處，丈夫能彌補嗎？她的長處，與丈夫有甚麼裨益？所謂合得來，配得上，亦是極緊要的。第五最要緊的，要曉得這是不是神的旨意，並且要知道這是不是神的時候。末了，請主內弟兄姊妹記着：「婚姻人人當尊重！」

【十二】 父親的得救

當家嚴在哈爾濱作事的時候，我每逢寫信去總是勸他信奉基督。後來聽說竺規身牧師在哈爾濱傳道，我就請家嚴常去聽道。對於道理方面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詢問竺牧師。不久，家嚴從哈爾濱又回上海，到一九三二年，正在我受婚姻試驗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先母爲了我的婚姻問題，心中又在感到不快，家嚴就跑進禮拜堂來，預備把家中之情況通知我。（那晚我正在禮拜堂佈道，）當家嚴進來的時候，我正坐在台上當主席，卻有另一位弟兄在傳佈福音。我心中忽然得到一個清楚的啓示：感覺到父親那晚上要蒙恩得救。等那位弟兄傳完了信息，我就站起來，略微補充了幾句，然後就問聽衆說：「誰願意信靠耶穌的，請舉手！」立刻，看見家嚴將手舉起

來，這可以證明剛才的啓示是不錯的，接着，我又請舉手的聽衆到台前來。於是，神又藉着一位林光表先生，勉勵家嚴，一同來到台前。我們就都跪在神的面前呼求着，從此家嚴不但篤信基督，而且生活上也有大改變，終於受洗加入了教會。

第三章 南洋佈道記

本章於主後一九三九年在爪哇時編著成書，曾交上海付印，報告第一次出國往南洋佈道之經過，今特編入本書，作為二十年回憶的一部分見證。

著者識。

【一】序言

蒙神的恩典和引導，在五個半月的時間，先後經過五個海島以及馬來半島和法屬的安南所經過的地方，各有不同的環境，菲律賓羣島雖屬美國政府保護，但仍不能脫離前西班牙政府管轄之下的天主教勢力，因此該處人民信奉天主教者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由菲律賓之馬尼拉經過四日多的海程來到西利伯島，一望就知道是回教勢力最興盛的地方，不過按我們所知，那邊多數的回教徒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惟獨該島的北方卻又是基督教的範圍了。在西利伯之西北有世界第三大海島婆羅洲島，記者單由東婆羅洲的中部進入島的內部，當時立刻如同回到上古時代的景況了，那邊的島民如果論及他們所信仰的宗教，可說「無所謂」宗教，不過因為他們懼怕鬼神的緣故，就實行敬奉鬼神之事了。

峇厘島因爲爪哇的婆羅門教徒受回教勢力的壓迫，被逼而逃往那裏，因此該島就成爲婆羅門教的島嶼了。

爪哇島比較最爲繁盛，居民也是最多，有各種民族雜居其間，故此對於各種宗教，各有不同的發展。

馬來亞因爲是英國的屬地，當然以基督教爲最得勢的宗教了。

法屬的安南，無疑地要首推羅馬天主教了。

以上所記，只是關於島民的宗教觀念，尙未提及關乎我們僑胞的宗教思想。在南洋散居的僑胞們，不用說是最多數，真所謂「在日光之下無處不有我中國黃帝子孫」也！但使記者感歎的有兩件事：第一，極多數由祖國南來的僑胞們，因爲和別種人民通婚，又因寄居異邦太久，因此就被異種人民深深地同化了；如果不是因爲面貌的緣故，他們的言語、服裝以及生活等等，很容易令人不信其爲中國人了。第二件事，就是他們除了一部份人尙有祖國帶來一些宗教色彩以外，其餘的人所謂「神」，卽是「肚腹」或是「瑪門」罷了，如果有人對他們傳說基督的道理，簡直會使他們莫名其妙！其原因是因爲他們單以衣食住爲滿足，對於宗教問題，卻是處於不問

或不願聞的態度中。但另一方面也就是信基督的人不忠於傳福音的工作，因此神如果將問該隱的話來問我們：「你的兄弟在那裏？」我們在中國的信徒們聽見了作何回答？有何感想？如果在南洋的僑胞，他們成千成萬的靈魂時刻地在進入永遠的沉淪裏去，請問這是誰的過失？誰的責任？我們敢向神如同該隱那樣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我們若是這樣地回答我們的神，是否想藉此逃避那喪命血的罪嗎？」結三17、18。

記者編著這本南洋佈道記，惟一的目的：一方面能使閱者得以知道國外教會的景況；另一方面盼望藉着這本小小的記錄，能激發祖國的信徒們負起向你們「兄弟」的責任！記者來此已久，最近也曾工作了一年多的工夫，華人的中華聖經學院亦於本年四月一日成立了，現在惟獨等候神多多差遣祖國的同工來此，共同宣傳十字架的福音，使我們的僑胞因此早日得以聽聞主的福音！又盼望祖國的同道們，如果你們不能親自來此，也可以在「代禱」和「物質」上來推廣此地傳福音的工作，直等到我們的主全得着祂所要拯救的靈魂！今轉錄短詩一首於下：

我豈能掩耳好像不聽聞！我弟兄血悽慘聲！
南洋每月極多人死亡！

無異神——無盼望（晨星三三六首）

【二】中國教會和南洋

趙世光謹序於爪哇之吧城旅次。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北洋的華僑，大概都寄居在基督教發達的國家。他們聞道的機會很多，而且已成立華僑教會的，亦復不少，這總可以叫我們在担子上稍覺輕鬆了一些。大抵只有南洋，尤其是荷屬東印度的華僑，像一羣迷亡的羊，千百年來飄流於荒島叢野間，等着需要主的救恩。現在就是我們的責任！此外，還有一大羣素來被人遺忘的海島居民，他們現在也正等候着救恩。這些人，從事實上看來，責任也似乎應擱在我中國的人士身上。在全世界上，神藉着西教士的手，差不多再沒有什麼地方是沒有福音所及到的了，只有南洋，只有這星羅棋布的南洋羣島。神特意把這塊田地留下來，未嘗沒有祂美好的旨意存乎其間。

從歷史上說，南洋與我國發生關係最早而且最大。在晉朝（第四世紀）時，因高僧法顯從印度歸國，道經南洋爪哇，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的記載。以後我華僑絡繹南遷，滿布羣島，以至立國稱王的，爲數不少。最值得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國之得聞福音，皆由南洋之所賜。當馬禮遜先生本着一片救人熱誠，抱道東來的時候，不料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那就是大遭清廷的仇視，在我

國土上幾無立足之地。幸而神要拯救我中華民族之旨已定，於是就爲馬禮遜先生另闢了一條新路，引導他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爲我中國人民設立了一個機關。從此，我中國人民就得聞福音救道了。是以單從「報恩」一事說來，傳福音於南洋，實在是神特爲我們留下來的。一個機會。再從地理上講，南洋的位置，與我國距離比任何一國都接近。牠好像蟠列在我國的門前，等候着我們出來爲他們傳講。只要我們肯踏出門外，僅僅是一投足一啓齒之勞，他們就能得救。

復就種族與宗教性方面觀察，傳道責任總該是我國人負擔。因爲同是東方民族，且互相爲鄰，皮色相同，性情融洽。交際往還，毫無隔閡。此西方人所不可及的。且東方是一個神祕的領域，一切有名的大宗教都出自東方，宗教信仰之神祕，似乎非西方人所盡能了解的，以致在宣傳工作上，每每惹起了許多誤會。如果我們負起這個責任，我們能夠與他們共表同情，指示迷津。從不知不覺間，把理信兌換了他們的迷信，叫他們毫無感受扞格的痛苦，由迷途中走向正路。

在全南洋羣島裏，英美兩屬所在，教會尙稱發達。暹羅教會也有相當的進展。福音之在安南，也已多年。只有荷屬東印度羣島，福音極其缺乏。全荷印面積有一百九十餘萬平方公里，等於我國面積六分之一強，約當歐洲面積五分之一，比荷蘭本國還大六十倍。人口共有六千餘萬，華僑

却佔了一百二十四萬，土人就佔了五十九萬強。該知道，在這些土人中，已有無數攙雜着我們華人血統的民族，故有人稱南洋爲中國人的第二家鄉。

全荷印的宗教，最大勢力首推回教，其次是佛教（婆羅門）。回教幾佔人口八分之七，佛教除蟠據幾個小島外，華僑也帶着點佛教色彩的。其他一些深居山林中的土人，還是崇拜着原始的宗教，然而多數於無形中已成了回教化。至於基督教，差不多僅爲白種人所獨有，那廿四萬歐洲人，於形式上在人口較密的地方，都有他們的禮拜堂。然而大多數是由於政府而設立的。在土人中，除荷蘭皇家教會外，雖還有德國教會和天主教，至於華僑，在幾個大城市中也有教會設立着，但如果即使他們都能夠認真工作，也無法分配於這地大人多的領土，現在那邊馬其頓的呼聲非常緊張急切，同時，神也正發着問號：「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弟兄們，你該怎樣答覆這個問題？

【三】 南洋的鳥瞰

如果我們坐個飛機，停在亞洲以南的天空，俯視那茫茫的大海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大小島嶼參差羅列，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南洋——或者命名的原因，也就是因爲在亞洲的南方。普羅

所謂南洋，是專指狹義的南洋，就是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拉、婆羅洲、爪哇幾個地方。若講到廣義的南洋，那就連印度、緬甸、暹羅、安南、斐律賓羣島及澳洲都在內了。

南洋本爲羣島，大的面積幾萬方里，小的幾方里，甚至於如土坵，如蟻垤，大大小小，參差羅列。其中有叢林密佈，有童山濯濯；或則高樓大廈，儼然新式都市；或則茅茨土階，無異上古荒郊。此中人除少數歐美入外，皆係棕色土人，其他則有印度、猶太等各地的僑民，而尤以我們中國人佔大多數；然而統治權，却全操在少數白人手裏。

荷屬南洋最著名的地方，則爲蘇門答拉、爪哇、婆羅洲，其他在星加坡之東南，另有一邦加島，爲世界著名產錫之地。

總括南洋各島，荷屬大於英屬，惟荷屬地較偏僻，故其發達不及英屬各地。

許多人說：南洋天氣，「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這是因晴雨而變更溫度的說法。其實南洋氣候，雖無四季之分，却有旱濕之別。大概每年二三月之後，雨水甚少，天氣較爲炎熱，六七月以後，忽又多雨，空氣多含水分，熱氣就稍減了。

沒有到過南洋的人，必定以爲南洋地居熱帶，天氣一定熱得非常，我們常住溫帶的中國人，

到了那裏，不會晒得焦頭爛額，也要晒得心燥皮枯，那知南洋各地島嶼交錯，常得海洋風調和，故雖在赤道一帶，即大熱大燥，也不覺得怎樣難過，每到夕陽西下，簡直是涼爽宜人。

【四】 上海至香港

約共經過八年多，在上海宣道會守真堂工作，身體和心靈間都需要更新一下，故此特爲此事在神前懇切祈禱，固蒙神引導，替我開一傳道國外的門路。最先得翟輔民牧師之准許，又蒙守真堂同工之同意，更蒙神供給我一切籌備出國的費用，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得以暫時離開祖國，向南洋幾個地方宣傳主的福音，先後共到過五個海島，以及法屬的安南，爲時共計五個半月的工夫，以下即環遊南洋佈道記，願神賜福所記的一切，藉以勉勵閱者：

本堂兄姊因我這次遠赴南島爲時較長，所以在九月廿三晚舉行一次差遣典禮，如同使徒行傳十三章一至三節保羅和巴拿巴被教會將他們全交在神施恩的手中一樣，在這隆重的儀式中，現今我尚能回憶着那晚的盛況。

次晨七時三刻與家人辭別後，八時三十分在海關碼頭搭小輪至大船沙旦尼輪，送行者除了家人以外，尚有本堂同工們和佈道團的兄姊們，九時三十分我們在船上攝影，即握手言別，

十時許，芝沙旦尼輪，拔旋蠕動，我亦向上海「再會」了。

我搭二等艙位，同房者是一位斐律濱大學的學生馬君，乘機與他作個人談道，彼此傾談甚歡，相信主的靈能使生命的種子，日後得以發長結果。

船行之日，天朗氣清，風波不興，神亦使我有機會至頭二三等客艙分送福音單張，這是廿五日下午的事，廿六日晨船抵廈門。

我第一次到此，人地俱很陌生，當時船舶海中，僱一舢舨上岸觀光。在街上遊覽時有下列幾種感想：一、馬路較內地寬闊，有現代都市氣概，可惜有的地方骯髒不潔。二、房屋多半舊式，還沒有脫離古代風味。三、洋行林立，可見那地與外洋通商必早。四、想不到時見一鴉片烟館，有一位癮君子在裏面吞雲吐霧，使我心裏感覺到此人已被鴉片捆綁，確實可憐得很。

據本市調查處人員告訴我，廈門現有人口十七萬左右。交通方面，現在汽車網密佈，四通八達，八小時可以抵達福州。廈門是一島嶼，面積祇有三十里。隔岸鼓浪嶼面積也祇有十里。

此後往一不相識的教堂，順詢教會光景，據說，廈門教會有八十餘年歷史，三十多公會，二萬信徒，除信仰純正之外，還有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天主教等。

在中午歸途中，有一姓干者指我返舟路徑，便中與他談道，到江邊爲他禱告，并勉勵了幾句，即返船。

當日下午三時許，船又啓旋直駛香港。

當船離廈門之後，一次我在膳堂進餐，同席者有一位交通界人物——曹某，赴廣西公幹。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機會，順便與他談道，可惜他推辭不信。他說：「現在我無暇注意此事，將來或許會作基督徒。」言談中態度異常自滿傲慢，對於主的救恩漫不經意。不料船甫抵香港，英政府已派巡捕，把他捉將官裏去，曹某與其妻兒從此分離，狀殊可憫！由此事變發生，心中有二樣感觸：（一）明日的事人不能預知。（箴二七1）（二）國法如此難逃，人若忽略主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來二3）

廿七日下午船抵香港，當蒙王載先生之公子摩西君登輪迎接，到他府上暫住。因在滬之時，早與王先生約定，在港擬講道兩晚，故其家人早爲準備。參加晚會的信徒約在二百與三百之間。講題係「生命與結果」，與「主在曠野受試」兩篇。由胡恩德先生譯爲粵語，第二晚在座中有兩位姊妹皈依基督。次日蒙香港基督徒佈道團團長林子豐先生款待，用他私人汽車送我到各處。

探訪友人，當晚亦有機會與摩西君談道，直到夜闌人靜，十一時方寢。廿九日船又啓行直駛馬尼拉，送行者有林子豐先生太太，謝卿靈女士，以及郇光女校的呂梭長，後來在皇家碼頭 T. O. T. 小船上又遇見嚴雅各先生新夫婦。在九龍碼頭又見朱醒魂牧師，林證耶牧師夫人等，同乘小舟，直達芝沙旦尼，在客廳內祈禱而別。

【五】馬尼拉

有人說，香港到馬尼拉一段航程，往日風浪頗劇，我聞之心中早爲準備。然這次卻出人意料，除一次不能進餐外，其餘都覺沒甚辛苦。有一天在船上我與嚴君雅各，朱牧醒魂，三人同心爲前途工作呼籲神，聖靈感動了我們的心，這是一件不能忘記的事。（按：朱嚴二君，俱係中華國外佈道團團員。）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芝沙旦尼安抵馬尼拉，當時有很多故人新朋前來迎接，心中欣喜異常！

經海關查驗以後，即乘汽車赴中華基督徒福音堂下榻。嚴君夫婦，朱牧等亦被保上岸觀光，有友人陪伴之。

當晚繆紹訓弟兄請我們用膳，飯後回福音堂赴祈禱會，請我們四人講幾句話。會後朱牧、嚴

君等搭原輪駛孟家錫，我則仍留馬尼拉作工，候第二期船再往西里伯島進行。

十月二號起在馬尼拉領會十天，時間每晨六時至七時，專門對內復興。因該處氣候酷熱，同時爲一班供職信徒方便起見，故在早晨開會。晚間七時半至九時對外傳福音。由黃和聲醫生譯國語爲廈門語，因馬尼拉華僑每屬廈門籍故也。人數晨會對內每次平均一百左右，晚上有三四百人，但主日聚會更形擁擠，約在五百左右。

開會前後都有祈禱，蒙神賜恩福佑，除正式講道外，有二次向同工講個人經歷；二次對主日學兒童演講。感謝主有數十位孩童決志歸主，並將一切奉獻與神。有一次向浸會聖經學校學生用英文作證。有一主日下午在中華基督教會講道。一次在楊府主領家庭聚會。一次在歡送會用英語講道，因有西國來賓在座。講題是「生命與豐盛生命之分別。」

馬尼拉是菲律賓的首都，地方不很大，數百年前爲西班牙所佔據。西國信仰天主教，所以馬尼拉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全城有若干偉大莊麗之天主堂，甚至有一座天主堂完全是用鐵所建築的。因爲教徒太多，禮拜日禮拜須分幾次舉行，但每次都是人山人海，戶限爲穿。逢禮拜五爲記念主受難舉行聖餐禮，教徒多往參加。不論男女俱跪下默禱誦經。女的頭上有蒙頭巾，

禮拜有神甫輪流主領。也有唱詩，其間男女分別向耶穌釘十字架之像前接吻，或以手帕撫摩，表其憫愛耶穌之心。可惜這班男女事主雖是熱誠，卻不按真知識，實爲可憐！有一樣感想不能不提出，即天主教堂的門是常開的，教徒可隨時進內祈禱唸經，無論何時總有人在內。我們基督徒虔誠精神卻遠不及他們！

天主教設有男女修道院，女的分兩種：一種是比較自由些。另一種是「祕門修道院」條件異常苛刻嚴格。一個童女進院以後永不能再出來，直等到死。進院時須舉行一次婚禮，意即終身配給基督。以後如家人探望談話，旁邊有人嚴格監視，不准將院內情形洩露於外，因此成爲神祕所在，內中景况沒有人可知。另有一條例，即每逢院中死一女子，方可再從外接受一新童女。

據說每年主受難節，天主教徒將主釘十字架死後的像抬去巡行，同時有人用竹片擊打自己而使受傷流血，倒地甚至如死人一般。旁觀者必須用腳踢他，或從他身上踐踏而過，以爲這樣即可將功贖罪。誰知我們得救是本乎恩，靠賴主寶血之功，決不在乎人如何克苦己身，因爲聖經說：「這些規條……自表謙卑，苦待己身……是毫無功效。」西二23。

除天主教外，基督教有浸禮會之斐律濱聖經學校。美國長老會及各公會合辦之協和神學。

(信仰不純正)華僑教會有三：一、中華基督徒福音堂。一、中華基督教會。(原稱長老會。)一、聖公會。聽說五年前該地信徒人數寥寥，最近纔有復興氣象。我很盼望該地同工，能切實在主內同心，使神更加賜福！

斐律濱大小共有七千島嶼，西班牙首先克服此地，至今數百年，其古城遺跡尚在。後美國助斐律濱西應許其獨立，因其國勢衰弱，故有數十年之管理。最近方准其十年自治試驗期，予以獨立之機會，倘能勝任，則美國將完全放棄政權而准其完全獨立。

斐律濱大領袖 RIZAL 利石是一反對天主教最烈的英雄，當他準備革命時，有一婦人識破他的祕密，在神甫前認罪時都一一陳明，結果神甫祕密遣人殺之，至今斐律濱人仍尊之爲民族英雄，勒碑紀念，欽服他的革命精神。

在領會期間，我有機會去參觀幾處地方。一、斐律濱大學，規模宏大，內分音樂、美術、法科、農科、文科、博物院，內分兩部。一、上古未開化的，有戰爭利器、服裝、房屋模型。二、近世紀已開化的，有礦物、植物等。三、運動場，早幾年遠東運動會即在此舉行。規模不及上海市宏偉。四、世界唯一竹琴，有一神甫名 Diegoera 者在一八一八年開始製此琴，用九百五十根竹管藏于沙土內，防備竹蟲，

有六個月的工夫，一八二二年工程完畢。一八六二年被地震毀壞一次，一八八二年被雨水毀壞一次，最近（一九一七年）神甫 *Faniel* 從新修好。欲參觀者即有人奏琴，不過要捐一點修理費而已。

十月三號我從報紙上得悉上海虹口危象橫生。大有一二八再臨之概，心中憂傷非常，祇有伏地向神呼求。主當時賜我一教訓，切不可愛妻兒過於愛主，如此一想，心中反得無限的平安。

十月六號我心中忽有一說不出的重擔，即我親愛的慈母還未得救。當日下午四時卅分，特別爲她禱告，在呼求中眼淚如泉湧出，悲切異常，當時就得了神莫大的安慰！以後又得一英文小冊之幫助，叫我憑信心接受主的應許。（徒十六31）每次在神前禱告時不再懇求，祇有感謝讚美，深信主必按時救我的母親。

十月十一會畢，在呂宋島之北方，有一地方名司坦克羅司 *Stagros* 者，有一姓莊的華僑，請我前往該處向華僑佈道。由馬尼拉至司坦克羅司乘三小時火車。同行者有林君棲梧爲我作傳譯員，當晚在王君所開辦之小學校佈道，除華僑外，也有斐律濱土人赴會。同時用中西文演講，結果有（中斐）十幾位教外人簽名歸主。次日莊君夫婦陪我去參觀一最大之水電公司。該公

司在山下低三百英尺之地，規模甚大，下去須乘升降機，據說馬尼拉的電火全由該公司供給。莊君有一孩子，約八九歲，性頗聰穎，能操國語，廈門語，斐律濱語，英語。我勸他獻身於主，將來被神選召，可以作個尊貴器皿。他很清楚的答應了，我就爲他禱告，將他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按時候選召他。離別之前爲他拍了一張小照，作爲紀念。

在斐律濱所遇見的同工，有黃和聲醫生全家。（黃君幫助譯語，並殷勤招待。）福音堂主任 繆紹訓先生。（爲人謙和，他的英文名爲 Meek 真是名副其實。）其他從各地抵馬尼拉的同工，有許君清、傅君信、新張君端、莊林君棲、梧等。

十月十五晚在福音堂最後一次講道，後即與他們辭別，乘芝尼格拉輪船往孟家錫，蒙數位男女兄弟到碼頭送行，離別時祈禱唱詩，直至九時在歌聲中船就升火啓行了。

【二】 孟加錫

從馬尼拉至孟家錫有四天五夜的水路，因船之航綫近海島，故無風浪；船在海上如盪漾於西子湖中一般，異常穩適舒暢，可說是我這次長途旅行最感愉快之一段，因此與身體之休息大有助益。

在船上除分送單張外，曾與久居瓜哇一位華僑詹君有幾次談道。詹君係瓜哇僑生，是一建築師，據說「前在廈門大學讀書時，曾聽福音，有意受禮進教，因父親反對，未臻成功。這次出外係旅行性質，一面逢假休憩，同時，至國內各省和東北遊歷，并赴日本，現在遍返瓜哇，經廈門時購聖經和詩歌各一，擬回家研討。」因之我與他談道較爲便捷，不過他不克立時決定，求主靈在他身上作工，得以早日皈主。

二十日晨光微曦，中船已瞻望孟家錫之一角，七時許在碼頭攔岸；當時有吳濟華翟輔民朱醒魂嚴雅各幾位牧師登輪迎迓，經海關檢驗行裝，往移民所辦理入口手續後，即偕翟牧乘其自備汽車赴聖經學校之歡迎會，經翟牧介紹後即用英語講道，由 Post 牧師譯馬來話，當晚下榻翟牧府上。

因學校考試在即，故會期不能如期舉行，只得延遲至十一月一日開始。抵埠後有二次在聖經學校向馬來教友與學生講道。一次在華人禮拜堂講道，悔改得生命至前面禱告者頗不少，感謝主！

爲了會期還早，所以（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趁機會上山頂休息。同行者有傅牧師與嚴君夫

婦。汽車由埠到山約須兩小時，山勢高峻，氣候清暢快適，風景很佳；對於身靈所得幫助不少。

山上生活程度頗低，最廉者爲芒果，一分錢七只，雞蛋一角錢八九只；國內的人恐怕夢也想不到有那樣便宜。雖我們宿舍約五六里有一市場，逢禮拜三爲市場，有各種雜物可買，我們到過一二次，并買什物，有嚴師母擔任烹飪。

三十日下午乘公共汽車下山，準備十一月一日之聚會。

在孟加錫聚會，共十五天，由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這些日子內，曾舉行三個不同性質的集會。

一、查經會：每日上午九時至十時開會，來赴會的，除了聖經學校員生外，另加上一股基督徒，大約達百人之數。我們研究的題目，選擇全部聖經中的要道，和靈性經歷。天天的聚會，有神與我們同在，尤其是十二日，講題是：「聖靈的工作，」當時聖靈在我們會衆的心中工作，領導超過半數以上的人，決心完全奉獻自己給主，用流淚禱告的誠心，向主表決，神的榮耀在我們中間發出光輝！特別有兩位弟兄：一位是長老，從那天起決志甘心願意奉獻身心給主，專做傳道的事。事情來得很希奇，他原是某大商店的一管賬員，一天他偶然弄錯了簽押，店主把他辭退。因此他

明白是神的旨意，前時他不願全心事奉神。那日才把自己的心確定了。還有一位，是朱醒魂牧師的朋友林君，經朱牧幾次的勸勉，來聽道之後，這天也把心決定過來，願進聖經學校學道。

二、佈道會：在晚上七時至八時卅分舉行，人數達三百左右。講道前半小時，全作歌詩，來衆對於詩歌興趣濃厚。每次講道，我用國語，傅秉鋒牧師譯成馬來話。十一日那天，傅牧偶然患病，傳譯無人，幸以後找得一個辦法，我仍用國語宣講，吳濟華牧師 (Rev. G. Woerner) 譯成英語，聖經學校校長蒲士 (Rev. W. Post) 再譯成馬來話。感謝主我們後來替傅牧的病求神醫治，果然在末了幾天，傅牧恢復健康，再代我傳譯，因此省去了聚會的時間。每晚的光景也是很好，幾十個聽道者，願意皈依基督，也有幾十個信徒，決志奉獻給主。

三、主日學：八日和十五日的兩個禮拜天，得着很好的機會，和主日學校的小孩子，與青年人談道，料想不到竟有四十多位年輕的人願意信仰基督並獻身給神。

馬來人與回教，是不能脫離關係的。孟加錫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回教徒，他們的衣冠，表示信仰回教的特徵，但不免是掛名之輩，每禮拜五晚，他們在一所很大的回教寺內做禮拜，人數僅二十多個，其他就可想而知了。他們對於基督福音，存着拒絕的心，而有三種不同的態度。

一、願聽福音，却不敢相信。

二、自己不信，亦禁人相信。

三、雖定意相信，但不敢領水禮，否則有性命之憂，如果你要問他：「閣下信仰基督嗎？」他很快地答道：「我心裏十分信仰」而已矣！

撒但這樣細綁回教徒，真是太可憐了！

此地日常用品，比我們中國來得昂貴，除了土人的平淡生活外，別些人的生活程度很高，一切貨物，超出上海兩倍價錢，比方鹹餅乾一罐，需荷幣一盾五角，抵上海大洋三元。一天我到市上去修髮，付資七角五分，值上海銀一元五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付最高的修髮代價。但是土產呢？却是平賤了，例如雞，每隻僅一角八分，香蕉三四十只，僅僅一角錢。

土人住所，離地數尺，多是平房，席地而睡。婦女服飾，略似印度女裝，男子衣物，喜用明顯的顏色。方言以馬來話為主體，其他也有各地的本土語。

一天，我在街上，很快樂地遇見一樁婚嫁事情，一堆人走在路上，前部是乘腳踏車的人，西樂隊隨着，中部是一輛汽車，中間並坐着新郎新娘，在後部還撐着一把大傘，他們像炫耀地遊行，可

是在汽車中的新婦含羞答答地把雙眼緊閉，來到結婚地點，新郎先跳下車，新婦還是板挺的坐着，眼部不變她瞌睡的樣子，有人請她下車，她不理，又不動。過了一刻，另來一個人，輕輕的講了些話，她才把盛裝的身體移出車外，眼球仍不願給人看見，進到房子之後，和以後的情形怎樣，因時間關係，沒有機會再下去。

孟加錫是一個商港，面積不甚寬闊，而來往船舶特多，因此商業頗興盛，除了本土人不算外，以華人僑居爲最多，所以在商業中佔重要地位，可惜年來日本人憑政府之力爲後盾，侵奪華人的商業權利，因此頓形不景氣現象。

此地水陸交通很爲便利，水上船隻，按時來往，陸上車輛，共有數種。如汽車，馬車，腳踏車等，在廣闊整齊的街道上，我們看見許多車輛行駛着，最便利的還是腳踏車，不論男女，都喜歡用牠來代步。

在領會期間，霍輔民牧師 (Rev. R. A. Jaffray) 忽然患病，天天沉重，我們同心迫切替他禱告，同時霍牧也大有信心，不延醫，不服藥，但病狀更見厲害，晝夜頻發寒熱，綿纏在床榻中，一天，吳濟華牧師到他病榻慰問一番，他對吳牧敘述一篇話：「當我未病前一個晚上，已在床榻中

熟睡，忽來一個猙獰的惡魔，怒目逼近我身，我奮然興起，手足齊舉，抵抗惡魔，後即消滅。而我也驚醒過來，心中還有餘悸，我向神禱告，將自己付交給主耶穌，信賴全能之神，護佑我平安。」他再繼續說：「次日我以為夜間所見，僅是一個惡夢而已，誰料過了幾天，我得此重病，現在我憶起那晚所見的惡魔，的確是西利伯島（Celebes）的魔王，這魔王恐怕福音傳遍西利伯，故意加害於我，我得病之原因我明白了。」

我們聽着這個報告，心裏充滿了安慰，並且認識魔鬼是一個在基督面前失敗的仇敵，如果惡魔來攻擊我們，只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抵抗牠，必能勝過牠。那天下午，我們幾個人在翟牧榻前，又作同心的禱告，求神毀壞撒但的工作，並醫治翟牧的病軀，感謝永活的神，此後翟牧之病日見痊愈，又恢復健康。

南洋方言，與我們中國完全兩樣，我在孟加錫時，稍為學得一些馬來話，讀音不難，而應用起來，却不如意了，茲舉幾個平常用字引為興趣。

Selamat Pagi 早安, Selamat Malam 晚安, Toehan Isa 主耶穌,
 Toean 先生, Soedara? 兄弟姊妹, Terima kasih 多謝。

【七】 婆羅洲

婆羅洲宣道會佈道工場，共分三大部，就是東、西、北各部。此次我參觀的是東部工作，因為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教區也在其中，我樂意地前往一行。十一月十九日黃昏，從西伯利的孟加錫首途。大約是八時了，荷船凡底門號（Van Diemen）移出孟加錫港口。同船的人，有十來個言語不通的聖經學校同學。學校休假了，他們被分派到婆羅洲內地作工，船中無事，睡過一宵。次日是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到西利伯的小埠巴里巴里（Pare Pare）和這班同學上岸跑跑，買一點東西。在店中認識兩位僑胞，很快樂的和他們談談教恩，結果並不壞。聽道的有一位是店主，他很誠懇地學習禱告。下午船仍向北行。達到了好機會，在船中又和兩位同船的華僑談道，一位簽名決志皈依基督。一位較青年的，護說，從前已聞過福音，並表示好感，授我一本冊子，邀我題名。承他美意，我把名字寫下，他恭敬的說：「得留作紀念哩！」

次晨十一月二十一日，再到一個小埠，名當加拉（Donggala）也是屬西利伯的地方，船要載貨，停泊很久，及開行時，船頭掉向西方，橫渡西利伯海峽。十一月二十二日絕早起床，立船傍遠望，隱見婆羅洲（Borneo）大島。在薄霧層裏，船的速率也減少，徐徐向一個河口駛進。兩岸叢

密的森林，襯着碧綠的流水，映現婆羅洲第一幕序片。過了四小時光景，已是上午九時。東婆羅洲著名的商埠三馬林達（Samarinda）很新趣地印入眼簾，當船靠岸的時候，偶然看見幾位來迎接的兄弟姊妹，站在岸上，彼此招呼之後，才認識過來；狄臣牧師，師母（Rev. and Mrs. H. A. Dixon）是美國宣道會派來東婆羅洲工作的人員，練光臨先生，是祖國國外佈道團請來內地的宣教師，還有程永祥，張金鎗，譚約翰等先生，是本地基督徒。我向他們說些致謝的話，然後大家散開，是晚與練先生下榻程先生府上。

這天，因為是主日，下午在華人福音堂聚會。講題是『重生』。練先生代譯成三種方言。受感動的人，深深認識接受基督。以後又由狄臣牧師的介紹，到當地法庭赴荷蘭人的禮拜會，唱詩領禱完，狄牧要我說幾句話，我便到講席上用英語作見證。一位救世軍的女士替我譯荷語，狄臣牧師繼後報告內地工作，來會者二十多人，父神也照樣賜福氣。

到三馬林達之後，小住四天，因教會小輪船（Courier）機件要修理，未能進行入內地，而晚上有兩次機會在福音堂佈道，結果不錯，十一月二十六日晨我們的小船已能離三馬林達，沿馬赫甘（Mahakam）河上駛，下午兩時左右，來到一個地方說是高砥（Koetj）國的京城了。

加弄 (Tenggerong) 那麼我才曉得東婆羅洲的一部分土地，已是一個高砥王國。我們跑上岸走走，想拜訪國王，但沒有機會。國王是馬來人，適逢回教的禁食月，他也要禁食，拒絕見客。同時因為政治關係，避免嫌疑，所以這度機會之門完全關閉了。

此地土人性質呆笨，好安逸，小學生念書好多年，總是不會畢業的。其他對於工作進取，事業發展，當然沒有什麼起色。幸年來藉荷蘭國的蔭庇，地方整頓頗有可觀。郵局和回教寺已巍然屹立，新王宮又在建立中。

我們預定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高砥京城，再往前進，不幸小船的機件又壞，空留此一天，二十日正午才能啓動，但我們知道是神的旨意，多留一天，神爲我們找來一個傭人，幫忙弄飯洗衣，解決了一個問題。因爲這幾天我們早想找得這樣的傭人，而無人應雇。此處的人，是多麼強硬，付代價的工作，也不願承受。可是在二十七晚上，得到一個前時狄臣牧師的青年男僕。這人來了，雖然很好，同時我們宣佈一切物件用品，都要戒嚴，因從狄臣牧師的經歷，知道這位青年是一位不問自取的大漢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走水程十二小時，到加門河口 (Moeara Kaman) 過夜。十一月二十九

晨登岸，入華僑商店買些應用物回來。船仍靠馬赫甘河傍前駛。二小時後，另到一條支流的河口（Kraeng Kepala），迎這條小河航行，太陽西墜，到黃昏時刻，船停樹林底下的水邊過夜。

十一月三十日再動身，直到加拉吡（Kolayak）小村，同訪地方負責人，報告前來原因，與明天的行程。事完，仍回到船中。晚上找着幾個華童談話，他們都懂國語，並願接受耶穌基督。臨別前，送他們每人一本福音書，又領他們學了一些禱告。

十二月一日，下午到浪那（Long Nah）村落，達到我們目的地，各人有一種歡喜的現象！我計算從孟加錫到此地，共用去十三天時間，船近村落時，我的心十分愉快，第一次看見達雅（Dayak）人，與他們的長屋，後來清楚地見一位老人，站在河邊。一羣赤裸裸的小孩，在長屋內遙望。那時一切景物在我眼中十分新奇！船靠岸後，我隨着狄臣牧師，師母，並練光臨先生跑上長屋內拜見村王，村王是一位五十來歲的長者，頭戴竹笠帽，大概表示他的地位與資格的特徵。耳上吊着兩個大銀環的固有風俗裝飾。我們把來意說明之後，蒙他盛意招待，領導參觀他們的長屋。這些房子，果然是長而且大。全村的人同居裏面。屋基也穩當，用十幾根大柱子支持，離地丈餘。上落用獨木梯。屋內光景沒有像我料想那樣不整潔，樓板是用藤條鋪置的，有門兩度，窗兩個，屋的

中部用樹皮分隔，前段是公共的走廊，後段分開房室，每家一所，睡眠和弄飯菜同在裏面。殺過人的刀，和儲蓄的罐子，掛置在一角。在參觀的時候，來了一個中年婦人，後面跟着一羣男女孩子們，經村王的介紹，原來那位前來的是王后，其餘的是女婿，兒女和孫子輩。個個都來會見我們，並且特別愛看狄臣師母。村王說：「狄臣師母是第一位白種婦人光降我們鄉村，所以孩子們這樣特別注意。」

我們會談約二十分鐘，最後向村王請求晚上再來談談福音，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們充滿快樂地回到船中。

此地風俗習慣，凡有客人到來，地主要贈送些東西，表示敬意。我們回船中未久，村王的媳婦，拿一把香蕉，一盆白米餛贈過來。接着他們的規矩，必須全數收下。當時我心中來了一個問題，怎樣答謝她們的美意？富有智慧，經驗的狄臣師母，很快捷地回贈兩個空的汽水瓶。她們收了，如獲寶物，跳下河傍，把兩個空瓶洗了又洗，潔淨之後，臉上帶着歡笑的快樂，拿回長屋去。

晚飯後，我們幾個同工再上長屋，席地而坐，準備開會。練光臨弟兄主席，領他們唱一首：「我在十字架下求救恩」的短詩。並加以解釋。宣佈禱告時，他們隨着俯首，十分虔誠。後來由我用些

簡單的話述說救恩道理，又向他們問些淺明的話。練弟兄替我譯馬來話，但除了村王之外，那些婦女們還是不懂。我們和村王商談，請他再譯成他們的土話，他慨然允諾。這樣，我在婆羅洲佈道第一次有兩人替我傳譯，並且一位是村王，我覺得十分榮幸而讚美主講完後，我問他們願意接受救恩嗎？村王和他的王后首先表示，那些男女老少也趕着說：「我願接受！我願相信！」當時我們的心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喜樂！要散會了，又向村王請示明天早上再讓我們有一個敘會，他快速的答：「可以！可以！」

十二月二日，我們再會集，赴會人數共二十多個，此次由狄臣牧師解說：「信仰耶穌與水禮之關係。」叫他們明白此聖禮的意義。（按此地工作與國內迥異，若遇良好機會，便趁時作工，趁時收穫。下次是否再逢機會，難以預料。）所以狄臣牧師講罷，練弟兄手中拿着紙和筆，開口問道：「凡願意相信耶穌，又要領水禮的，報上名來！」當時的空氣非常緊張，證明昨夜의 決心是否出於至誠。感謝神村王與其後先應聲：「我要！名字叫……。」王的女婿女兒輩也都搶着報告。他們以為這件事是急不容緩的，這種信仰是十分對的！當日願意領受水禮的人，共二十六名。其中有一位老年的婦人，正病在床中，故此先為她施行洗禮。其餘二十五名在河畔，受浸禮。這是一件意

想不到的收穫在舉行浸禮時，我們幾位同工的心，同樣不住讚美主並求主保守他們直到見主的那日！我們知道他們的道心非常幼稚，思想簡陋，然而我相信神是直接救了他們。浸禮後，爲他們攝一個照片，留作紀念。

那天上午十時，我們動程走了七小時來到浪維（Longwai）村，村王是個患大癲瘋的老人，不住在村子內。設法謁見他的兒子，這位少年也允許我們晚上到長屋內開一個敘會，會後的光景，與前村相差甚遠，雖有幾個男子願接受福音，惟不想領水禮。王子不甚誠心，村人也存意退避。及回到船上休息，已近午夜了。我們希望能安睡一頓，以舒疲勞，入睡未久，忽聞一種呼救的聲音，同時風雨俱來，雷電交作，我們的船像飄動在河中，同灣泊在一處的華僑小船，也是如此遭殃。因爲河水急流，泊船的木筏斷了繩子，所以任水沖蕩，隨波逐流。我們所用的船，機件素不健全，在危急的時候，機器又不能立時啓動。當時我們不只顧慮有覆舟之虞，並且爲人的性命也難保。華僑船上雇用的達雅人頻頻呼救不絕，叫我更寒慄！在危忙中，我們都同心默禱求神眷祐，神果然垂顧，在二十分鐘之內，那位達雅人鼓起勇氣，跳入河中，游泳到斷繩子的木筏上，拿着繩子，待湧流到近岸樹林處，急忙把繩子縛穩，然後那個木筏和兩艘船纔不動蕩，因此我們得救了！

十二月三日那天，我們棄了木筏，繼又起錨，而第二幕危險又開始表演！錨深入河泥中，或許扣穩了樹根，用盡諸般方法，依然無效，那個錨老是不上水面，船身搖動不已，假如偶然船纜中斷，受着巨力的擊動，那些急流的河水也很容易湧進船中。實在無法了！似乎要做到棄錨的地步，狄臣師母和我不住的切切默禱，真是奇妙呵！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那個錨忽然能弄上船來，叫我們不住的頌讚神。我們也得着平安的順水下流到浪打塞（Long Tessa）村，村王不在家，只有王子與我們敘談片刻。晚上也在這村中的長屋開會，那晚來聽道的共二十幾個，五位青年男子決意信主。次早我們也替他們在河中行浸禮，達雅族中的亡羊，又得了五個歸欄。在此，我們的行程暫告一段落。

那天下午我們順水行舟，奔騰而下，忽然機器停頓，船又飄流河中，左右冲撞，意外險事似乎再要光顧！急急把錨拋入水中，可是錨拋不穩，各人的心都很驚嚇！感謝常賜恩的主，當船擺動無定的時候，機器恢復轉動，即能照常行駛，我們的心頓如脫了千斤重擔。經過兩天前施浸禮的那村子，王子向我們招呼，並想得一部聖經，是他信主後的好表示。我們把一本馬來文的聖經贈他，船再行駛，到一座馬來人的村莊過夜。

十二月四日整天，過行船的生活，機器軋軋的聲音，兩岸移動的物景，河中送流的水波，騷動全日的寂靜！到西頓坦（Siddandam）地方留宿。

十二月五日復行駛出河口，重見馬赫甘大河，船中燃料將用罄，到巫域士（Mowis）小埠停船，上岸走走。

十二月六日沿着馬赫甘幹河再逆駛，趕到巫亞拉門低（Moeara Moetai）供給機器的燃機油剛剛告盡，幸此地可以買得。當天下午達到摩包（Moeara Pahoe），這是馬赫甘大河流的中站小埠，地位頗重要，處在兩江的匯流口岸，此地有華僑商店六七所，商業權全操華人手，中人口也佔半數。我們到此處，得蒙華僑的熱誠招待，晚飯後，到他們的店中談道，印象很好！

十二月七日晨狄臣牧師，師母從此與我們分別，他們乘着小輪船回馬勒去，只留下我們。山內作工弟兄張世英先生早來到此間，加入我們的旅途，可解寂寞。

今天整天留摩包，或休息，或談道，各從其便，好自爲之。

十二月八日，我們逢了一個意外的收穫，想不到今晨有十二位僑胞領受浸禮。當羣衆前，立在同教寺前的河邊，接受這個聖禮。他們不避友伴的取笑，作了一件本地破天荒的事情。我除了

快樂的心情之外，來了一個感想。華僑在海岸大市，比不上島內華僑來得虔心。他們住慣大商埠的，以金錢爲他們的神，奉勸他們信仰基督，便推却說：「且慢！且慢！」而內地小埠頭的僑胞，既專心他的營業，極願領受一種崇高的宗教。這種感化力之做成，要歸到林證那、練光臨兩位同工歷年的工作，這次完全是收穫而已。

早飯之後，我們準備踏上第二段征途。這次我參觀的範圍，全是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教區。把一切行裝，食糧整備，賃得一隻木船，雇有兩個小工幫助划槳，人物載妥，開始向吉頓泡（Kedang Pahoe）河逆水而行。這個旅途，另換一種風光，船是慢慢的航行，木槳擊蕩河水嘩喇嘩喇的響着，小工把他的臂力出賣，沉重的木船，僅能寸寸前進。一天的時光很長，所走的路程卻很短。晴明的天空漸漸變爲灰暗，黑夜的時分臨到了，舟停在河岸小屋之下。要登岸一行，我不會走獨木橋，脚溜滑，撲通一響，我已落在水中，亂忙時，手握着一根藤，有人把我拉上，練君對我說：「假如不是父神眷祐，性命危險！河水如此急流，斷樹橫枝，沒在水中，若無藤條牽着，就不敢想像了！」

在船中過夜，整理被褥，並找蚊香燃燒，藉以驅蚊，但遍找不着，俄而發見在被褥底下，香火星紅，香煙繚繞，幸早發覺，不然到了夜半，我們這個窄小而笨重的木船，要告火警了！

十二月九日轉入治柳 (Djolan) 小河，僅走半天水程，到都古仁 (Toekoeran) 的達雅村落，那個木船，僅賃至此，我們登岸後，把他放還摩包。這裏也是一所長屋，不過登樓一望，叫人大失所望！這屋污穢不堪，臭氣逼人，裏面又臥着兩個老少不同的病人。我退避一下，問練君：「今晚我們在屋邊草場露宿可以嗎？」練君搖頭說：「不能！如果這樣，風雨來了怎辦？」後來在長屋勉強過一夜，倒平安無事。

這條村莊因有人患病，對於我們佈道工作，表示不敢歡迎。後來練君對我說：「這條河以上幾個村落，是我幾年來尚未到過的新地方，第一次作工的地方每每遭拒絕……」因此我才明白這個真正的理由。

十二月十日，另雇較小的木船，向河的上游進發。因水湍急，不易前進，苦悶得很，爲要加增航行的速度起見，我們三個同工加入划槳。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划船經歷，筋骨大大舒展，一舉兩得的好運動，今天這樣幹去。中途越過打那米地 (Tanameja) 村，傍晚再到迦列新士央 (Kalik Sansjang) 村落，我先跑上長屋瞧瞧，哦！很不錯，是我們料想不到的一座新樓房，精神爲之一振，今晚在此留宿。

十二月十一日找船往前去，但是沒有船應雇，後來承村長好意，多留一夜，我們倒不妨接受他的請求，況且晚上允許我們佈道。

當晚的機會尙好，初次向這條村落的達雅人播出福音種子。盼望以後能得着豐盛的收穫。十二月十二日找得一個木船，村長和八個達雅人，送我們往前走到一個小村，因木船太沉重，除了八個划船的人之外，其餘都要登岸走陸路。那位村長作我們開路的先鋒。走這些森林之路，也是我生平第一遭，路是多麼陰翳卑濕！有時遇見長出途中的橫枝叢葉，好像告訴禁止通行的模樣！但在前行的村長，努力地盡他開路的義務工作，一直打通過去，路是通行，然而那些小動物也來作祟，黃蜂一般大的蟻子，爬上身來，要認識一下從中國來的新客，那些山螞蟥，也想果枵腹，準備作攔路吮血的勾當；頭是頻頻的點着，這種歡迎的態度，令人生畏。有一次牠要光顧了，幸而被我發覺尙早。途中遇小山坡，單靠脚登陡，是要倒退的，所以手也要幫忙。每逢走到平坦的路上，似乎心境稍安寧，有時過獨木橋，是最緊張的一段，這件事我受了教訓，橋僅是一根圓長的木柁，上面生滿青綠的苔衣，走過的時候，像履冰一樣小心，纔無險事發生。

這個長途僅兩小時，我已領略一些苦味，走路時的身體，臭汗淋漓，衣服盡濕，脚又是這樣沉

重，有時舉步遲笨，碰著樹根，得管了疼痛的滋味，爬山呢，心房加增了跳動的速度，在不見天日的濃林底下，我認識了自己卑弱的身體。

踏到巫奴（Moenoer）村，村舍又是一所新而長的房子，但人數不多，老少僅四個，房子內有一種銅塊的樂器，我請一位少女打奏，聲音美妙悅耳，副村長見我們來，喜歡得很，跑到吊銅樓的地方，敲得「貢貢」，說是招村人回來彼此相見，我快樂極了，也跑去敲幾下，「貢貢！貢貢！貢貢！君厲聲叫：『喂，不要敲！不要敲！你敲的是喪鐘！』他向我解說一番，我纔明白亂敲的錯誤。

晚上，我們做個人談道的工夫。

十二月十三日趁船經過馬來人的鄉村，來到達雅人的邊打士（Biliss）村莊，樓房是空洞的，村人往田間耕種去，我們只得到附近的小屋內投宿，碰巧遇見一位達雅信徒，從別村到此，這晚，他伴我們三人在小屋中過夜，正在酣睡的當兒，風雨俱來，經年不修理的小屋，怎能抵禦暴風雨的襲擊！雨水從屋頂沖下來，我們像睡在瓜棚底下，莫奈何！雨後一羣小鼠又接踵進攻我們的行裝，幸沒有進攻人。

十二月十四日我們越過白生（Paseng）村，練君自己走陸路到拔東（Belong）村，

張世英君伴我走水道，全天這樣划船，太陽浴十分充足，達到村中，練君已先在，並禁止我們上長屋去，據說村人患病，已祭鬼靈，照例禁止外來人登樓房，幸此地有華僑接待，不然我們非野宿不行。

十二月十五日雇用一隻小船和三個搖槳小工，因物多，船重，不能載人，我們只有重來走路，數小時後到基扼（Kirk）村，村內寂然不見人影，故此要繼續前去到另一個村莊，步行未久，即迷途，不敢再去，轉回基扼村小歇，練君入小村尋人，那時我們已有些餓意，張君竟能弄得一把香蕉來，暫止饑腸，練君回來，並領得一位信徒的達雅人前來相見，我們快活極了！並且帶來一堆煮熟的玉蜀黍，饑餓問題有解決辦法。共啖之後，那位信徒領我們走路，約過一小時半，入一位信徒的田舍，屋內無男子，婦女們誤認我們是暴徒，驚惶躲避，後來她們認識練君，反過來大大歡喜，與我們握手，並忙着款待我們。

晚上我第一次與達雅基督徒共同禮拜，來會的人俱席地而坐，他們都能歌詩，雖然音調不大正確，但句句確是從心內發出的。我得機會和他們講些真道，勉勵他們堅心信主，他們虛心地接受了。

十二月十六日我們準備今天啓程，但田舍中人熱誠挽留，並說：『我們已招請他村的人來此會集，今晚必再開會哩！』因此我們決意多住一天。原本他們的道心很淺薄，據云我們這次到來，把他們的基礎更打穩了！多留我們住一天，不是沒有原因。

同日這裏有六個人領浸禮，表示同走一條天路。神的家裏增添了祂的兒女，我們滿心充盈着喜樂。

這裏田舍過去不遠就是頓呢（Tene）大村落，因時間關係，沒有留宿。

十二月十七日，我們早已預備要走今天的長途，帶來的食物太多，不便行走，所以把大部份的東西送給田舍中的信徒，減輕我們行裝的重量。幫助我們負行裝的人，半數是姊妹，而且有些是年青的。他們樂意送我們，不怕途中的艱辛。這種愛心，恐怕不遜於文明人。

將要踏上征途的時候，我們站立手牽手禱告，求神領導今天的步履，平安度過這條長途，禱告畢，我們和留下的人握別。

開始走的是牛路。這條路以牛比人走得爲多，故名之。況且在這個雨季天氣，森林底下的路，滿了漿水，牛蹄踏過有積水的地方，成了一塊長方形耕過的水田，我們把腳踏入泥濘的路中，

大有沒脛的程度，那時不是走路了，簡直是拖腳罷。泥漿漸少，只有水和硬土，那麼是涉水了。水是多麼不清潔，作黝綠色的流質，腐草敗葉的化合物。我們由低窪的地方過去，後來道路漸呈高陡，我們又要作爬山的姿態，走路的身體總要出力，真不是寧靜的時候呵！

四週都是巨林叢簇掩蔽天日的環境，我們的腳雖然滿塗泥漿，還是找尋適當的路來走。有時僥倖地不與水漿接觸，練君在後，伴着行裝，領我們走路的人，一樣未知路徑，在那裏遇水即涉，逢路便行。那麼他們的遭遇，比我們更不好。

大約是正午的時分了，我們的行程也達到森林中途的一段，腳踏的路漸消失顯明的界線，再深入，全是荒草，枯葉，橫枝，樹根，腳兒前進感受攔阻，所以步步當心。

我存着感激和慚作的心理，同時又起了敬佩和羨慕的思想。在我們後部邁進着送程的一羣人。背上馱負笨重的行裝，臉上呈現歡樂的笑容，沒有歎息艱苦，沒有咒詛怨聲，仍然泰然自若地，任苦負重，努力勇敢地，且行且歌。這是他們得救以後快樂中一件事。

我們略感疲乏，休息片時，進椰子杧果以解饑渴。重行的時候，日影已西斜，而森林大樹也漸稀疏，這就是離人不遠的預兆。未久果然發見田舍一所，主人是基督徒，同行的人預備白米飯款

待我們，並用白糖和食，我們沒有菜，故此用白糖拌飯而食，反而覺得香而且甜，別有一種風味。飯後再行，已是六時以後的光景，不到十五分鐘，黑暗來臨，全無星火，在林中摸索步行，煞是苦悶。我們想出一個安全辦法，就是人人牽手，聯繫緩行，與瞎子拉瞎子走街的方法不兩樣。第一個領路的人頻頻叫着：「人齊全了嗎？」「過獨木橋呵！」「哦！橫木橫木！」「樹頭呀！樹頭！」聽了這種報告，我們都做醒着當心着！

很近大村莊了，領路者換了聲調：「我們的先生來了！先生來了！」隱約聽聞村內的答聲：「歡迎哩！歡迎！」模糊地看見一羣人，手拿住大刀，情形有點不對，似乎預備抗敵的模樣。原來他們想錯了，以為我們是托詞來取人頭的暴徒，幸我不懂得馬來話，事前不知道這樣惡耗，不然，我的心要如何地亂跳呵！

等到他們看清楚我們，把刀丟下，很快樂，很恭敬的，人人和我們拉手，這村莊名蘇華宮（Soea kung）我們的腳踏入村內，給喜樂的空氣完全包圍，練君說：「達雅人信主，此為第一村，有歷史，有根基……」誠然！此地長屋五六座，全村歸主。愛主熱烈，大有信心工作。兩年前曾選送兩個青年人到孟加錫聖經學校學道，現在已回來服務。近來村中新立幾位長老，主持屬靈事工，

此村信道後，已有顯然的進步，感謝神恩，在半開化的民族中大賜福氣！

在我們卸下行裝的時候，來了一陣兒童的歌聲。不久又夾上一些成年人的歌唱，音調正確，他們愛唱，多唱，所以成績如此。我們聽歌聲未了，村人來請用飯。飯後，準備開會。當天走了八九小時的長途，我們很感覺疲乏了，本來要休息的。但因為村人已蜂擁齊集，他們渴慕鼓會的誠懇，把我們疲乏都忘却了，當夜我們做了一個晚禮拜。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舉行第二次鼓會，練君再給我機會領講。題目是：「四等心田。」（馬太十三章一至九節）練君譯成當地的達雅話，他們聽完，人人都願做第四種結果子的信徒。此次鼓會人數，比昨晚更多，在百名以上，男女各佔半數。

村人爲要表示歡迎我們起見，願在晚上用各種樂器表演一切舞蹈。用意是證明他們以前未認識主時，事奉鬼靈的勞苦，瑣煩，黑暗，迷信，比較現在崇拜真神之輕省，容易，光明，真切。我們願意看看他們舊日習俗，樂從他們的美意。

正談話時，有人來報告，今天下午一對青年男女要舉行結婚，特請練君主禮，真是喜事重重，來一個料想不到的快樂日子，給我多一點寫實的資料，時間到了，我們參觀他們的婚禮。據說新

郎是別村的一位王子，已信仰基督，新婦是本村大王的孫女，一位年輕信道的俏麗女子。他們的婚姻實行封建時代的階級制度，以一位王子取一位王孫女，在他們眼中視為合理的婚事。這次我們匆匆來到，他們也趁著時機，忙忙結婚，故此王子趕來就婚。

爬上他們的長屋，看見在走廊的中部佈掛了許多鮮明奪目的彩布，和刺繡品，中間蓋成一個布帳，內部便是結婚禮堂，堂中地板放置一個大銅鑼，對方擺著一把椅子，許多人坐滿了走廊，證婚人練君立在椅子前部，左右是男女家家長，盤坐在地板上，新郎新婦從人羣中出現，衣服稍異乎常人，雙雙坐在大銅鑼上，證婚人也坐下椅子，面面相對，當時衆人都靜寂，目光集中在新婚者與證婚人的身上，好像要等候一件事情來臨的樣子。

證婚人開口說感謝神的話，領衆人唱一首結婚詩，以後，向新郎新婦問話：「（一）你倆人是否彼此願意結婚？（二）結婚後是否不離婚？（三）是否相愛相顧到底？」明瞭達雅入風俗習慣的練君，繼續向這對新婚夫婦說一番訓勉的話，到交換銀戒指時，煞是有趣！新郎很順利地把銀白的指環，戴上新婦的手指中，但新婦給新郎戴時，經幾次都戴不上，因為手指大一點，最後把指環弄大，才安然的戴上了，以後是禱告，禮成，握手散別。

晚上來了一個舞蹈會，又是一件初見的異事，達雅人以舞蹈爲習常事，男女老少都能舞，蹈的類別約三種：曰交際舞，曰藝術舞，曰鬼巫舞，今晚因爲特地表演，全數舉行，惟不用一切迷信物品，最初看見的是幾個人共舞，頭一位是村長，跳得最起勁，鼓舞奏著，舞具響著，俄而一位華僑醫生，被邀共舞，（這位中華僑胞，是福建人，生於爪哇，曾習醫學，現奉荷政府遣來東婆羅洲，在馬赫甘河內巡醫達雅人，也是我們同工的好友，這次適逢巡醫到此村內，因而參加這晚的舞蹈會。）不久，有些舞蹈的人，把舞具放在練君和我的面前，我莫明其妙，練君說：「請你拾起來參加吧！規矩是如此，謂之敬客。」我有些難爲情，不過有練君伴舞，跳出去敷衍幾下。回座位未久，又把舞具只給我一人，要我獨舞。練君在我耳邊說：「他們目中以賓客參加舞蹈，爲無上的尊榮！」我聽了，再在人羣中跳了幾腳，他們全都歡笑哩！練君告我：「跳得像祖國的農夫在田間踏水車一樣好看！」在談笑時，又跳出一羣少女，其中一位是剛才結婚的新婦，他們那種輕柔的體態，活潑的手足，比男子來得溫文爾雅，跳完，一羣男子又大顯身手，第一位出現的，就是新郎，全隊大舞大跳，好勝的心理，逼他們起勁賣力！

各式舞蹈全部演過，我們很感激他們，唱一首詩歌表示致謝，唱罷，他們再要求多唱兩首，他

們愛詩歌，可見一斑，時近午夜，興盡而散。

十二月十九日，離蘇華宮，二十多個男女送行，走水道僅兩小時多，達到達雅人的一個王地，名浪布底（Long Poetie）面積廣闊，長屋十多座，王宮立其中，有學校一所，全地人口近五百，所經各村莊，以此地為最有體面，建築工程頗有可觀，用天橋通達各住戶，青年男女，漸受學校教育，每天聽聞朗朗讀書之聲，王族威權頗大，直轄蘇華宮並其中各小村落，五六年前西牧師迦連（Rev. D. Clench）與練君曾第一次到此村佈道，未逢機會，轉到蘇華宮也遭同樣拒絕，此後練君個人再來，適逢這位老王不在，又到蘇華宮，有第一批人領水禮，浪布底人聞報，急急爭進窄門，成了第二個歸主的大村莊。

老王是一位未領水禮的基督徒，與練君友善，或問他何以不先領水禮，他回答得很有理，這樣說：「我是一村之長，若我先領水禮，村人懼我威權，人人因我而盲從受禮，這個目的，恐有錯誤，所以我願村人自動的信仰，和自動的領洗，我心已決定相信耶穌，水禮待我至末一個。」後來村人幾全數歸主，那位老王一病不起，當時傳道人也不在，老王至終未領水禮，成了一件遺憾，還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們在王宮內住宿，一羣男女小孩，前來稱呼練君與我爲「咯咯」（公公的意思）有一位已六七十歲的老人，也來叫我一句「咯咯」我不禁驚奇，我那裏會有這樣大年紀的孫子呵！原因是因爲從前那位老王曾對村人說：「這位（指練君）是我的弟兄（意思是主內兄弟）」全村的人待老王死後，就很天真的稱練君爲祖宗或是公公，他們見我是練君的朋友，故此這樣地稱我爲公公，有時稱練君爲老祖宗，稱我爲新祖宗，這是我生平感覺到一件新奇的事！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仍留此地，前後開了兩次聚會，均在王宮舉行，第一次是講道性質的集會，聽者留神，受感動時，面貌因心境起了變化。第二次是作證會，許多人都能開口，總結他們的大意是：（一）禱告得應允，（二）生活大改變，（三）天明白真道，（四）敢在人前證道。

十二月二十一日早上，我們有一個禱告會，過半數的人能作禱告，並且語氣誠懇，將要作別的時候，我們衆人站立起來，手手相握，做一個別前的禱告，在禱告中間，被主愛激動，心裏十分難捨，大家都流淚，至終要作別了，握手的時候，各人的眼眶還印着紅圈。

我們從那地放舟下流，送行的人有二十多位，划漿兩小時多，到一個小村，名迦零（Kalinge）屬浪布底所轄，村中主人見我們到，喜不自勝，並強留住一夜，不許放行，村人全是信徒，意誠心切，

我們感覺這個美意難卻，今夜就在此留宿。

他們預備一個盛筵招待我們，屠豬一頭，殺雞兩隻，用他們烹飪的方法，弄出有色有味的美餐，當進食時，我想這是婆羅洲旅途末後一個達雅人的佳餚，值得紀念的食物，飯後我們共同做禮拜，會散，我以為可以安睡一宵，不料到夜半，有人喚醒，再喫一餐油炸甜品，這是他們宴客的常例，大餐之後，復有小餐之油香品，從酣睡中醒來的我們，搓著惺忪的眼，照他們的規例應付一回。

十二月二十二日順著拉哇（Lawa）小河的流水，緩緩下駛，直至晚上十時之後，達到拉哇河口，此地是一個小埠，人口不出百數，華僑竟佔其半，房屋僅十餘座，背樹臨河，小商店六所，華人佔五所，營業主要顧客，厥為達雅人，以土產易洋貨，是內地貿易老用的辦法。四年前中華國外佈道團，以該處為佈道區的總站，當晚與留居的工作員陳永信君，並幾位信徒會見，言談甚歡，並收讀信件，抵步的人都來齊了，除我們三個同工外，另有送行的達雅信徒九男二女，把一個窄小的住所擠滿人，熱鬧異常，我們得隔壁商店的華僑兄弟魏明今招待膳餐，事事暢懷，到了拉哇河口，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

十二月二十三日，略事休息，並補寫一些日記，轉託人通知最近的達雅村落，約定在晚上，我

們到來，開一個佈道會。

晚飯後，我們穿過屋後的樹木，走四十五分鐘的短路，來到尖不大士（Tjampatas）的達雅村，村人原是半數信道的，但近年間因受馬來人的迷惑，復跑回舊路，僅留一二人，是掛名的半條生路的信徒，上到他們的長屋，只有四個本村人，其餘有七人從上河剛到，留宿村內；也是基督徒，再加上送我們行程的十一人，總共二十多個，我們原想是來佈道，不過情形改變，只得說一番勉勵的話，散會，回河口，該村給我的印象，是「冰冷」二字，說也希奇，在國內常常看到這種普遍現狀，鄰近教會的居民，多是非基督徒，或許是敵擋教會的一羣，尖不大士村，最接近拉哇河口，與佈道團的工作人員時刻相見，但他們卻成爲叛道者，未免太可惜！

十二月二十四日整天休憩，繼續寫日記，在飯後，茶餘，與僑胞談談，收獲許多關於達雅人的風俗奇聞，加上我一點經歷，也值得一記。

文明人稱達雅人作「生番」，示其爲半開化之民族，但他們的好處文明人見之，也會汗顏無地，就如招接賓客，至爲恭敬，不論老少，以賓客的地位到任何他們的家庭，只要靜坐在其家中，不久那位家中的長者，會出來見客，手拿著常嗜的檳榔盒，或煙草盒，肅靜而蹲坐在賓客的對方，

慢慢地把檳榔盒奉給，或燃著一枝煙呈上，賓客喫了一嘴檳榔，或吸了兩口煙，家主還是寂靜地等著來客先發言，這樣一問一答地坐談下去，家中的婦人在廚中弄飯，弄好了，擺在賓客面前，家長也陪伴用一頓飯。如果不能多用，也須拾起一兩粒白飯送進口內，表示彼此相敬，若客人因事久留，這個家庭也照所有的供奉膳食，直到離別那日，不取分文，別前的客，要向家主報告一聲，或許家主要再贈送一些錢行物。客人當誠意的收下，「樂待遠人」的聖經教訓，他們生來已經實行了。

他們的性質，坦白馴良，路不拾遺，更不敢起盜心，在他們中間居住，是一個清平世界，無憂樂土。但他們有時稚氣如小孩，若果想得人家一件東西，便在物主的身傍久看一回，進一步，撫弄一回；然後開口問：「請你將這東西給我，好麼？」他得了所求的，固然快樂，若是遭拒絕，也無難過，只認為無福消受而已。

我們與達雅人共處，如居在原始時代的人羣中，因天氣關係，男女衣服極簡單，男的只用一塊布掩住下體，女的也是只用一塊圍裙。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河邊去洗一個澡，把身軀投入水中搖幾搖，將布塊圍掩，便跑回家去，身上雖是濕水淋漓，也漠不關心，將早飯噉下，轉去田

間過他們的勞働生活，直到太陽西下，忙忙的回來，又洗一個澡，啖下晚飯，有時與人縱談一回，否則席地而睡。

他們平日的食物，多用辣椒和鹽佐膳。有時幸運，尋得野味，便大喫一餐。雖然肉味腐臭，倒滿不在乎，如常享用。家中六畜牲口，非大日子，或接待賓客，不易宰殺。膳時無羹匙，筷箸，用手指搏飯菜，向口內拋，遇湯水稀飯，用樹葉澆送。在我們看來，煞是奇觀！

對於知識方面，很爲幼稚，不懂衛生，食物不講究，洗澡洗衣不用肥皂，所以身體污穢，衣衫襤褸，如是疾病頻來，無法應付，只待其自病自痊。苟有不幸，患了奇難內症，或纏綿的皮膚病，惟有等候死期，與忍痛終身而已。幸年來他們的生活習慣漸見改善，尤以基督徒爲進步。

他們的宗教就是極端迷信鬼靈，每晚入夜，即將門窗掩閉，避免鬼祟入家，如有人患病，是謂鬼靈依附，故延巫師大跳鬼舞，破費金錢，耽擱時日，亦所不惜，總要請得鬼靈離去人身，患病的人晚上被響昂的鼓樂驚擾，狂蕩的蹈舞刺激，十之七八病源不除，反見沉重，也隨鬼靈溜到地獄去！可憐愚昧無知，葬送許多靈魂。

家中偶遇喪事，也不大重要，引爲一種司空見慣，居喪的家，沒有號咷大哭，或悲傷過度，反邀

請一班親友大喫幾頓爽飯，那時宰牛，殺豬，或殺羊，割雞，作豐富的食品，交歡來客。說是喫死者留下的名分，應該不過，至於安置死者的辦法，名爲停棺。棺停家中，有數天，數十天，或數月，然後安葬土中。有些因爲骨肉情切，長久留在家內，這種棺與槨，特別造得堅固美麗。他們與死者共處，沒有畏避。日子過得久了，從墳墓，或停棺中取出骸骨，載入籐織器中，慎重地愛護地，置放在家神（鬼靈木偶）的木架頂面，每年到死者的紀念日，提出來以牲口之血致祭，叫做上人頭，這些日子，親友大會集，喝唱幾天，若在三十年前舉行這個盛日，預早派人到遠方異族中，殺取生人的頭顱，拿回供祭，叫先人之靈得安慰，而福庇兒孫，因這種暴舉，惹起鄉族之間彼此報復，殘害。因此自荷蘭統治之後，嚴禁此風，至今已無復再見，間有傳說取人頭者，僅一種恐嚇而已。

其他還有幾個大日子，每年種禾與收禾，都有一個典禮，和邦交式的送禮還禮，也會大熱鬧幾天，或整月，當這日子，他們穿美服，或飲或食，且歌且舞，日以繼夜，盡情快活。

關於達雅人的風俗，見聞，僅記於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給我一個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海外守節的機會。早餐之後，在住所的四方形容室中，擺滿了椅子，作臨時的禮拜堂。一羣僑胞，一羣達雅人，把座位坐滿。一羣非參加

禮拜的馬來人站在門外，眼眨眨的觀望。主席練君宣佈開會，合衆歌詩方罷，又特請達雅人全體自唱一首，僑胞也隨着歌一曲，這種聖誕節的謳歌，與國內的歌詠隊，恐怕沒有兩樣。主席要我講道，略述一篇關於「道成肉身的信息」，信徒郭清海、君譯馬來語，主席譯達雅語。在聚會中，我們深深知道神在我們中間，會後有八位僑胞領水禮。其中一位是姊妹，在森林國內，中華女界領洗，這位姊妹是第一人，很值得紀念的一回事！願榮耀歸與真神！

晚上再舉行一個晚禮拜，人數一樣擁擠，敝會的上半時間，讓人作見證。幾位僑胞述信道的經歷，兩位達雅信徒也侃侃發言，把門外的馬來人都氣走了！我們的心却不住的頌讚神。下半個時間我們研究「奉獻的要道」。當晚有兩位華人和兩位達雅人決心奉獻，讓神使用，這個會集的結果，給我們一個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日，預備離拉哇河口，但船未開行，只得多留一天，做些文字工作。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雨滂沱，下午稍晴，蒙諸位兄弟料理行裝，下船大約是傍晚了，與各人握別，踏入船中，即行啓碇。給我幾天好印象的拉哇河口，漸消失於眼簾中，船上幸有練陳兩君爲伴，不致寂寞。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船中做些譯文工作，因船體振動，被迫中止。下午到摩包，我們登岸一走，得兩位華僑願意立時領水禮，站在身傍的友伴，與馬來人雖然取笑，但他們具著毅然堅決的心，完全勝利！

十二月二十九日，船中無事，只得盡量看書，或談話。船頭向着馬赫甘河的下游移動，預料明晨回到三馬林達。

十二月三十日早晨，我們重下楊程永祥君家，趁這個舒適的時候，趕譯一本蘇俄故事，書名是『爲基督受苦的威廉』。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今年最末了的一天，我跑到市上買一些婆羅洲的紀念物。恐怕明天店鋪休業。程君的夫人，也忙忙地弄一頓歷年飯，供我們享用。晚上有一個鼓會，在華僑福音堂，講道後，有人立志做一個爲主作證的信徒，讚美神！在每一個聚會中，都賜以恩惠。

元月一日今日是元旦，料想市上呈現一種新年景象。因爲忙於譯述文字的工作，無工夫到外面一看光景，以整天的時候，果然翻成那本故事。

元月二日中午，我們趁船離開三馬林達，送行的人有陳永信程永祥張金鎗等弟兄，並數位

姊妹。與我同行的是練光臨弟兄，還有狄臣牧師，師母，和一位老牧師 Dr. Forrest 同船。當天我們好像說：「婆羅洲呵！再會吧！」

【八】 峇厘

我們離開婆羅洲，一同來到孟加錫，在那裏稍爲逗留幾日，適逢荷蘭公主出關，故此孟埠街上熱鬧非凡，各地僑民也熱烈地分別慶祝。待至新年元月九日，練光臨君同我乘船往峇厘島（Bali）一行，十日抵埠，首先會見在該島開辦照相館之陸乾生先生全家。陸君乃廣東番禺縣人，僑居此地多年，民國二年翟輔民牧師初次來此，卽會同陸君談道，此後又得兩次勉以福音救道，因此全家得以歸主，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由西牧培爾（J. W. Bell）牧師給以全家三人施浸。我們來此島除了參觀之外，同時盼望一見本島的信徒們，幸得將離島之前次日，在一島人自建的禮拜堂共同有一次拜神的機會，心靈間確實得了一種無限量的安慰。

按該島關乎福音傳入的始末，同工會道行牧師有詳細的記述，今轉錄於左：

峇厘與婆羅門教

此島乃南洋荷屬之殖民地，位居爪哇島之東鄰。人民總計有百餘萬之衆，均奉印度婆羅門古教。在一千年前此島本屬野人之地，人民稀少。迨後因婆羅門教侵入，於是人

數逐漸繁多，原有野民則漸自絕跡矣。至今此地遂成爲婆羅門教之所有。此教原處於爪哇島，曾盛行於爪哇島多年，現彼處仍留有其宗教建設之遺蹟極多。據此教在一千年以前曾受回教勢力侵入之逼迫，以無力抵抗之故，遂自行移入峇厘佔有之，作爲自己之根據地。

此島雖然現爲荷蘭之屬土，但荷蘭只求取得其一切之權利與最高之統治而已。至于其舊日宗教式之自治政府，則依然照殖民地之故策使其保留。尤其是婆羅門教在本島之勢力，更蒙荷蘭殖民地政府之保護，不准別宗教傳入此地，妨礙婆羅門教之條件成立在案焉。此類保障之條件，爲今日傳福音之大困難也。

婆羅門教之階級制度極嚴。有所謂祭司族（如猶太人之利未族）貴族，王族，平民，奴隸等族之分。階級之上下，言語有別，禮遇有別，婚姻有別，執業亦有別，各級當嚴守各級之界限，不得踰越。例如貴族之女子，不得下嫁平民；平民不得用上級言語與貴族攀談；爲貴族者，又不得執業於肩昇之事。此等階級之制度，亦爲此島人民接受福音之障礙也。

峇厘之黑暗

(一) 火葬與拜神 此島面積不過等于我國一二縣地方之廣，但廟宇神樓之類竟達七八萬座之多。人民雖不過百餘萬而已。但祭司，先知，廟祝，巫術，卜巫，之流，爲數不下二十

餘萬。由此可見本島婆羅門教之勢力極盛。此島人民迷信之生活比任何地方要特別濃厚。故其生活費，大半靡耗於斯。一年三百六十日，幾乎每日均有菩薩出會之拜神巡禮事工。在此事上，彼輩金錢之耗費已不少矣。尤其是彼等教民之死後，執行其迷信火葬一端，爲耗費最大者。一次之火葬所費，富者萬金以上不等，窮者亦須二三百元始了其事。彼等一生劬勞所蓄之金，全爲此用。如與所蓄者，則家有田房，亦必變賣而行之。因彼等以爲有錢請祭司爲死者火葬，始能救死者之靈魂升天享樂。人民事奉邪神之態度，極其熱心，常見彼等不論白晝夜深，於拜神之際，男男女女混雜成羣，屬於廟中，共同歌舞，奏樂，演劇等等，爲拜神之助慶。每見彼輩拜神至懇摯之際，則舞劍自刺於神前，或投入海中等等，以示其愛神之心，一如巴力衆先知然。

(二)裸體與淫亂 人民習俗，婦女慣不穿衣，均裸其上體，祇穿一裙而已。彼等以爲裸不穿衣，乃示其爲良家婦女，否則爲妓婦之流云。考此風，乃起於上古婦女拜神求詔之故，以其所拜之神中，有淫穢之神也。

此地男女之結合，無異禽獸。男女交際全無規矩廉恥之拘束，是以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十四歲以上之女子，均無童身之可言。所謂夫婦者，俱如娼婦與嫖客一時一結合而已。其中雖有長久

之結合者，但起初亦不是基於天賦夫婦之道而來。彼等夫婦之離合，極其自由。男子可以多娶妻，女子亦可以多嫁丈夫，更以多次轉嫁爲榮，並無拘束。男子尤可以作借人妻，偷人妻之事，女子反而行之，亦無不可。總而言之，此地乃一大淫宮也。

(二) 鬪雞之風 此島盛行鬪雞之風，此風乃人民唯一之大賭具，如我國之番攤然。雞甲乙兩頭，各在其右足之上，札繫利刃一小柄，由主事者兩人，照例嗾而鬪之。在未鬪將鬪之際，衆賭客先察兩雞之孰勝孰敗，各考眼力，而後投錢博之。兩雞相鬪，敗者倒斃，勝者踐於其上，情形頗值一觀，但敗北之賭客臉上則不可觀矣。據其鬪雞之風，乃起於邀神息怒之故。傳說在古神怒降疫於人，必須以雞血灑于其前而後止云，所以遂設鬪雞之法，使鬪敗者雞血得灑於神前，以挽其盛怒，使不降疫於民，無怪其民今之鬪雞，多行於廟前者也。

主之救恩與答理

(一) 主之恩旨 此島邪教與人民所作之罪孽，罄竹難書，無異地獄之所在，幸主來世，乃爲拯救如此之罪人。吾主已欲在此地拯救其應該得救之民矣。雖然此處婆羅門教之勢力極大，人民之罪孽極深，加之荷蘭政府設有禁絕福音傳入之嚴例，但主是無所不能者，主旨若要，使己之救恩行於其中，雖有極大之阻力，亦可行也。

(二)福音傳入 主曆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主遂開始於中華國外佈道園中，遣其工人作工於斯。主爲其工人開路，使之得入被禁之地，傳揚其名，廣播福音於此經商之華僑中。歷半年之後，主則感化四人（華僑）歸主。於此四人當中，二人是土婦所出之僑生，所以他之親朋戚友，俱屬本島之土人，彼等自覺蒙主之拯救，感恩殊深，是以亦欲其親友同得此福，於是福音真理，得由其介紹於彼土人之親友中，此爲土人聽道之始。

(三)土人歸主 維時不久，土人之慕道者日衆，傳播福音之機會更多。其時聖靈使福音運行于慕道者之心甚力，於是逐漸多人悔改歸主。兩年之間，福音之鐘聲，已轟動全島，信主得救之人，已達二百餘衆之多。隨後兩年，亦有同樣之歸主人數加增。感謝主，現在總計峇厘土人歸主得救者，不下四百餘人。

(四)信徒更新 在此夥信徒之中，頗多是舊日執業先知，祭司，廟祝，巫術之流，其中並有穿窬之輩，今竟蒙主之拯救，使其離暗就光，棄絕舊日之歧途，歸返基督之天路。主基督奇妙之救恩施於彼輩者，實爲人所莫測焉。主於信徒舊日之煙酒嗜好，迷信惡癖等等，均蒙聖靈之助，洗刷靜淨；裸體淫穢之事，更蒙主逐漸更新，改過以前之不是。主之恩典拯救彼等出於罪孽之網羅，使我

儕不能不揚聲讚美主之名焉。

峇厘信徒之受試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有名言。此處之婆羅門教，因怒其教民轉歸福音之故，遂大起窘迫我主之選民，在先則以危詞恫嚇，繼之以謗笑毆打凌辱。見信徒仍未爲所動，乃大起殘暴之手段陷害之。其一，不許信徒之逝世者埋葬於本島任何地方，雖卽有久已葬於屬己之地者，亦遭其掘而出之，務陷信徒於死無葬身之地。其二，惡者更藉其自治政府之勢力，不時無端傳審信徒而與之爲難，押之入監，並勒令其教之富者，收回舊日信徒與彼所稅耕之田畝，使信徒無田可耕。其三，卽使信徒之自有田園，亦遭其陷於不能耕耘之苦，因彼之一切惡者，均起而聯合抵制信徒，不與之往來貿易，不許自有田園之信徒，引運溪渠之水爲灌溉田園之用，是以所下之秧苗，均遭乾旱而死，收成無望矣。其四，於信徒中，更有在深夜之間驟遭惡者劇烈之圍攻，屋宇被其倒毀，畜牲爲其刦去，園中果木遭其斫伐一空，兼之信徒被傷之情形頗慘。其五，惡者以信徒現不遵守其舊日拜神出會等例，遂藉其教權（宗教式之自治政府）將信徒處以極重之罰金。信徒如不能繳所罰者，則以欠債不還論罪，實行將信徒家中所有之牛羊穀石，以極度之賤價拍賣之，作償其被罰之金。所以信徒肉身之生活，因受以上種種之窘逼，遂陷於極形恐慌之中矣。此時

信徒有致于餓糧缺乏者，已有七十多人。余在此傳道，目擊信徒所受難堪之窘逼，心中極感萬分痛苦焦急，余因此事雖然晝夜奔走，與那地的上下政府交涉理論，但結果總是徒然。其時唯一是倚靠神，獨賴祈禱，求主保守如赤子之信徒，一面設法救濟其中之飢餓者；一面多作奮興，安慰，勉勵之聚集，以鞏固信徒之靈性，加添其信心，使其不易再行失落於魔鬼之手。三四年以來，峇厘信徒所受婆羅門教之窘逼，誠一言難盡，雖然幸蒙主恩，使其在此狂風暴浪之危險中不致傾覆沉沒，但長久處于如此極度危險之景况中，而不得稍解者，亦是可慮之至。是以懇請讀者信徒相助，聯合力量，為峇厘教會祈禱幸甚。

峇厘工作之結果

余（曾君自稱）於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將與峇厘教會兄弟割別矣，因此彼等信徒更覺悽楚難堪。

中華國外布道團所愛之領袖翟輔民牧師，一向對於峇厘教會事工之用心勞力，可謂盡至矣。自余離去峇厘教會之後，翟牧仍然繼之力負重責，為峇厘教會之窘逼事情奔走。近聞其為此事心身過勞得病，幸其不久即愈，感謝主！

現在峇厘教會之窘逼事情，究竟如何解決，其詳細情形，余未深知。然吾等在峇厘數載之經

營努力，靠主擴展福音於斯，蒙主之恩俾得劬勞產生基督之教會，不料因此惹起撒但之嫉妒，於是甫生之教會，遂大受其窘逼焉。

此島乃禁止福音傳入之神祕領域，是以福音從未在此傳揚。今最先推廣福音於斯者，即爲中華國外佈道團也。荷蘭皇家教會（長老會）傳教於爪哇，已有四百年之歷史，但從不入此傳揚福音，以其須順服皇家在此島所行之禁傳福音政策，今聞吾等於此蒙主大開傳道之門，就逼勸令吾等將峇厘教會信徒及所栽培之本處聖經學生數年來苦心劬勞所經營者，一概讓交於彼，並須吾等之中西傳道者，立刻離境，以後不得再到此地傳講福音，或探望信徒，否則實行取締，吾等中華國外佈道團全體在荷印作傳道之工，所以翟牧與彼數年奔走交涉均爲此故。現翟牧以事到如此，祇求和睦爲重，順服主旨，倚靠主奇妙之安排，信主他日將顯其作爲更大者于峇厘，使我儕終明其聖旨之作用，於是決定願將峇厘教會與工作全數交出。事至於此，中華國外佈道團在峇厘推廣福音之責任工作，亦該盡其分矣。雖然本團對峇厘之傳道諸工作算口，暫告段落，但代禱之責任，實不能驟卸。深望讀者信徒，努力相助禱告我主，使荷蘭皇家長老會，真能引領峇厘教會行于基督之光明道上，助其成爲聖潔，不致再行失落于魔鬼之手，此爲至要！

【九】爪哇

我們參觀該島完畢，又乘船向着爪哇（Java）行去，次日安抵該島之泗水，下榻一華人辦的旅館內。這時間我們參觀該處教會，因為逗留時間很短，故此未曾赴一次該地教會的聚集。

按泗水乃全島商業的中心，華僑佔其大半，其人口亦居全島之冠，我們除了在各街道上散步着，同時得機會參觀那地的動物院，那動物院乃荷屬南洋最大者，各類熱帶的動物備置完善。我們爲了時間的關係，又因泗水不過是路過之地，無逗留之必要，故此於當日乘下午的火車直向吧城行去。

次日清晨到站時，就有黃德芳君以及陳傅兩位女士到站迎接，後來就下榻於陳富定先生府上。

我們在爪哇共到過七個地方領會，爲時共計兩個多禮拜，現在簡略地寫述於左：

1、吧城

吧城

Batavia

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地方寬大，行政頗稱完善，除了本城土人

十九信奉回教者外，基督教的禮拜堂亦屬不少，但大半是荷蘭人設立的，華人自立的教會祇有兩所，來主日禮拜的人約共三百人左右，可惜該教會（稱爲中華基督教會）已多年沒有負責

的牧者，故此信徒的靈性生活是非常幼稚，聖經的智識也是淺薄得很。

我們是正月十七日到吧城的，稍爲休息了幾天，自二十日起接連四晚以及二十四日日上午是我們工作的日期，感謝主有不少初來赴會的人信了主。

二、茂物 主日下午我們由吧城乘車往茂物 *Buitenzorg*，茂物離吧城很近，祇有一點鐘的火車路，茂物是一個小鎮市，人口不十分多，在那裏最出名的是遠東第一植物院 *The Botanical Garden*，裏面種植着世界各國的樹木和花草，尙有一所標本的動物院，亦在那裏。茂物的中華基督教會祇有兩年的歷史，一切工作全由李登山李經田兩位先生負責，他們因爲是弟兄，更能在主裏同心合作。

二十四晚我們講「基督的寶血」，次晚講「奉獻」，感謝主有數位信徒在神前決志完全奉獻，並立志將來「以祈禱傳道爲事」，其中最使我們注意的是李登山以及黃德芳兩君，惟願神按祂的時候選召這兩位成爲羊羣中的牧者。

三、萬隆 *Bandoeng* 位居山頂，氣候涼爽，我們一到那裏，頓時覺得頭腦一清，精神爲之一振，我們下榻在派立旅館 *Palace Hotel*，因該旅館的主人林登蓬先生 *Mr. Lim Teng*

Boon 是一位信徒，又是教會的書記，善於招待客人。正月廿六廿七兩晚我們在華人的禮拜堂領會兩次，尚有一次專對該地的青年人講道，由英文譯成荷文，機會亦稱不差，後來因為那裏的信徒渴慕真道，在二月六七日我們又來此地有兩日的工作。

四、婆華居 萬隆會畢我們於上午九時五十六分的火車前往婆華居 Poerworedjo，抵埠時，已在下午五時零五分了，由車站雇馬車先至巴倫旅館 Hotel Bagelen 下榻。

廿八晚就開始佈道，廿九又繼續一晚，因來會的人對於救恩尚欠清楚，故此兩晚的信息全注重救恩。

那裏華人的教會自創立至今不過三四年之久，是該地極少數華僑信徒所發起的，來會的人數約有數十位，有一位姓陳的兄弟在那裏義務幫助傳道，但教會景况仍是可憐得很，惟願神親自復與他們，阿們。

離開婆華居約共三十英里遠的地方，有一所印度的古廟名叫 Borobudur，這一所古廟是早先婆羅門教徒所建的，後來因為回教勢力侵入，就把所有的婆羅門教徒趕走了。現今那廟已作為遊客所參觀的古蹟。該廟之建築確實莊嚴非凡，最高建有很多如鐘式似的石亭，每亭內

有石人，其形像如佛座形，廟的四圍牆上刻有釋迦一生的歷史。

我們參觀完畢，轉往孟格冷 Magelang，稍用午餐，換乘公共汽車向三寶壟行去。

五、三寶壟 Semarang 是中爪哇的重要商埠，居民甚多，天氣較熱，我們在三十日晚到那裏的，當晚以及主日上午在一所華僑的禮拜堂講道，兩次來會人數約二百左右，可惜時間太短促，否則那裏我們必能看見神將已動工的工作，因為當地已有他約，亦祇能和當地的信徒割別了。

六、幾裏防 幾裏防 Cheribon 是我們所到的第六個地方，我們是乘火車去的，全程是

四點半鐘的時間，在那裏的第二晚（二月一日）有很多初聞救道的人決志歸主，使我們心中真是有說不盡的讚美向着我們的神！

七、陰馬遇 最後我們來到陰馬遇 Indramajoe，可惜那地方的信徒冷淡得很，工作很難，開始兩晚上的聚集勉強地過去了，我們也看不見有甚麼效果。

二月四日完畢了我們七個地方的路程，後來練君擬先我往勿厘洞 Billiton 去，記者除了再往萬隆和又在吧城有數晚的工作之外，於二月九日乘 S. S. New Zealand 輪暫向爪哇

告別了。

【十一】法屬安南

二月十一日平安到了星洲，因為要趕安南的聚會，在星洲不過逗留了一日一夜。

二月十一日乘法郵船 Felix Rousell 離別了星洲，經過了兩日三夜在海面上的生活，在二月十四日清晨船已慢慢地由海岸向着內河行去，一共佔了四點鐘的工夫，才看見了西貢。

安南位於後印度半島的東部，北方和中國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接壤。牠的地勢中部為山地，南北都有平原。

安南的氣候和爪哇略同，南部因近赤道，故為純熱帶氣候，沒有四季的分別，北部近溫帶，所以有冬季，但是涼而不寒。安南本是中國的藩屬，自中法訂立天津條約，從此那地遂淪為法屬的屬地，稱為法領印度支那 Indo China。

現任安南王保大，在一九二五年接位，接位後第二年就往法國留學，後學成始行返國。

安南共分五省，其省名如 Tongking, Annam, Cambodia, Laos, Cochin-China 等。佔地七十三萬二千三百五十方基羅米達 (K. M.) 共有人口一千六百萬以上。出名的城市如

Saigon Cholon, Pnompenh, Joviane, Hve, Hanoi 和 Haiphong 等。

安南除了天主教以外，最近十年內有宣道會的工作，逐漸在各處發展着。華僑教會可惜在西貢祇有一所可說是華人自立的教會。負責的牧師是韋郁良君，按韋牧乃廣東省人，在西貢已傳道有年，起初該地華僑很不容易接受救道，但近數年來，教會頗有起色，不過這樣大的一個地，祇有一所華人禮拜堂，未免太少；惟願神多多興起祂所揀選的工人，前往安南各地設立聖所，藉以引領我們在那地寄居的僑胞來歸救主！

這一次到安南是翟輔民牧師介紹的，先後在那地用了兩個多禮拜的工夫，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領會。兩次向教會領袖，一次向聖經學校學生，又一次向華僑信徒。

在那裏神使我看見了祂自己的榮耀，因為五旬節的景況，又重演進着，在領袖的聚會中間，在領袖的退修會中，全堂的傳道同工向神流淚認罪，我們都感覺到神的同在，父神因為看見祂的兒女們的悔改，也就賜下那無限量的平安給每一位憂傷痛悔的人們，這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一件事。如果有人問：「你這一次出外工作如何？」我必回答說：「惟獨安南所看見的神的工作，使我滿足有餘了！」讚美主。

現在將會中一位傳道人的見證記述於后：前幾年我（作證的傳道人自稱）往某處傳道，因為那地老虎很多，故常有人在不及防範的時候，被野獸吞喫了。故此我常爲此事害怕，後來因爲妻子有病，得以回家，回家後決意不願再往工作，如此已有兩年之久了！今天神的話感動責備了我的心，我的確承認我愛自己的性命過於愛我的主……他哭了……現在我願賴主不顧一切地願再往那地工作！請同工們代我祈禱，並求神賜我一頭馬，藉以代步。

當時有一位傳道人問：「買一頭馬需銀多少？」他回答說：「普通的馬拾多銀 Piashtus（安南銀幣）夠了，好一點的大約二十多銀。」

立刻有一位傳道人自動的獻上一銀，因他這樣的樂意奉獻，就感動了大衆，當時的景况真是言語難於形容，筆墨難於述說的！記者坐在臺上，單看見他們爭先恐後地獻上他們的銀幣，不到五分鐘，所收到的是超過了所需要的！我們就大家站起來同聲讚美愛我們的主！

安南工作完畢，於二月六日乘 S.S. St. Pierce 輪離開西貢，八日在香港稍停半日，於三月十一日又看見了五個半月未見的上海，我的南洋佈道記也就在此得以擱筆一下了。

第四章 第二次出國

自從第一次回國以後，心中感覺到有二次出國的必要，一方面希望將福音的種子撒將出去，使南洋各島的人得以聽聞福音，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爲中國教會還福音的債。應藉吧城中華基督教會之召，在爪哇以及各處有三年半的光景，作了撒種和牧養教會的工作，今將公函以及佈道經過摘錄如后：

著者識。

【一】公函第一

主內親愛的兄弟們和朋友們均鑒：

我們這一次在香港和廣州，有五個禮拜的逗留，全出乎神奇妙的安排，真所謂凡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現在已到了目的地，恰巧到今日是兩個禮拜，一切的環境和生活和祖國不同，盼望最近能學會馬來話，能隨意和僑胞或土人談道。回想兩個月前尚在祖國的時候，和以後所經過的一切事情，不能不向主內的同道們一提，後面述說的是這一次在路上的經

過：

在我心坎中，有說不盡感謝主的恩惠，回憶三月二日那天晚上，承蒙主內的兄弟們在慕爾堂共同參加暫別會，使我心裏時常紀念着那時候的景況。又蒙兄弟們相贈許多禮物，表示了你們在基督裏向我們所存的愛心，這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一件事。本來想一一致函感謝，但因人數過多，恕我在此一提，藉表感謝之心，惟願神親自賜恩還報之，是禱。

我們三月三日那天就動程離別了上海，那天上午九時蒙很多兄弟們送我們到海關碼頭，此後仍有四十多位弟兄姊妹同我們一齊下了小船，送我們到大輪上，在輪中又相敘了約二十分鐘的工夫，因為開船的鑼聲又把你們送回那送客的小輪，眼見你們的小船漸漸地離別了大船，聽見你們在小船上的歌聲，使我忍不住掉下了許多眼淚，那時我心裏很是難過，祇能心中暗暗的再和你們說「再會」。

輪是十一時啓旋的，同輪中除了三位同往南洋去的客人之外，其餘的都是到香港轉入內地的，我們乘的船位是副二等，大約有二三十位朋友，因為都是講上海話的，所以很有談話的機會，感謝主，我在輪中和一位馮先生談道，他願意決志信主，後來他自動的和他的同事一位姓洪

的朋友作證；第二天就請我去和洪先生談道，這位洪先生告訴我，他有一位女兒，曾在教會的中學校念過書，她後來因聽道而信了主，但她還未曾畢業，就因病而死了。他說時還是傷心難過，我就對他說了些救恩的道理，並且安慰他，勸他信靠主耶穌，將來有一日他必再和他的女兒相見。洪先生從此就信了耶穌，似乎比較姓馮的弟兄還要懇切些。第二天洪先生告訴我，他已立志每當用膳的時候實行感恩，這件事我並沒有告訴他，是他自動的，因此他在主面前每日有數次的靈交，這真使我滿心讚美，後來我請他們兩位照一個相，以留紀念！

輪本來是五日就可以進廈門的，但因中途遇霧，延遲了一日一夜，所以七日方才進了廈門，廈門因為非常時期戒嚴，所以不能上岸，但是廈門對岸鼓浪嶼可以登陸，於是我就雇了小船，到了對岸，特地去拜望前守真堂教友陳厚基先生夫婦，按陳君曾在上海海關辦事，現在調任到廈門，蒙他們兩位熱誠招待，我們彼此暢敘了半小時，我便和他們告別，仍回輪中。

這輪當日下午向香港開去，當晚有一位不相識的四等艙的乘客，請我去講道，我立刻答應，到了那裏，有七八位懂上海話的江陰人等候着，我就乘機將救恩的道理很簡單的解釋給他們聽，他們同時也問了我一些關乎宗教的問題，最後我和五位男女一同求告主，他們就在那時表

示了「願意接受主」的心！

船在八日上午十時左右就到了香港，蒙鍾茂豐先生和計志文牧師到船上迎接，我就和他們一同下了大船，下榻在鎮府上，內子因為小女出水痘未能上岸，那天晚上應羅嘯川牧師之請，在候王道播道堂講道，赴會的是廣州聖經學校和上海伯特利聖經學院的各位同學，次日上午又在伯特利講了一次道。

九日上午十時許，我就返回輪中，那時因為小女天潔患水痘尙未完全痊癒，而船上醫生又查驗得非常嚴密，當我一到船上，醫生就囑咐我們暫留香港。等待小孩疾病完全痊癒。我們只得遵命，雖則心中有點失望，但知道必有神的美意！在想不到之間，正不知往那裏去寄居的時候，忽然遇見江守道和陳主言兩位兄弟，他們原是來送我們的，因為大船上人多不得會見我們，因此仍回到送客的小船上，預備回家去的；我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們兩位，蒙他們用基督的愛心，滿心願意接待我們，這真是主奇妙的引導和預備！使我們得着了無窮盡的安慰，心中不過是讚美主。我將所有行李全交給江陳兩位弟兄，自己 and 內子以及孩子們往醫生所指定的醫院那裏去，蒙神俯聽我們所求的，在醫生面前蒙恩，得蒙醫生許可，可自由進入自己所選定的醫院去，不

然的話，那麼便會進隔離醫院去，一進那種醫院，甚至家人也不准探望了，那樣豈不是要使我們遭遇困難和痛苦了麼？

後來我們就到九龍江陳兩位弟兄那裏去，稍爲用膳後，兩位弟兄介紹我們到一位灑非力弟兄家裏，所以我們就在他家住下了。按灑君是東三省哈爾濱人，是遠東宣教會聖經學院畢業的，爲人謙卑忠厚，有寬大的愛心，善於接待客人，灑君因爲在國內到處奔走佈道，所以在身體上很是疲乏，這一次特來九龍休養身體，趁在休養期中，繪畫一圖，解釋神國和天國的分別，他已費了幾年的工夫，現在快要完工，將來出版後，深信必使許多信徒得益處。灑夫人乃是一位傳道人的賢助。他們有一位九歲的女兒，名叫靜懷，生性靈敏，非常天真，而且善於記錄。

當我們在九龍的時候，曾會見了許多主內的兄弟們，他們常常厚施和照顧我們，滿有基督的愛心，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後來由灑君提議和許乃韶先生的介紹，得香港灣仔循道會負責人的許可，一連有六晚的佈道，日期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每日下午七時起，每晚平均赴會的人數，約在八九百人左右，總共有百餘人悔改歸主，使我們親見主的榮耀，但願主保守這百餘位初信主的朋友們，使他們永遠在基督裏阿們。

二十日晚上，在救恩堂國內祈禱會中講道一次。接續有一位潮州教會的領袖林孝澤先生，他請我在九龍對潮州人講道，這個佈道會，日期是在廿二日至廿七日，一連六夜。這是我第一次對潮州人講道，平均每晚有百餘位聽衆，總計有二十位左右的罪人決志歸主。

本來我們定廿九日要離開香港的，想不到我的長女天珍，繼續發的妹妹也患了水痘，尙未痊愈，所以再要等候兩個禮拜的工夫，候下一班船期，因此又有機會一連四晚在福華街基督會開奮興會，會期是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這期間，友人李觀森先生，介紹我到三個學校去講道：一、民生書院，二、聖保羅女校，三、郇光女校，此外在黃府上家庭禮拜集中講道三次，每次是李君相助傳譯粵語。

我既不能在二十九日動程到南洋去，可是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除了在力能有三四天的講道之外，還有一個多的禮拜空閒着。在想不到的當兒，主真有奇妙的安排，廣州有一位愛主的姊妹羅道生女醫師，聽說我在香港，她特由廣州來到香港，要我到廣州去，應廣州基督教婦女國難服務團之請，開個奮興佈道會，我深感到是主的預備，也就答應了。就在四月三號動程到廣州去，這天是禮拜日，沒有輪船開行，而火車因爲非常時期，白天沒有班次，每次總是在晚上開行的。

但每次搭客總是擁擠得非凡，我就在那晚六時十分離了九龍站，沿途蒙主保佑，沒有遭遇驚恐和危險。當晚十一時左右，就不安到了廣州，住在關相和梅恩憐兩醫生的醫院裏。

禮拜一兒童節那天起就開始講道，我的講期是四日至十日，一連一個禮拜，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在女青年會專對信徒作奮興研經的講道，赴會的人，每日約四百人，雖在非常時期當中，而每日又有不斷的飛機聲音響應着，和隆隆的高射炮聲，但赴會的人還是安靜如常，好像沒有一回事一般，這真是很難得的現象。廣州的基督徒，有一特點，就是很渴慕主道，雖然在上午十時開會，和在這驚恐的時期中，仍能依時赴會，這樣的情形，在別處甚難看見。他們這樣愛慕主道，真使我心受感動。

每日下午的工作，是專對難民佈道。這班難民，多從上海、南京、漢口、等處逃難來的，男女老少總共有一千多人。五日至九日，每日下午二時，一連五天在五處難民收容所佈道。他們很是謙卑的願意接受主道。他們所遭遇的，更使他們知道是何等的需要主，他們因信救主不但得着了永生，在身體和精神上，也得着了莫大的安慰，決志悔改歸主的共有二百多人。

晚上自五日至九日，在仁濟路禮拜堂有奮興佈道會，每晚平均約有八九百人赴會。決志信

主的，共有四十多人以上所看見的一切效果，願榮耀全歸我主我神，阿們。

十日在廣州還有兩次的聚會，當晚六時左右，我就搭車離別了廣州。十一日在港收拾行裝，預備十二日搭芝沙力輪到南洋去，十三日中午和香港暫別了。

若是神許可的話，我們盼望在第二封公函中將由香港到吧城和吧城的一切景况，告訴上海和國內的兄弟姊妹們，請兄姊們常常來信，報告或勉勵我們，這是我們所切望的。我們寫給你們這第一封信，表示我們不住的想念你們。末了願我們常在神的恩座前彼此會見，專此敬祝你們主內凡事充足，阿們。

趙光世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於吧城

現在我要述說何亮兄的事：誰都知道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何亮兄夫婦倆人撇下了守真學校的工作，專心跟隨主作傳道的工夫。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並沒有甚麼餘款，全憑信心，如同亞拉伯罕一樣，當初還不知道往那裏去，他們在香港稍作逗留，後來他們蒙神希奇的安排，往南洋 Sitawan 地方憑信心工作了幾個月的工夫，他們的靈程因此得以猛進，真理方面，也得到了神奇妙的啓示，不愧作了真道的戰士。後來應小呂宋中華基督教會之請，就在馬尼拉地方足有一年的工夫專心事奉主！最近又應中華國外佈道團之請，他們在兩月多前已平安地到了

孟加錫，暫時擔任孟埠聖經學校教授的工作。在那裏他們倆得着了兩件可喜悅的事，在此特爲一提：第一我們的亮兄已經正式分別爲聖，接手爲牧，主禮者是南洋開荒佈道者翟輔民牧師，神的恩典是豐富的，神在一個多月前又賜給他們一位可愛的男孩，取名 Marcus Philip，意但是紀念這孩子在母腹裏的時候，他們在 Philippine 傳道，當他出世的時候已在 Makassar 的地方工作了，他就做了何家第一個僑生兒。

【二】公函第二

主內親愛的兄弟們：

從我們寄出第一封公函以後，盡心盼望有第二次的報告，使常爲我們代禱的兄弟們，得以知道我們在客居之地的工作和近況：

當我們由香港動身以後，芝沙力輪就向着赤道沿着海岸駛去，除了第一天稍有風浪外，此後的一個禮拜是非常平靜的，不過天氣漸漸轉熱了，因此我們開始過着南洋常年是夏的生活，除了和人談話藉以介紹我們的主以外，我們日常的生活就是在船面上乘涼，用冷水洗身，以及在艙內閱讀書報。四月十九日船在一島嶼的口岸稍停數小時，次日清晨我們就隱約地看見了

爪哇島；那時我們的船就慢慢地向着吧城入口；後來蒙該地弟兄們的照顧，關乎各項護照手續以及行李物件，次第也就辦妥了。從此我們住在離禮拜堂不遠一所平屋內，開始我們寄居異邦作主的工作！

我在祖國的時候，已幾次見證來此島工作的動機。時在一年以前，當我那時經過此地的時候，深深地感覺到此地教會的可憐和需要！故此蒙神的恩典和引導抵達了這目的地。

「荷屬東印度」共有人口六千萬，其中有二百萬以上是華僑，除了極少數是基督徒外，其餘的人單知賺錢和發財，他們心目中沒有神，他們惟一的神是肚腹和兒女！如果我們為他們仔細一想，確實感覺到萬分可憐！

爪哇島是全荷屬東印度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嶼，共有人口四千萬，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為最多，華僑中又以來自福建、廣東兩省者為最多，其中很多是此地的僑生，其次是江浙兩省的僑胞，再次是山東省人，他們全數以販布或花邊為業的，浙江、寧紹、邦人大半掌握着洗衣業。

吧城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又是西爪哇的省會，（按爪哇共分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三省以及梭羅、日惹兩特別省）也是政治機關的中心。地方寬大，行政整齊，各馬路兩旁種植着各種

樹木，又因工廠極少，故此地方很是清潔衛生；但因天氣的關係，行路很易感到身體上的疲乏，故此常以馬車、汽車或電車代步。青年男女則以自由車代步，尙稱便利。

此地的生活程度甚高，因爲荷銀價格爲貴，除了土產和上海相同外，其餘外來的貨物，都是很貴，乃因貨物之進口稅，每抽百分之三十所致也。

教育方面以荷蘭人辦的中等學校爲最完備，其他華人所辦的學校也不少。至於學校收費，每以月份計算，高中兩個月的學費，可抵過祖國中學一學期的費用；但此地各校有一種很公正的辦法，收費時乃根據學生家長之進款而抽其百分之幾數；如一家兒女衆多，在同一學校肄業者，得以減費。此地學校因應各方面的需要，學校當局每教授荷文、中文、以及英文，故此學生除了巫文（本地土話）外，尙懂得兩三種方言。

土人方面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月的生活費祇要兩三盾荷銀（合國幣陸柒元）即能維持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十之八是信奉回教的，因回教重男輕女，男子准娶三四個妻妾，又因荷政府關乎他們的婚娶，沒有嚴格的律法，故此土人的婚娶問題是非常混亂的，無論男女，合則同居，不合即可彼此分離，男的再娶，女的實行再嫁，男女嫁娶無數回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他們

生性懶惰，天資愚拙。惟願神可憐拯救他們，如同拯救我們一樣。

爪哇島雖則不及我們中國的一省大，但尚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們的僑胞，未曾聽聞福音。此外有極多的小島嶼，更是不用說了！竊思中國有不少立志傳道的青年男女們，這裏居住黑暗中的人正等待着你們來，將基督福音的光，來普照他們。這一次我們來此，是因為想到中國教會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由世界各國神差遣無數的宣教師來我們祖國宣傳福音，但中國教會是否單知「受」而不知「給」麼？我們的主曾說：「施比受更爲有福。」因此現今是我們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不但盼望信徒們將錢財獻給主，作國外佈道之用，更是盼望神差遣無數中國全心爲主的青年男女來南洋以及世界各處，將十字架神大能的福音傳播與世人，這也算是我們欠世人的債，我們務必在主未來之前，還清它才是！我以為這也是中國教會的權利，切盼中國教會能組織一宣教團體，按力量將人才和金銀獻歸與神，專爲國外佈道之用，但願神不久得以成就其美旨！

當我們初來這裏的時候，對於言語頗感困難，但感謝神，賜我們智慧和記憶力，最近我們能和本地的人自由談話了，不過講話時有時因爲字母的不夠，稍受限制。我曾有兩次用馬來話作

以下的祈禱：

“Allah Bapa, trima kasi bunjak combali, ini pagi kita koempoelan disini, moegamoega Allah datang disini sama djoeja, saja minta doa dalam nama Jesoes Christoes, Amen.”。

前面的禱告，譯成中文如下：「父神，十分感謝你，我們今晨在此聚集，切願神和我們同在，我的祈禱托賴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其他關乎聖經的字母敬錄於后：

Bertobat, tobatlah 悔改, karandjaan sorga 天國, Sorga 天堂, noraka 地獄, kabenaran
 義, Domba Allah 神的羔羊, Soetji 聖潔, doenia 世界, boemi 地, menang 得勝, Bertjaja
 相信, dara Jesoes 耶穌的血, Salib 十字架, hidoep jang kekal 永生。

中華基督教會是華人自立的教會，一切行政由全體信徒公舉十一位委員負責。現今共有聚集處兩所，來會拜神者約共四百以上。信徒靈程尚屬幼稚，聖經知識亦是淺薄非凡。舊約除了主日學教授的故事外，其餘可說根本不知；故此自六月起我們一禮拜已有兩次的查經班，每次

赴會的人平均有一百人以上。講道先用國語，隨由黃德芳君傳譯巫語（卽馬來語）。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不能不繼續來述說神奇妙的引導，使何亮兄一家來本島和我同工。何兄曾在七年前同我在江西牯嶺山上於神前結爲盟約兄弟，曾同工於守真堂。足有七年的工夫。當何兄的慈愛母離世之前，曾囑我們倆務要同心相愛，親如手足。我們也許多次盼望能在主裏彼此同工。此後何兄蒙神無形地呼召，使他辭去守真初級中學校校長之職，全憑信心跟從主，專以祈禱傳道爲事，他自離滬後，就過着亞拉伯的生活，足有兩年的工夫，當我這一次會見他，親聆神藉他所傳的信息，使我覺得他已判若兩人了！所傳神的道，全由神所賜的，並且得着神所賜的講道恩賜！現今他和他全家在茂物工作，茂物雖此祇有一點鐘的火車路，間接神照我們的心願給我們主裏實行同工了！讚美主恩！我們切切盼望彼此的工作得以發展，不但爪哇全島，將來甚至直到地極，願神差遣使用我們，作世界傳福音的使者！這是我們的心願，也就是我們的信心。阿們。

末了，我們在此特向着上海和國內的兄弟們請安，要知道我們是不住的紀念着你們，雖則不能照我們的心願一一作親筆函寄上，但我們的心盼望藉此第二封公函向你們在神前和你

們一同彼此相通，我們也不住的想念着上海的工作和中國目前所遭遇的苦難！深信神美好的旨意，要大大擴展祂的國度！我們是軟弱的！在人方面我們是孤單的！需要你們的代禱，作我們在神前隨時的幫助！惟願神在一切的事上，親自成就你們，使神自己得着極大的榮耀，阿們。敬頌道祺。

趙世光、湯靈安同敬上。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

【三】 公函第三

主內親愛的兄弟們平安：

自從我們發出第二封公函以後，已經很久沒有和你們通信了，現在將我們半年來的經過簡略地述說一下，藉以榮耀我們的主。

在去年十二月間，蒙神開傳道的門，再次往孟加錫領會一個多禮拜，每日上午專向聖經學校學生講道，這般學生除了少數是華僑外，其餘的人都是從各海島來深造的傳道人才，總數約在一百七十位以上，他們因為靈性幼稚，又加聖經智識不夠，故此必須在校四年，又出外練習傳道四年，方能正式畢業，但他們仍需要神聖靈的復興！晚上是對外佈道，有七十多位初信主的人，其中有不少是當地的僑胞。

會後搭船重回爪哇，在船上得遇一荷蘭籍的少年人，乘機和他談道，起初那位少年人對於福音的道理處在「可信或不必信」的地位，因為他愛好賭博和暢飲，因此借很多推辭的話拒絕相信，但主的話滿有能力，至終勝過了他，叫他屈服在主的面前，謙卑地接受救主。那晚當我回到自己艙房的時候，真叫我一面跳着，一面讚美主，好像使徒行傳三章那位癱腿得醫治的人一樣快樂！

過了兩晚，來到泗水（爪哇最東的商業大城）。暫住旅館，等候下午開往吧城的火車。當日下午在該地每一店舖分送福音單張，雖則天氣炎熱，然而心中自有說不出來的安慰，因為又還了一筆所欠的福音債！

今年三月四日何亮兄同我初次一同出發領會，我們如同兩條小魚，全交在主的手裏，被送到馬來亞半島，我們由吧城乘皇家公司輪船，經過一天兩晚的水程，來到星洲（新加坡）換乘火車，再行一天一晚的陸路，就到達目的地，那地名實兆遠（Shiawan），居民除了印地安人及馬來亞土人外，多數是由祖國遷居來此的福州同胞。本來那個地方是沒有人居住的，後來經過華人的開墾，現在居民日漸增多，那地的教育很是發達，有中學校一所，無論男女青年，各自追

求智學。又有基督教會堂一座，是美以美會所建造的，能容八百人。我們在那裏共領會五日，講道十次，因為赴會的人十之九是福州人，因此何亮兄相助傳譯閩語，我們戰兢地述說神的信息，感謝神，因祂和我們同在，使我們很滿意底完畢了那地的集會。末了一日也就是主日下午，神賜給我們十多位初歸主的人。

當我們回到星州，因國語聚會所上海王約翰兄弟之相助，得以在福音館佈道三個晚上，感謝神，每晚賜給我們不少的靈魂，每日清晨由何亮兄主領晨更禮拜，使許多信徒得着更深的造就。

今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我得以在爪哇之馬吉郎 Magelang 領會。馬吉郎是中爪哇的一個小城市，有華僑三千餘人，因為地方離海面較高，故此氣候比較涼爽，有屬荷蘭長老會之中華基督教會一所，該聚會所能容三百餘人。每日下午是奮興的聚會，晚上是佈道會，總計五個晚上有一百八十多位初信主的人歸向基督。又有五十多位青年男女立志獻身作傳道的工夫。我還記得當我唱「工尙未成我即去乎」的時候，因為青年人全懂得國語，他們全都哭了，惟願神接着祂的時候呼召他們，使他們每一位在不久的將來，願意撇下所有的一切，來事奉我們的主。

最近五月八日至十三日，又在中爪哇之八加連 Poerworedjo 地方領會，當聚會的開始，因為沒有傳譯的人，祇能勉乎其難底用馬來話傳達神的信息，因為有神的同在，後來也並不覺得有何難處，感謝神，在聚會之一半，神賜我一位傳譯的弟兄，因此會衆之精神藉此一振，人數亦增加不少，一個將死的教會，從這一次聚會，似乎由死裏復活過來了！並且在最後一天組織了九個佈道隊，又有病人得着了疾病的醫治，願一切榮耀全歸我主我神，阿們。

上禮拜（五月二十八日起）在何亮兄工作的聚會所，共有一個禮拜的奮興佈道會，來會的人除了本地的信徒以外，尚有四個分堂以及吧城去的信徒們。每日上午由何亮兄領晨更禮拜，講題是「如何祈禱」，下午是奮興會，晚上是對外佈道，感謝神，有四十多位初信主的人，有十二位立志傳道的信徒，又有十一隊佈道隊成立，並且有不少得着主醫治的人，讚美主。何亮兄以及他的助手連君，現在正在繼續會後的工作，他們同時需負責五個分堂的工作，故此工作很忙，希望你们在神前紀念他們，同時何亮夫人也需要你們紀念她在婦女們中間的工作。

現在讓我來報告一些關乎吧城教會的工作。第一，就是我們急需一個較大的聚會所，因為現在的會所確實太小了，每主日上午裏外都坐滿了饑渴慕道的聽衆，如果地方寬大些，必能帶

領更多人來赴會，現在一部份信徒，因為找不到座位，他們到我們較遠一點的第二會所去拜神了。雖則我們感謝神，因為得救的人數逐漸增加，但是我們尚未滿足！我不知道是否錯誤地這樣感覺着：「靈魂越多越好！」似乎心中有貪愛靈魂的心。「願神多多加增你的兒女阿們！」

雖則我們正在籌備建造一所能容一千五百人的拜神處，但成事者是神自己，同時亦需要聖徒們的代禱，使不久的時候，全吧城來歸我主我王阿們阿們！

離開吧城有一點鐘特別快車的火車路程，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我們蒙神的恩典已成立了兩個分堂，是專為該處的僑胞預備的，感謝神，那邊的教會每主日赴會的人，每處共有七十至八十的數目，現在正在發展着，但因為未有相當的人在那裏講道。故此每主日我除了吧城兩次講道以外，入晚就乘車往那裏去，再有兩次的講道。那邊的信徒們和我同意地盼望神會由中國差遣傳道人才來到彼處作證和餵養這許多初時產生的羊羣。

此外我要稍為述說我家中的主日學校，起初我們祇有五個小孩子赴會。後來日漸加增，最近一次共有五十位青年兒童來會，感謝神，在這兒童中間顯明有神所成就的工作，這四五十位兒童，每天在家有數次的祈禱，入晚我常常聽見他們很快樂地歌唱所學的短歌。其中有一位

男孩年約十一歲已被主接去了，在他未離世以前，有明顯得救的憑據。又有一家，起初因為母親反對，不准她的兒女赴會，奇妙得很，最近因為有人向她母親見證主耶穌，她就信了主，從此她又准許她的四個兒女來我們家中，和別的孩子共同拜神了。我恨不得你們能來看看我們這般天真可愛的小羊們，現在有三位姊妹相助分班教授主日學課，兩位就是我們中華聖經學院的學生。

「要收的莊稼是多，作工的人少。」惟願父神「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是的，因為爪哇教會尚屬幼稚時代，故此在我心坎間，確實地盼望求神由祖國打發工人來此工作，請問誰肯接受如此「馬其頓」的呼求呢？（下略）

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於吧城旅次。

【四】爪哇佈道景况

在五年前，南洋荷屬的教會，確實幼稚非凡，但感謝主，近年來教會漸有復興的氣象，信徒也開始負起救靈的工作，譬如最近五個月內在爪哇十二個城市領會，除信徒外，初次決志皈依基督者，共約五千五百十八位，由此可見南洋僑胞對於福音救恩需要的一斑！

按三年半以來的觀察，雖然爪哇島教會比較興旺，但一則缺乏工人，二則現任各地教會的

領袖們，對於靈命尙感欠缺。

爪哇島單以華僑計算，人口約有二百萬上下，在早一百年前，已有荷蘭皇家教會設立在此，其他尙有德國宣教機關，並且美國的美以美會在此工作，在數年前，美以美會的工作，因特殊的情形已宣告停止。德國差會因歐戰也於數月前完全停止，皇家教會也因荷蘭淪亡，在經濟方面受極大的打擊，與工作的發展大有影響，同時我們也知道上述的三差會，除了美以美會之外，他們的工作中點，是專注重土人的工作，只有少數的荷蘭教士在華人間工作，因此僑胞加入教會者，其數甚微，在南洋因天然種族的觀念，僑胞們極少願意參加土人教會的禮拜。同時對於荷蘭教士，僑胞方面常有以爲「基督教乃荷蘭教」的成見，並且僑胞們稍有懼怕的心，不願意接近他們，如果有華人向他們傳福音，他們不但歡迎，而且極願接受。

有人說：南洋，尤其是荷屬東印度，或許是神留給我們教會最後工作之地，凡到過那邊和知道教會情形的人，都贊同此語，因此我們極盼望差遣極多已立志傳道且有蒙召之恩者，願負起此重大向國外傳福音的使命。

我們現任的工作人員，共三位，工作場所共五處如下：Soekaboemi, Batavia, Buitenzorg

Poerwakarta, Daean 已辦的工作有馬來文月刊，取名「主杯」Tjawan Toehan 聖經函授，靈修書本共約二十種，以及福音單張等。擬辦的工作：前曾開辦中華聖經學院，為期一年半，因缺乏教員而停辦；待神預備合適人才後，當繼續復辦。又設立教會子弟學校一所。

我們的目標是由爪哇開始，向僑胞宣傳福音，設立諸分堂，並推廣福音至各海島。

願主內同道相助代禱，並愿神因同道們的代禱，成就其創世以前所預定的計劃，阿們。

【五】馬其頓呼聲「請你來幫助我們」使徒行傳十六章九節

荷屬東印度共有人口六千萬，其中有二百萬以上是華僑，除了極少數是基督徒外，其餘的人單知賺錢和發財，他們心目中沒有神，他們唯一的神是肚腹和兒女！如果我們為他們仔細一想，確實感覺到萬分可憐！

爪哇島是全荷屬東印度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嶼，共有人口四千萬，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為最多，華僑中來自福建廣東兩省者為最多，其中很多是此地的僑生，其次是江浙兩省的僑胞，再次是山東省人，他們全數以販布或花邊為業的，浙江甯紹幫人大半掌握着洗衣業。

土人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月的生活費祇要有兩三盾荷銀即能維持了。他們的宗教

信仰十之八是信奉回教的，因回教重男輕女，男子准娶三四個妻妾，又因荷蘭政府關乎他們的婚娶，沒有嚴格的律法，故此土人的婚娶問題是非常混亂！無論男女合則同居，不合即可彼此分離，男的再娶，女的實行再嫁，男女嫁娶無數回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他們生性懶惰，天資愚拙。惟願神可憐拯救他們，如同拯救我們一樣。

爪哇島雖則不及我們中國的一省大，但尚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們的僑胞，未曾聽聞福音，此外有極多的小島嶼，更是不用說了！竊思中國有不少立志傳道的青年男女們，那裏居住在黑暗中的人正等待着你們去，將基督福音的光，去照耀他們。這一次我們回來，是因為想到中國教會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由世界各國神差遣了無數的宣教師來到我們中國宣傳福音，但中國教會既知「受」，當也知道「給」，我們的主曾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因此現今是我們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不但盼望信徒們將錢財獻給主，作國外佈道之用，更是盼望神差遣無數中國全心為主的青年男女去南洋以及世界各處，將十字架神大能的福音傳播與世人，這也算是我們欠世人的債，我們務必在主未來之前，還清它才是！我以為這是中國教會的權利，切盼中國教會能注意這宣傳福音的工作。按力量將人才和金銀獻歸神，專為國外佈道之用。

本來我們盼望今年正月間能動身往爪哇去，繼續我們傳福音的工作；現在因爲時局轉變，交通受阻，所以暫留上海。盼望在這逗留期間，得以賺些靈魂，歸與吾主名下。現在因爲馬其頓呼聲，第二期付印在即，故將上期未曾記載的消息，披露如后：

我們在爪哇傳福音的場所共有五處：

一、蘇加婆面 Soekaboemi 這是一個較熱鬧的市鎮，該地離海面甚高，故氣候常年是溫和的。按馬來文 Soeka 是歡喜的意思，boemi 是地的意思，真是那地人所喜歡寫主的地方。那鎮的工作，到現在不過三年的工夫。起初藉着我們的弟兄何亮牧師在一位愛主的寡婦家中，開始了家庭禮拜。後來人數逐漸增加，得救的人增多，他們那時感覺到是神的意思，設立一個地方教會，取名蘇加婆面基督教會，請了九位愛主的信徒，負責長執其事。他們又租定一間能容二百五十人的聚會所，因爲有神的同在，主的工作，繼續不停地在發展着。自地方教會成立以後，曾開過兩次奮興會，領導許多人歸向基督。第二次特別聚會，共有十日；每日聚會兩次，租定的地點是市鎮中心的一座大廳。感謝主，除了信徒大得復興外，每天晚上的佈道會，共有三百六十人信主。神又醫治了許多病人；何亮兄在那裏除了教會工作之外，又開辦了聖經函授學校，求學者甚

多。由此可見爪哇華僑信徒，渴慕主道的心。

二、吧城 Batavia 吧城是記者會兩年負責牧養教會的地方，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是全爪哇人口最多的地方。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最多。教會方面，雖則華人教會大小共有四處，但尚有千萬的華僑，未曾聽聞一次福音。約在半年以前，記者會在一華人的教會講道，每日三次聚會，能容千人的禮拜堂，每次無不滿座。晚上的佈道大會，有許多人無法入堂。九天的聚會，共有一千另六十人初信主。記者有很多次對那邊的信徒們提及，如果吧城再設立數十處聚會處（禮拜堂），也不算太多。在記者未回滬之前，已有數十位愛主的信徒，租定一屋爲佈道所。待神由中國差派宣教士到該地之後，預備買地建築一較大的拜神處，他們現在正在等我們去呢！

三、茂物 Buitenzorg 茂物離吧城祇有一點鐘的火車路程。每隔二十分鐘或半點鐘，必有一次火車。以外尚有公路可以直達。故該地的人在吧城行商辦事者甚多。那裏有遠東第一大的植物園。氣候常年在溫度六十至七十度之間，每日下午四五時，必下細雨一次，但是爲時不久，立刻地方乾淨，空氣鮮潔，是西爪哇名勝所在。在那裏有一位華僑年老的太太，願將她住宅內的大廳分別爲聖，作爲拜神之處。每禮拜有一次聚會，請何亮兄負責主領。來會的人，都是虔誠愛主

的信徒。我們盼望在那邊將來有一位專門負責的牧者。他們也是天天在那裏等候神差遣忠僕們去。

四、普哇加太 Poerwakarta 此地離吧城祇有一點半鐘的火車行程。起初有一位藍弟兄——他是那地的一位華僑信徒——常幫助土人教會講道。幾年之後，他感覺到有許多僑胞不願加入土人的教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南洋的種族觀念。有一天，他和記者商量，可否設立一個華人教會，我們就借了某信徒之家，作為聚會處。每次平均總有六七十人赴會。到現在已有兩年多的歷史了。如果有負責的牧者，不但那地教會得以建立，並且四圍的許多市鎮，也可以設立分堂。

五、大橫 Daerwah 雖則此地不能算一市或一鎮，不過是一個鄉村模樣的地方，但聚會的華僑，總有七八十人之多；有的遠在幾英里之外。現在有一位姓滕的弟兄，願意獻出一塊地歸主，建一華人的禮拜堂。有一日，他對記者說：「如果我們有一位好的牧者，那麼建造一所能容四五百人的禮拜堂，才有意思，否則我們現在聚會所已經足矣。」記者默然，然後安慰他說：「請兄勿憂，神必差遣其僕，我不久將回中國，盼望能將此事引起中國已奉獻立志的傳道者們的注意。」

日後神必爲此地預備合式的工人。」

除了上面五個我們已開始了工作的場所以外，在東爪哇 王載先生夫婦，以及王峙先生等，同時也開闢了三個地方：就是泗水 Soerabaya 別立得 Bitter 和另一個地方，神已使用他們領導了不少靈魂得着了主的救恩，許多信徒得以建立。

當記者還在爪哇的時候，不住的聽見馬其頓呼聲要我們去設立分堂，但是怎樣能呢？只有何亮弟兄，連郁香弟兄和記者三人，負責五個地方的工作。況且記者常出門領會，怎能再開始新的工作？所以記者對兩位同工說，惟願神先賜給我們工人。主內的同工們，記者不過是將那邊馬其頓的呼聲，帶到上海和國內來，盼望主內同道注意。

【六】馬來亞中區佈道之經過

我這次到馬來亞半島，可以說是第四次了。前幾次雖然在幾個地方，如實兆遠，太平，大山脚，檳城，吉隆坡，嘉坡等處領過會，但都不過是趁過路之便，主領幾天的聚會而已。惟獨這一次時間較長，並且是專程來此工作，在大小十一個城市裏，白日對內，晚上向外開會佈道。

九月十四日從爪哇的吧城乘皇家公司的輪船，經過一日兩夜平安的水程，於十六日上午

十時平安的到了星洲；先下榻於車站旅館，因取其便利，並且該旅館取價低廉，晚間周圍十分安靜，是疲乏者合適的休息之所。那天我除了寄信、打電報、探望友人以外，入晚就休息了。

十七日上午八時四十分離開星洲車站，經過了七小時多的行程，下午四時二十分所乘的列車遂緩緩地進入了芙蓉車站；有王昇東牧師到站迎接，我就下榻王牧府上，這是我第一個領會的地方。領會的日子共計七天，至廿三日止。芙蓉英文叫着 Seremban，地方很大，是 Negeri Sembilan 省的省城，有僑胞兩萬多人，其中以福建之廈門籍者居多，所以這次講道得譯成廈門語。其次也有不少廣東籍的僑胞，但因為我堅持傳譯者最好一人，故此對於廣東籍的僑胞，除了懂得國語者外，其他的人祇能割愛了，這也出於無法。

我在此地每日照例講道兩次，至最後一晚計算，初記名信主的人約共百位，這是一個小小的收穫。

芙蓉聽說和太平一樣，氣候常年比較別的地方為溫和。又因地方整理得清潔，這與公共衛生有很好的影響。單看各處有草的地方，時常有工人在那裏修理，因此蚊蟲的繁殖也就減少了。廿二日上午我第一次得有機會向印度人講道，赴會的人不多，原因是印度的階級制度至

今還是存在，高級的人不願和低級的人有來往或是通婚，他們分別得很嚴。來赴會的乃是錫蘭島的印人，大半在政府裏面任事，他們的階級比較高些，低一些的印人大半是信佛教和婆羅門教的。

在芙蓉領會完畢，廿四日上午十時乘專程來迎接的汽車到了萬珍。芙蓉離萬珍不過十里。在萬珍領會共計五天，自九月廿四日起至廿八日止。

萬珍 *Manila* 是一個小的鎮市。有華僑二千餘人，大半以種植橡樹謀生活。教會除了美以美會以外，尚有天主教堂一所，美以美會在那地方已有十年左右的歷史了，但信徒祇有數十位。現在負責的傳道人是吳堅基先生，他是一位青年，為人謙卑，並且有渴慕追求真道的心。

在萬珍除了教友之外，每晚來聽福音的人，總共有一百多位，其中也有信天主教的人，惟願這次所撒的福音種子，將來得以生長，結出果子來。

這一次的會衆，大半是客籍人，因此講道時傳譯客語。

萬珍工作完畢，九月廿九日上午乘戴祖國君之自備汽車，經過五十多英里的長途，來到巴雙的美以美會教堂。因為該日是主日，所以到了巴雙以後，稍時休息，就開始向那裏的信徒講道。

如此一連繼續了一個禮拜的工夫，每日兩次，下午對內，晚間注重傳福音，到十月五日止。

巴雙 Klang 是馬來亞的工商區域。有工廠四所，僑胞五萬人。

巴雙七個晚上的佈道，共有一百九十二人簽名信主，最後一晚，各信徒都盡力請人赴會，不但成人如此，凡兒童已信主的，也都請他們的小朋友來赴會；因此那天晚間全堂滿無空隙，甚至堂外也站滿了很多的人。因為男女孩童過多，就請他們坐在講臺上，和講臺前跪拜墊上。當晚共有四十二位初信主的人跟從主。

巴雙的主任牧師，是林兼三君。林牧兼理三個教會，真是名副其實。

這一次聚會，得葉恩漢先生相助傳譯廈門語，按葉君乃吉隆坡的傳道人，這次專程來此，相助傳譯之事，與聚會大有助益。

十月六日又逢主日，上午和巴雙的佈道團同道們禱別後，依着公路的路線經過了五十多英里，來到第四個領會的地方，這地方叫雪邦 Sepang。

雪邦的僑胞，共有五千餘人，大半來自祖國之福州，其中也有不少廈門籍人，主任牧師是江鶴鳴牧師。

此地禮拜堂祇能容納百人，按當地的信徒，大半是因爲從前有一位美以美會的西教士向政府領得一塊很大的地方，他就分割給凡願做教會教友的人們，使他們得以種植橡樹爲生，所以此地很多名爲教友的，起初全是爲了生計問題而信主。但其中也有不少真實愛主的人，並且盡力不止的爲主作工。

每晚上來聚會的人很多，因此有很多人站在堂的兩邊在那裏靜聽着主的福音。

五日的工作，共得初信主簽名的人八十位。讚美主。傳譯的兄弟是黃君，是從巴雙請來的。

五日間之最後一日，是我們中國的國慶日，上午有一次向美會所辦的教會學校講道，該校主任許君，是基督徒。共有學生數十位，那日上午也有學生的家屬來赴會。

雙十節晚上是最後的一次，機會還好，我們也就在那晚上結束了雪邦的聚會，預備明日去瓜拉比拉繼續我第五個地方的工作。

瓜拉比拉 Kuala Pilah 離雪邦按着公路計算，約有五十多英里，未到該地之前必須經過前次領過會的地方芙蓉。

陳春魁先生是瓜拉比拉的傳道人，先一日已到雪邦。十月十一日上午我們乘坐陳君私人

的汽車沿着公路來到芙蓉。本來我們可直接達到我們的目的地，那時候因為在雪邦領會畢，有一位佈道團的團長，她的令兄病在芙蓉政府所辦的醫院裏，要求我們代禱，但探望病人的時間是在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因此在芙蓉稍有耽擱，待為病人祈禱後，我們才繼續尚未行完的路程。

瓜拉比拉位居半山，高出海面一千多尺，因此氣候較為涼爽。我們僑胞寄居在此者，約有五千多人，除僑胞外，其餘都是信回教的馬來人，並有馬來王安居在此。

瓜拉比拉教會可說是一個尚在幼稚中的教會，有信徒二三十人，陳君在此地已有兩年工夫，是半盡義務地照顧此間教會。

在這裏的聚會和別的地方一樣，下午對內，晚間向外佈道。

十月十五日晚，我們又結束了此地的工作，計算簽名的人，連教友在內共有六十七人。

馬來亞中區美以美會教區長方策牧師先一日到瓜拉比拉。次日（十月十六日）我們一行三人，乘坐陳春魁先生的私人汽車，經過約五十英里的路程，來到馬來亞的一個古城叫作馬

六甲 Malacca 的。

馬六甲有華僑九萬多人，其中以福建人爲最多。

馬六甲前歸西班牙管理，因此羅馬天主教在很早的時候已經傳入此地。

十六日下午午餐後，同方牧等參觀四百多年前一所天主教堂。該教堂建造在海邊的一個小山上，因爲年代太久，已經倒毀無遺了，入內見地上青草滿地，惟四圍的石壁還堅立着，壁旁有許多紀念神甫的石碑。

在這裏我們看見兩件希奇的事。第一，那座天主教堂的建造法不但式樣如同普通的天主教堂，並且又如同砲壘，壁上有砲口。第二就是有一墜道，能通到一個很遠的地方，羅馬天主教在當時或許有政治背景，墜道諒必能通至許多祕密的房屋，當然其中種種祕密的事是外人所不能知道的。馬六甲教會除美以美會以外，尚有聖公會，但聖公會的會友不甚多。

每天兩次的聚會，來會的人數都超過以前五個地方，聽道者愛慕真道的心亦以此地爲冠。最後三晚每晚聚會的地方都是擁擠非常，總計七日，簽名的人共有二百三十三人，改組佈道團十二隊。

除了向福建語的僑胞講道外，尚有一次向學校的學生，一次向僑生，其中有二十一位決志

簽名。

廿三日下午同該地信徒們略述勉詞後，一一握別，乘林君之私人汽車，直向野申地方駛去。野申 Tasik 屬馬六甲省，位居山上，華僑共有四千餘人，商店尙稱完備，約共有數十間，有美以美會教堂一所。

會期自十月廿三日至廿七日。該處牧師是林恭榮牧師，爲人謙卑忠厚，接任爲牧以來，已有長久的歷史了。

野申美以美會教友人數不多，來聚會的祇有二十多位。在聚會期間，馬六甲來了許多信徒，因此禮拜堂座爲之滿。

此地有陳翻斗牧師之令公子陳弼人牧師同其夫人，在某學校教書，陳牧夫婦也都相助工作。

每日下午以及晚上來赴會的人甚多，總計五日簽名信主的，共有六十三人，讚美主。廿八日下午聚餐畢，又乘車向離此九英里的東甲地方前進。

東甲 Tanjak 屬柔佛省管理。車行至省界，稍有驗查之事，但不甚嚴格。

東甲的會期，是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一日，共計五日，此地教會會友較野申爲多，華僑也有一萬多人。

東甲五天的聚會，共得着初簽名的人九十二位。

十一月一日晚會畢，於次日下午又乘車轉往離此十七英里之蘇坡，在那裏又有五日的逗留。

本屆聚會，蘇坡 Mirar 不在行程之內，因這次專向馬中區美以美會講道，故照原定日程，東甲會後，卽往什廊開會。後來因爲什廊離蘇坡很近，又因蘇坡之要求，就將什廊五日的時間，轉贈給蘇坡教會了。

蘇坡位居海邊，可說是一個小半島，地方清潔整齊，乃屬長老會範圍，有禮拜堂兩所：一爲潮州僑胞，一爲福建僑胞。

蘇坡教會定名中華基督教堂，本屬英國長老會，後來有八位愛主的信徒被趕出教會，他們就在街道中祈禱，主允准他們的祈禱，由這八位信徒建立了現今華人的自立教會。教會經濟完全不受差會分文，由信徒自動擔負。教會又開辦了男女學校兩所，有學生數百名。

因爲赴會的人過多，我們於第二日就改至學校開會，地方比較寬大，能容更多赴會的聽衆。又因會衆的需要，決定每天三次聚會，上下午對內，晚間向外。

在這五天的聚會裏，不但晚間的聚會擁擠，上下午也坐滿了渴慕真道的聽衆。

總計五天的工作，共有一百五十八人簽名信主，又有不少青年人立志作傳道的工夫，神誠然得着了榮耀，讚美主。

蘇坡現任傳道的人是羅天民先生，此外教會的長執都盡心義務維持教會的行政，前途大有盼望。

十一月七日上午離開蘇坡，先到馬六甲，稍有逗遛，於當日下午乘車到離馬六甲十八英里之雙溪峇汝鎮會。

雙溪峇汝 *Sungei Bahru* 是屬馬六甲的一個小鎮，共有客屬僑胞二千餘人，教會成立至今已十有九年，來會拜神的人平日祇有數十位，現今的主任傳道是羅秋之先生。

十一月七日晚起，接連着三日三晚在該鎮佈道，感謝主，四晚共有記名信主的人七十餘位，真是一個想不到神所賜的收穫。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同該處幾位男女職員和信徒早餐畢，即乘林君之自備汽車經過馬六甲直向吉隆坡駛去。

吉隆坡 Kuala Lumpur 是馬來亞第三個大的縣城，有僑胞十多萬人，其中百份之九十餘是廣東籍，其次是福建籍。

本屆吉隆坡之查經佈道會共計十日之久，除了本地之信徒外，有各埠赴會的代表來自十多個不同的地方，每日三次的聚會，精神始終貫一，每次深感神的同在。

首數日專對福建信徒講道，晚上亦然。後來因為需要的緣故，晚上敦請兩位傳譯。傳譯福建語者特由新嘉坡請來顏慶裕弟兄。顏弟兄雖則年紀很青，但對於傳譯發音和聖經智識都甚相配，故此與大會大有助益。譯廣州話的張君乃吉隆坡佈道團之團長，是一位熱心事奉主的弟兄。傳譯也甚得法。

本屆聚會有各地教會的領袖參加，其中以方策牧師教務雖然忙繁，不辭勞苦始終謙卑地出席，作衆人的良好榜樣，與本屆大會大有影響。林兼三牧師以及主任傳道葉恩漢先生此次負責開會一切事務，出力不少。

本屆晚上之佈道記名者共有二百四十二位，惟願將來在主前能看見超過上述的記名人數，深信那時候必要滿心喜樂地讚頌我主我王。

十一月二十日會畢，同顏慶裕兄弟在吉隆坡車站和許多主內同道們握別，踏進火車直向新嘉坡行去。

火車經過一夜不停的奔跑，到二十一日早晨七時安抵車站，和顏君握別後，寄居車站旅館。在旅館逗遛一日半和一夜，這期間準備回爪手續。

感謝主，凡事有神同在，一切都預備妥當，於二十二日在星洲搭 S. S. Plancius 輪，經過一夜一天的水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平安到達爪哇的吧城，完成了二個月零十天的工作和行程。

按：馬來亞半島除了上述美以美會之外，尚有長老會，聖經會，弟兄會等。各公會工作地點，全在馬來亞半島沿海的西邊。至於馬來亞半島的東部，雖有三個很大的省份，除了長老會最近在吉倫丹的新鎮 Kota-Bahru 開闢一新堂，其他數百大小鎮市，簡直沒有一所正式的聚會處，因此當我在那邊領會的時候，曾有弟兄提議，可否設法向該島東部發展傳福音的工作。此事希請閱者同道多多代禱，盼望在不久的將來，向該島東部宣傳福音的事，成爲事實，使我們在那邊的

千萬僑胞因此得救。

【七】泰國教會之概況

泰國乃由泰族（苗民一種）得名，泰國本名暹羅，位於亞洲東南，中國印度洋海峽之中段，其面積約有二十萬另百四十八方哩，幾與法國或緬甸之大小相等，比日本大一倍，然僅及我中國十五分之一。人口共約一千萬，而華僑則佔二百萬以上。

記者到泰國已是第三次了。前曾在泰國南部四處，以及曼谷（泰國之京都）領會，為期共兩月之久，本屆應波司牧師 Rev. R. W. Post 之請（按波司牧師乃長老會西教士之一，專向華人工作。）

第一個工作地方，叫作六街 Luke-Gaa 居民只有一千人，除了泰人以外，其他都是我們中國廣東客籍的人。該地教會有華人牧師蕭君一位，信徒共計三位，名為「奮興會」，實則無從奮興，因此改為佈道會。由會女士相助傳譯客語，九次聚會共得初信者十餘位，在領會期間，天氣炎熱非凡，他們因為款待遠方講員，特租一間空屋。波司牧師居住樓下，記者得以住在樓上，以便靈修。豈知該小鎮居屋接連造在一起，為預防火災起見，每家屋頂全用洋鉛皮蓋着。以日出以後，

室內熱度常在百度以上，身居其間，如同在火爐中生活，甚至屋中桌椅等物也炙手可熱，因此每日需數點鐘不停止的流汗，感謝神，最後一日天下大雨，精神爲之一振！

第二個工作地方叫做百碧 Kanburi，距六街只有六十個基羅，百碧位於一大河流之盡端，有大規模的造紙廠一所，有工人數百，日夜工作，該地人口較六街多三倍以上，教會雖有數十年的歷史，但信徒祇有兩位，加慕道友四位，有自建禮拜堂一所，可是每次赴會的人，總是寥寥無幾，據該堂負責牧師說：「此地的教友或慕道友，因爲生意的關係，必須再三的敦請，雖然如此，還是不願到會。」由此可見，這般有名無實的信徒多麼可惜！他們感覺到作生意比任何事更爲緊要，對於宗教認爲可有可無的一件事。這樣的境况，叫看見的人感覺到傷心！在那邊七次的講道，共得了十多位初信主的人。

第三個工作地方接連五日在拉皮 Ratouhi 領會，拉皮共有居民八千人，祇有泰人教會一所，爲了方言的關係，記者用英語講道，由一位在泰出世的西人愛根牧師 Rev. Aikens 傳譯泰語。

關於泰國的教會雖有百餘年的歷史，除了泰北教會興旺外，其他各地信徒的人數，說來是

十分可憐的，就以拉皮教會而論，本來也不過有信徒十位，因傳道人與長執們的意見不合，故來會的人更減少了。在五日工作中，雖講道十次，但得到的人數僅祇一位，而那位初信者，乃泰國的番人，屬加冷 Kaleng 族，他本在拉皮求學，今學業完畢，將回其本族爲小學教師，此次因等候汽車，趁機來堂聽福音，起初他不敢決定他的信仰，後來會畢，和他個人談道，神也同時感動他的心，他至終極誠懇地向主呼求，此是在大雨下意想不到的果子！

聽說加冷族在緬甸有極多的人信主，按比率每五人中必有一基督徒，究其原因，乃在該族有一種世傳，意思就是他們已信仰一種純正的宗教。後來因了瘟疫的緣故，死去不少的人，許多以前的教師們，也分散得不知去向，後來有人預言，此純正的宗教，必有人再來傳說，但來者是白人，所以當白人初次進入他們中間，傳講基督福音的時候，他們就驚奇地歡喜接受了！

加冷族在泰國尚有許多散居在山林之中，至今尚未有人向他們播道，惟願神差遣祂的工人，將此救人真道，傳與這般正在等待蒙恩的人聽！

在領會期間，得到幾種感想，記在下面：

泰國本是佛教國，無論何人，一進泰境，很容易見到穿黃衣的出家人，在車站或街上徘徊着，

因該國無論貧富，凡男子必須出家三個月，出家後，得穿黃衣，並在廟宇中學習佛道，每日清早按例挨戶乞食，有數次早晨，記者曾見一泰婦，先將小凳，放在大門前，上置粥桶，後來就看見有六七位黃衣和尚，靜默地接受了那家人的供物，在未將粥按次序獻奉以前，該泰婦向彼等行最重的敬禮，後來聽說，這般和尚，並非行乞，乃是給人民一個奉獻的機會，使他們因此可得着佛所賜的福。在和尚中富貴人家的子弟也屬不少，因時常受家庭的供給，根本不需要這些食物來充飢，故回寺後，將得來的食物分給貧窮的人，如仍有剩餘，即作飼狗之用。

因泰人有如此濃厚的佛教觀念，最近有反基督教的運動，因此泰國教會在半年來，落在大試煉之中，叫記者心中最傷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反教」聲中，已有泰國全國教會（長老宗）的主席（泰人），因地位的關係，怕受當局的逼迫，已實行丟棄信仰，此於教會前途，大受打擊！除該領袖外，在佛統地方，也有兩位信徒背教！

記者極誠懇的請求主內同道，爲泰國教會的前途代禱！

【八】 泰國被囚的情形

在泰國第四個地方工作的時候，就遭遇了一個極大的試煉；原來在那個地方的華僑很不

少，我們每天晚上舉行佈道會，頭兩晚來聽道的華僑很踴躍，到了第三晚，聽的人就更多了。那知道，那看不見的惡者，就發生了嫉妬，要實行牠搗亂的工作了。有一晚有一位徐醫生作主席，在他領唱的當兒，忽然來了幾個泰國的警察，因為我們聚會的佈道所，正在警察局的對面，每天晚上聚會的人很多，所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同時，泰國當局正開始反基督教的政策，所以這般警察（後來據徐醫生說是故意的。）假裝聽道的樣子，來參加聚會，其中有一個喝醉了酒的，在唱詩的時候，他竟是隨意的亂喊起來。等到唱詩完畢，我們就祈禱，這時候，他還是亂七八糟的不知在講些什麼話。我因為不懂泰語，所以就用手，輕輕的按在他的頭上，意思是要請他低頭禱告，那知泰國人最忌諱的就是別人用手摸他的頭，以為是不祥之兆。（我對於這一點完全不知道）因此，他立刻發了怒，急急的向外跑去。一會兒，就帶了他的大批同伴，一同進來，把我拉了出去，那時，他們來勢汹汹，幸虧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大膽的對他們說：「你們不可傷害他！」自然，（這也是神的拯救，）所以我沒有遭遇到什麼危險和痛苦。

此後，我就被關在拘留所裏，一共有三天三夜之久，那時候，所有愛主的弟兄姊妹們，就切切的為我禱告，我心中因此很安定，而且在許多人面前蒙恩，得以自由看聖經，在三天之中，一連看

完了新約的三分之二。叫我最受感動的，就是保羅在監牢中所寫的幾封書信，使我體會到他當時的情況。在這拘留所裏，別的被囚的人，每天都要作點勞工，蒙神的恩典，我可以免去這樣的工作。起初，我很怕晚上有蚊子來咬我，但奇妙得很，在這三天三夜中，始終沒有被咬一口，每晚上都睡得好好的。拘留期滿以後，警察當局將我提出去審問口供，因為我不懂泰語，他們請一位懂英語的泰人來問我各種問題。預先已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請他寫口供的時候，在可能範圍以內，加以幫助。因為在口供上，不論一字一句的出入，都和我很有利害關係，豈知那位泰人和我見面的時候，却很客氣的用英語問了我一些問題，就把我的意思用泰語告訴了書記官，紀錄了出來，就叫我去蓋手印，這當兒，旁邊有一位克魯克醫師（西人）對我說：「你這樣，好像爲主釘十字架」（因爲蓋手印的時候，十隻手指印都要蓋上），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的雙手，已經有了釘十字架的記號了。」事先已得着當局的許可，准我當天暫時恢復自由，預備明天解到省城百碧，讓省政府來判決，於此，可見這件案子的重大性。又因爲我們中國在泰國沒有領事，所以中國人在那裏完全失去了保障，事情很有擴大的可能，但我心中已經得了一個啓示，因爲我想主釘十字架，後來在墳墓中不過三天三夜，過了那些日子他就復活了。我一計算我的年歲，恰好

也是卅三歲零六個月，好像我也嘗到了一點釘十字架的味道。（當然這是微小裏的微小）在被囚的三天三夜，也好像主在墳墓裏的三天三夜，現在豈不是可以復活了嗎？（表明出被囚的地方。）

當天我乘了汽車，和克魯克醫生一同到他住的地方。午飯後，他們請我好好的休息一下，當然，因為事情沒有了結，睡不到半個鐘頭就醒過來了。（也因為天氣炎熱的關係。我就起身坐在一個椅子上，默默的思想祈禱，忽然瞥見，有一個小蟲子飛在門窗的玻璃上，牠打算從這裏飛出去，想不到卻被玻璃擋住了。飛來飛去，總是沒有法子越過這塊玻璃。豈知在窗的一角，忽然來了一個蜘蛛，當時就把那小蟲抓住了。牠雖然掙扎着，可是毫無脫身的希望，我看着牠，立刻在我的思想中來了一個意思：「我何不去救出牠？」很容易的，我就用我右手的一個食指，在蜘蛛身上一碰，那蜘蛛立刻放下小蟲逃跑了。我心中快樂得很，立刻把窗戶開了，讓小蟲自由的飛了出去。我就跪下禱告說：「神阿，我現在如同一個無能的小蟲一般，還在受捆之中，可是事情的過程不論怎樣困難，我相信你是無所不能的，只要你的手摸一下，我就可以得到釋放自由了！」

因為第二天要到白碧去，所以當夜又回到禮拜堂傳道人的住所暫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我

們就到警察廳，和兩個準備好的警察，一同乘火車向省城開去。事先，在百碧有一位泰國的牧師和幾位西國的宣教士，和省政府的一位官長，有過一次接洽，我們到了那裏，經過那位官長把這案卷簡單的看了一個大概，原來那喝醉酒的警察控告我的主旨，是說我用手打他。那個官長思索了一下，便准我暫時自由，預備兩天以後再審詢。在無可奈何中，我只得仍舊回到住宿的地方去，心中卻很是失望，也不知道將怎樣才好。我對那位泰國牧師說：「等待兩天，本來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只因為馬來亞某地開會的日子已經確定，電報也已經來了，他們約我在開會以前趕到那邊，照這樣子，怎麼走得脫身！」那位泰國牧師安慰我說：「這樣吧，我們今天下午四點鐘，乘那位官長辦公時間完畢回家後，就到他家裏去見他，一面感謝他幫助我們的盛意，（因為那官長曾允許在這一件事情上他肯幫忙。）一面還是請求他給我們一個通融的辦法。」現在，我預備寫一個字條先告訴他：我們准定下午去拜訪。」那知過了不到半點鐘，從官長那邊來了一個回條說：「你們切不可到我這裏來，恐怕有人會誤會我受你們的賄賂！」這樣一來，到官長那邊去的一條路也斷了，他們叫我稍微休息一下，我也無心安息，就在街上隨便走走，不期然地就走進一家理髮店裏去剪頭髮。等到我預備回來的時候，無意中又和那位泰國牧師遇見了，他急

切的說：「你到那裏去了，我在各處找你。」我回答說：「什麼事呢？」他說：「那位官長又來了一個字條，說要我和你同去見他。」我們就趕緊僱了一輛三輪車，又去找到一位西國教士，一同向省政府進發。一路上，我心中不住地忐忑：不知道是凶是吉，只有默默的向神禱告。

當我們雙方見面之後，那官長卻是出於意料的謙卑，很有禮貌的向我們說了不少的話，我因為不懂泰語，所以坐在那裏，只能靜靜的聽着。後來由那位西教士翻譯給我聽：「他說他已經將案件詳細的看過了，事情雖然有擴大的可能，但依着他的意思，還是罰點錢就算了吧！」頓時我心中好像脫落了一個重擔，我立刻回答說：「好，無論罰多少錢我都願意。」我又問：「那麼要罰多少錢呢？」西教士就轉過去向那官長，他回答說：「就是泰幣四元。」西教士搶着要付那四塊錢，官長說：「這錢可到警察廳付去。」我們三個人表示感謝，就辭別了他。出了省政府，我心中不知道怎樣的快樂感謝讚美，因為我自由了。那知到了警察廳，那位書記官不斷地向我問話，不斷地在紙上記錄，這使我心中又急起來了，因為我希望下午五點一刻要趕那到曼谷 train 去的火車，預備到了曼谷之後再乘泰馬快車（按泰國到馬來亞的車每星期三、六只開兩次，我預備趕星期三的那班快車，雖然那時只有星期一，但必須先趕回曼谷預備出境的手續。）

趕往馬來亞，當書記官記錄完畢的時候，已經過了五點鐘了，我趕緊僱了一輛三輪車，飛馳到火車站，幸虧那班火車脫班了二十分鐘，所以我在車站略微還有休息一下的機會。上車後，一切都蒙神奇妙的安排，我很平安的在一天到了領會的目的地。神的恩愛是何等的奇妙！神的拯救真是人所不能測度的！惟願把感謝讚美都歸給祂！阿們！

【九】 婆羅洲旅行記

約在八年多以前，我到過婆羅洲一次。那時候因為屢次聽到中西宣教士報告該島佈道的經過，急欲實地經驗一下；所以隨神的引導，先後用了七個禮拜的功夫，在該島的東部實地觀察；同時傳播些福音的種子。感謝主！那時候我得着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詳見南洋佈道記 婆羅洲篇）

這次重抵婆羅洲海島，和第一次的境况，完全不同，約在五年多以前，翟輔民牧師囑我再一次到婆羅洲一行，因為時間和教務的關係，未能如願；直到最近因翟牧再三的催促，決於那年七月在爪哇中部的五個地方領完會後，轉到孟加錫直達位居東婆羅洲海口的三馬林達；此為舊地重遊，自有一番感慨。我這次的使命是代表翟牧去會見中華國外佈道團的三位同工，並且商

議他們此後工作問題。

八月一日，因上午海中有迷霧，船遲至下午五時始由海口駛入內河，經過四小時的緩行，夜間九時才達碼頭，當時經過海關簡單的檢查，即乘三輪車往訪該島的金源商店，因該商店主人常轉遞我們三位團員的信札物件。一到那邊，就知道三位同工仍舊居留在拉哇地方。（按拉哇即國外佈道團同工寄居的所在）但是那時並無船隻前往該處，因此心中稍有失望，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尋找旅店暫住。次日清晨，再往金源商店探聽消息，知道當晚有一隻船，雖則不能直達拉哇，只到馬六保爲止，但是當時計算由馬六保至拉哇，相離不遠，因此決意當晚動身了。

因爲船在晚上才開行，所以在三馬林達尚有一日的逗遛。早餐後，隨便向海邊小路上散步，藉以活動身體；正將回來的時候，途中遇見一位賣布的山東商人，心中就感覺到和他談道的必要。於是在談話之中，才知道他由祖國的山東省來此才不久；因歐戰的影響，生意並不十分順意；這樣開始交談後，就漸次地引入真理。想到這般山東僑胞，遠離祖國，撇妻捨兒，無非爲尋找金錢而已！專以多得一分錢爲唯一的目標，如果你對他提到耶穌的名字，有的簡直完全不明白耶穌是誰，耶穌教是怎樣的一回事，唉！真是可憐萬分。他們從來沒有一點兒想到宗教問題。更沒有

想到死後靈魂存亡問題，這樣的人我曾遇見過不少。因此對於這一位當前的僑胞，只能用最淺近的方法，將救道從頭至尾的和他述說了一番，感謝主，因聖靈的感動，他漸漸地明白過來，約在半小時以後，我們兩人就在路旁一同求告主名。當他跟着我所禱的時候，從他發出來的聲音中，可知道他的態度確是誠懇的。祈禱完畢，我請他每日早晚用四句話向主禱告：「求耶穌，救救我，作我保人，免我罪過。」我教了他許多次數，隨後請他自己單獨地背誦好幾回，直到他能一字不漏的背出來，我們就彼此握手而離別了！

向前行了不到五分鐘，望見了郵政局，順便進去訊問有否我的信件，恰巧遇見一位青年的麥那杜族人 Menado，交談之後，才知道他是在一年前當我去孟加錫領會時信主的，至今還是堅信主道。這樣一來，使我心中有說不出來的大喜樂；並且更知道我們在主裏所作的一切工，決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章五十八節）因此遙想到將來，在主面前必要看見千萬的靈魂，是在世時傳福音所得的果子。同時也必看見許多夢想不到工作的效果！同道們，興起作工吧！救恩的種子，如果一旦進入人心，必有一日在天上能得着滿足的收穫，哈喇路呀，讚美主！

回旅舍寫了幾封信，又在下午買些路上應用的東西和食物，於當晚八時，汽笛響後，船就起

旋向着馬赫根大河 Mahakan River 駛去。

二日，天還未明，船已靠着丁加弄 Linggarong 上了岸，買些香蕉餅（每個只需一分錢，非常便宜），當作早餐。因為離開船的時候，尚有一會，趁便向該埠的僑胞談道。按該埠總共只有三四十家的華僑商店，人口大小約共一百餘人；因為素來沒有福音堂，所以這次對他們傳福音，可說是聞所未聞，使我心中感嘆到我們的不盡責。如果這般靈魂受滅亡，請問是誰的責任？我所感到的，特別是南洋僑胞對於福音，少有人向他們負責宣傳。我們知道當地雖也有極多數的土人，因為已有悠久的歷史，回教的種子早已浸入了他們的心地，這般土人已被回教根深蒂固地扎住了，福音的種子簡直可說，甚難灌入，但我們的僑胞百分之百是不信回教的。現在時間尚早，如果有福音的種子，散播在他們中間，必有一日能得着滿足的收穫！親愛的主內同道們，要知道除了該小埠外，尚有荷屬其他成羣的海島。其間居留着極多數我們的僑胞們，天天等待我們，將這救人的福音去告訴他們；我深信他們必要接受的。

船又開行了，在船上過了三日三夜的生活，經過大小埠頭十餘個；八月五日下午才安抵馬六保地方。這其間會到過一個地方，名叫 Kota Bangoen Kota 即「鎮」的意思，Bangoen

「醒」的意思，按字面繙譯，此乃一「醒鎮」。我問一位馬來人，爲什麼緣故名這地方叫做「醒鎮」？是否此地從前已如一個死的地方，或是沒有人居住，現在復醒了？他說：「不錯。」他又繼續的說：「此鎮原來居住的人很多，會長從前也住在這裏，後來因遷居於丁加弄，從此人數漸漸地減少了，在數年前由減少而又增多了，因此取名爲「醒鎮」。我在那裏遇見一位小本生意的廣東商人，他專製造婦女的耳環，耳環的質料是用鐵打成的。據他說：該鎮約有僑胞四十多人，從未聽過耶穌的名字；故此當我和他談道的時候，看他的樣子，很難了解我的意思，又加我的廣州話攙雜着上海話和國語，又加些馬來話。可說是一種雜種的廣東話，難怪那位先生總是「唯，唯，唯」地答應着；他明白是「唯」，不明白也是「唯」，但我想錯誤者是我，如果我講清楚的粵語，或許我能得着他！南洋有地方確實需要能講廣東和福建方言的傳道人，否則只能用馬來話了。

當八月五日下午六時抵達馬六保的時候，因馬六保我會到過一次，蒙該埠一華僑商店款待，暫寄居一夜，因當時主人不在家，就和幾個職員同睡一木船上，預備明天打聽去拉哇的船隻。八月六日，因聽說汽油船尚需十日後始有，所以設法雇一小船，向逆水行去，直至七日下午二時始到目的地 Maora-Lawa，當時的喜樂，非筆墨所能形容，會見了林證那牧師夫婦以及

陳永信弟兄彼此相談之下，得着安慰不少，因同工們正在試煉痛苦之中。

因爲在爪哇有工作，不便在此逗留，故對於國外佈道團工作的困難與其發展，急與檢討直至夜深，次日聽說恰巧張世英牧師之令璦滿月，有數位華僑信徒，專程來拉哇，恭請林牧夫婦以及陳君前往赴宴；同時我這位不速之客也在被請之例，這也是我所十二分欣喜的，我們就雇了兩隻小船，由信徒自己划船，不到數小時，即達張牧的工作地，名Dannai的地方。當艇靠岸的時候，張牧尙不知道，後來他看見我忽然出現，叫他驚奇不已，稍待，因過於喜樂，使他歡呼不絕，那晚在共同歡樂中嘗那彌月的喜宴，入夜仍乘原船回拉哇。

八月九日在依依不捨中離開拉哇，和同工們握別，經過五日四夜的水程，於八月十三日重抵三馬林達，次晚搭皇家郵船，又經過三日三夜的海程回爪哇，結束了此次往婆羅洲的使命。

第五章 靈糧堂

【一】靈糧堂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從南洋回到上海。在未回來之前，經過了一年多的禱告，清楚得着了神的引導。本來想回到本國，一則是要掉換一下氣候，預備過一些寒冷生活；二則希望從本國能帶領願意到遠方傳道的男女同工，同往南洋作傳道工作。所以返滬時所買的船票，是來回的連票，預備在三個月之內，先回爪哇，從巴城開始作工，以便將福音傳到各海島，起初在上海的一個月，就在守真堂開兩禮拜的奮興會，繼續又在救主堂主領全滬培靈大會。感謝神，蒙恩得奮興的人不少，看見神的榮耀和祂的作為，後來又在各處主領各種的聚會，拯救了許多寶貴的靈魂歸向基督。正在三個月將要滿期的時候，那時我們寄居在霞飛路伊琳公寓，忽然內人患起病來了，病痊愈後，經過醫生的診斷，還需要有一個時期的休養，所以我就趕緊跑到船公司，要求在船票上簽字，准許延長期限。船公司當局要我請醫生證明，才准許有半年的展期，那知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同時也有祂奇妙的引導，當我從香港領會回來，過了不到兩禮拜，十二月八號的太平洋戰爭

就開始了，因此回南洋去的一個意念，也只能暫告停頓。好在到處是神的工場，我們作神工作的人，不會因着環境的關係，就停止我們的工作。這期間，便在上海各大小禮拜堂主領奮興佈道大會，常常看見神奇妙的拯救，心中隨時得到安慰。

在太平洋戰事還沒有發生之前，對於南洋佈道的事情，早已籌備過了，而且也會收到愛主同道樂意的奉獻。同時，也有幾位愛主的弟兄姊妹，有意同往那邊去一同工作。現在交通既然已經斷了，我就想到應該怎樣處置那些款項，應該怎樣安排幾位同工。同工中最先加入的一位，就是谷賢民先生，他才從滬江大學畢業，要實行他傳道的志願，只因我們還沒有正式的工場，所以我們就試辦一份月刊，取名「靈糧」。就在當年三月，出版了創刊號。定價每年二元，全年出十二冊，感謝主，這一份刊物，繼續出版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的光景。

本來我在每主日下午，義務幫助守真堂主領禮拜，（在第二次預備到南洋的時候已經向守真堂辭職，現在也不過每主日幫助一次領禮拜的工作。）過了一年之後，不知怎樣，忽然感覺到可以暫告一個段落了。在想不到之間，神感動了一般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每禮拜二、四、六，一共有三次借慕爾鳴路進德女校禮堂查考聖經。我們查過啓示錄、舊約大綱，但以理書、哥林多前

書等等，赴會的人倒也不少，接着，我們又借大同路道中女校，每禮拜三舉行一次祈禱會，禮拜五佈道，禮拜日崇拜；這樣也有一兩個月的光景，那時有華惠忠女士、汪純懿女士、史華德女士、顧守義先生、章伯樂先生先後加入我們這個非正式的小團體，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在黃家沙花園卅四號房屋前的空地上，經過祈禱後，大家商量應當要有一個團體的名稱，結果，就定名為「靈糧堂」。

【二】 神預選總堂的聚會處

我們決定了「靈糧堂」作為我們團體名稱之後，就希望神賜給我們一個長久聚會的所。起先想租博物院路博物館大禮堂和斜橋公會對面猶太人的俱樂部，爲了租費昂貴，又加上其他的原因，並沒有成功。我們爲了這件事，多多的在神面前禱告，（那時候我們同工每禮拜有一次祈禱會。）經過幾次祈禱以後，很奇妙的，我們忽然想起了協進中學。原來協進中學的黃校長，我會和她有過一面之交，因爲在她所組織的祈禱會中，講過一次道，也是我第一次看見協進禮堂的寬大，但從來沒有一個意思想請求租用那個地方。直等到同工華惠忠女士提起了這件事，才引起我們的希望和注意。第二天，我們就請華女士到黃校長那裏去探聽這事的可能性。感

謝神，神早已在黃校長心中放了一個意念，她本來就希望在她那裏有一位担任傳道的事工，但爲了各方面的阻礙，一直未能實現。這一次，華女士還沒有開口提到我們所要詢問的事，不料黃校長反先提了出來。這實在是神所行的神蹟，祂在各方面替我們有非常的預備，使祂的計劃可以迅速完成。我們就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初旬，在協進中學大禮堂，開始我們主日的大禮拜。不但這樣，以後，我們每週各樣的聚會，也能自由在那裏舉行。並且黃校長也樂意的將一部份屋子，無條件的借給我們使用，外面樓上，臨街的幾間，作爲我們辦公的所在；裏面又借了幾間課室給我們，使我們的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得以順利的進行。

【三】 選民工作

一九四三年三月某一主日下午，我講述以西結卅七章三節頭一段的信息，題目是論神對先知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嗎？」（卅七章三節）那骸骨是指着猶太的選民，先知雖然回答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但他到底也不敢說已經枯乾的骸骨能復活過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當我講完這一節信息之後，回到辦公的會客室，就有兩位選民來見我，一位是選民的代表，另一位是選民工作負責人的代表，他們問我肯不肯擔負一些選民的工作。那時候

我感覺到因所傳的信息和特然而來的請求有相符合的地方，我們經過禱告之後，我就憑信心將這工作接收下來，想不到後來卻遭遇到了種種的困難，這件工作誰都知道，比其他神的工作更是難以應付，一方面因為在五六十選民信徒中間早已分了三個黨派，同時其中失業和患病的人很多，但神在每一件困難中，都帶領我們過去，現在神不但賜給我們一個聚會的所在，並且那黨派的歧視，也早已消滅了，所以我們每逢聚會崇拜，總是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神也感動了不少主內同道們，樂意的將財物送來，供給選民信徒們的需要，目前正在我們名單上負責的，共有一百七十七人之多。

神除了供給我們物質之外，又替我們預備了一位李明雲女士。李女士的父母，在未生她之前，早已將她獻上給神，專為擔任選民工作，這件事，是在李女士參加我們工作以後，我們才知道的。從這一件事上，我們看見了神奇妙的預備，在工作開始的時候，汪純懿女士負了最大的責任，除了擔任查經之外，也盡力的探訪他們，後來因為工作加增，一人担当不起，他就禱告，在禱告中得着了上面所提的那位女士，至今她們還是同心協力的負責各方關於選民傳道的工作。

每主日在本堂講道之後，要趕到虹口主領禮拜，每次領禮拜的時候，精神肉體總感覺到疲

乏，不過在心靈之間，卻感到這是一個權利，因為在中國教會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總是受到外國差會和信徒各方面的供給，很少有機會從我們那裏來幫助別國的人，現在我們能夠服事神的選民，我總是說：「第一是爲主，第二乃是爲中國的全教會，好像拜中國教會還福音的債，也希望神因着這小小的工作，叫中國教會得蒙他的賜福。因爲神應許亞伯拉罕說，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創十二章，三節）願同道閱者爲我們這一部的工作多多的代禱，使來赴會神屬地的子民得到屬靈的益處，更加領導不信的他們來歸基督。」從我們接受工作以來，已經有十多位受浸歸主，願這十多顆初熟的果子永遠歸在主的名下。

【四】經濟的來源

本堂一切的需用，完全仰望神，絕對沒有一個人作我們經濟的支助者。我們也沒有一個正式的教友，除了南洋佈道會一點奉獻的捐款，供給靈糧月刊和谷賢民先生的生活費之外，可以說沒有一分錢爲着教會和工人預備的，但那時候有一節寶貴的聖經，增進了我們工作的力量，現在也作了我們靈糧堂的金句：我們信，使無變爲有的神（羅馬四章十七節。）神真是信實的，無論同工的生活費，和女同工寄宿處的租費，以及我們辦公室各方面的需用，祂都供給我們，（

我們的辦公室最初從黃家沙花園卅四號遷到圓明園路浸會大樓。到了同年的八月，我們就正式開始本堂的工作，事先舉行我們第一屆夏令退修會，在想不到之間神感動了一位信徒奉獻兩千塊錢，這款項夠我們當時各方面的使用，我們真是看出信實的神怎樣的看顧我們，從此我們教會一切的用途，完全憑信心仰賴神，至今我們毫無所缺，在每一件事需要經費的時候，神總是厚厚的賞賜與我們，比方靈糧月刊、靈糧詩歌和各種宗教書籍，費用都相當的大，但神總是替我們預備，就是本書在起稿的時候，還不知道印書的費用在那裏，但深信神耶和華以勒要給我們成功。當我開始完全憑信心過生活的時候，問一位在信心上有經驗的弟兄，對於信心生活的意見，他就不加思索的立刻回答說：「沒有問題，只要我們保守向神純潔的心，神的供給必源源不斷的會賜下來。」這句經驗話，現在在我個人的經歷上，也實在證實了。奇妙聖潔的神，總是厚賜於人，好像開了一個泉源，在錢財正要用完的時候，那供給的泉源，又很快的流了出來，總不會斷絕，不過傳道人如果犯罪得罪了神，那神的供給隨時有停止的可能。信心的生活，也可以說是與主同行的生活，我們不是單想到物質上神的供給，而且時常看到了神的手，更能叫我們體會到我們所信的神是活的，有一件事，我在這裏要來作一次見證：「我從來沒有爲了得着物

質上的供給，心中有多大的喜樂，但一看見神的顧念，卻叫我心中受感，甚至會流淚。」神又不許我仰望任何人，因為肉體的軟弱，有時候會仰望神曾經供給我的人；但結果每次需用的錢，神總是用另外的法子，或是從來沒有想到的一位信徒，藉着他來供給我們。我們同工們幾年來完全憑信心過着我們傳道的生活；但我敢見證說：「只要我們忠心服事神，神總沒有一次叫我們有所缺乏，換一句說，就是：我們能顧念到神和祂的國度，他也必顧念到我們和我們的家庭。」信心的生活是寶貴的，我總感覺到在這困苦的環境中真是我們信心操練的好機會，我以為在信心上富足的人，才是一位真正富裕的人，因為神作了有信心者的後盾，真的信心生活卻是不憂慮，自己不負什麼重擔，凡事樂觀。因為將所有的都完全交託了主，信心有時要像拾約櫃的祭司，他們的脚先得要入約，但河約但河水才會分開，信心不是先得着才信，卻是未曾得着而信已經得着了，未曾看見，心中已確實了，信心的結果，就是神得着榮耀。

【五】靈糧堂的目標

神起初將我安置在宣道會，雖然那時候對於宣道會的宗旨一點也不知道，但經過九年工作之後，深感到我的心和宣道會傳道的宗旨好像是一致的，所以當我頭一次出國到南洋的時

候，十分引起我的興趣，總以為把福音傳給本國之外的人聽，是件快樂之事。平時，我對於教會名人的傳記，十分注意，特別是那些向國外佈道的宣教士，像威斯理約翰（美以美會之創辦人）、開利威廉和李文斯敦（非洲開荒佈道家）、辛浦生（宣道會的創辦人）、戴德生（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等，同時，我們常常看到從世界各國差派宣教士到我們中國來傳道，卻很少看到我們中國有宣教士差派到外國去宣傳福音，威斯理約翰曾說：「世界是我的工場。」所以我想，也可以說，在我心中有一個負擔，願神也照樣會用着我們中國立志傳道的工人，向外國宣傳福音，從上海（耶路撒冷）起，擴展到全中國（猶太全地）和南洋（撒馬利亞），直到地極，這件事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卻凡事都能，這是我們這小小團體的一個目標，雖然現在還談不上工作發展到什麼地步，但深信阿拉法的神也是俄梅戛的神，神既開始，也必成就。

我們決定初步的工作，是宣傳福音，目的是領導基督以外之人進入到基督裏面，迷路的羊歸入羊圈。次步的工作，就是栽培一般從不信的人中所得來的信主者，叫他們對於教會願共同負責，最高的標準，便是希望本堂信徒，借着代禱和自身的奉獻，來完成主所囑咐的使命。

因爲戰事的關係，對於南京，不甚明瞭，雖然以前曾經在那裏領過幾次會，但事變後的情形當然早已大大的變更過了。想來，教會因爲受了時局的打擊，一定到了很淒慘的地步，各禮拜堂聚會的人數，也一定不及上海那樣興旺。有一天，我們在無意中接到一封從南京來的信，懇切地說：有一位信徒，願意奉獻一塊地，問我們上海靈糧堂，願意不願意接收？奇妙得很，神在那時候，卻特別預備了陳王麗明女士，使她爲了我們的工作，邀請了首都各位牧師和得道人，舉行了一次茶會（茶會是陳太太預備，）藉以聯絡彼此的感情，我也得參加這個茶會，便向教會當局詢問：如果我們靈糧堂到南京來設立分堂，是否可能？承蒙負責的人回答說：「毫無問題。」因此，我們就仰賴神，（事先也經過多次的祈禱。）籌備開始南京傳道的工作，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借了南京漢中堂開始一次大佈道會。開會的日子，一共有十天之久，感謝神，在十天的聚會之中，一共竟有四百多位初聽道的人，簽名信主，後來這班慕道者中，除了加入其他各堂之外，我們第一屆受浸的，一共有三十二位，第二屆也有十六位，至今連慕道友在內，將近百位了。

產生一個教會，在人這方面看來，確是不容易的，蒙神的恩典，爲南京分堂的產生，使我也受到了一點苦難。當我領佈道會剛過去了四天，在第五天下午將要開始佈道會之前，同工們已經

接到從上海來的一個急電，他們起先不願意告訴我，可是終於給我知道了先母去世的消息（先母去世前的情況在後面單獨的有見證）在十二分悲痛之中，當晚就乘夜車趕回上海，只化了一天的功夫，料理完了喪事，仍舊繼續到南京領會，這是設立南京分堂時，所遭遇到的第一次痛苦。

我們起初在南京山西路一間汽車間裏，開始我們的工作，主日下午，便借漢中堂佈道。因為天氣漸漸冷了，又加上其他種種的原因，我們就從山西路遷居到鼓樓雙龍巷基督教青年會，想不到還沒有住滿一個月，青年會的當局，不知爲甚麼，限我們在幾天之內，離開那裏。那時候雖然按環境講是急切得很，但心中反而十分平安，深知道神必爲我們有所預備，果然，神感動了一位夏太太的心，也得到了夏先生的同意，願將他們的客廳在每個主日，給我們自由使用。這對於我們是很方便的，一則，因爲夏先生和他太太的住宅，就在青年會隔壁，二則，這地段比較適中。我們真是要感謝神，後來夏先生因爲職業上的調動，遷居上海，就將整個的房子借給我們使用，連租金也由他們負擔，雖然爲了屋子問題有過種種的糾紛，但我們靠着主，卻平安的過去了。現在我們不過仰賴神，希望京地本堂的工作繼續蒙祂的賜福，天天加增得救人的數目，現在分堂負責

的是谷賢民先生和他的太太，還有史華德女士，助理關於姊妹方面的工作，望閱者多多爲這工作代禱。

【七】 先母離世前的情況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正在寧波領會，一個禮拜六下午，我由寧波乘船預備返滬。這天上午十時左右到家，就聽到先母病危的消息，我就趕緊去探望，才知道先母已昏厥過兩次，現在又醒過來了，雖然病況沒有減輕，但精神還可以維持，我見了先母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好，只能夠對她安慰了一番。先母見我回來了，精神上增加了不少興奮，我那時候心中所着急的，還是先母的靈魂勝於她的肉體，我安靜的思慮了一下，就請一位趙太太來和先母談道，爲什麼要請這位趙太太呢？因爲趙太太曾與我們同居這幾個月，先母對於她比較信任，雖然那時候趙太太本人也有病，她卻抱病來到先母住的地方。我第二次去見先母的時候，趙太太已經和她談論了不少時候，最後趙太太請求先母，可否准她和子媳一同在她面前唱一首讚美詩，先母點首答應了，那時候我心中感覺到驚奇，就用讚美的聲向神歌唱着，先母在旁靜靜的聽着，唱詩完了以後，趙太太又要求可否爲先母禱告，她又點首表示願意，那時我很留意看先母的眼睛，是否也閉着，感謝神，她比

我先合上眼，叫我真是放心了不少，看出先母同意祈禱，不像一個敷衍的樣子，待趙太太祈禱完畢，我就僱車送她回家，因恐她身體受累，送走了客人之後，我又回到先母那裏，流着淚，用請求的口氣對她說：「母親，我求你和我走一條路。」先母點頭表示答應，我就繼續的再說：「母親阿，你若不信主耶穌，我怎能再向人傳道呢？人家不是要說，你自己的母親既沒有信主，怎能來傳給我們聽呢？所以爲了愛兒子的緣故，求你現在就得信主，這樣，就幫助我不少。」母親點着頭說：「我明白了，你現在可以回去。」當我在路上走的時候，不住的向主說：「主阿，現在惟願你的靈繼續提醒我親愛的母親。」我知道除了神繼續工作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過了一兩天，母親的病勢又加重了，當我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看她身體很是難受，我不過拉着她的手坐在她的旁邊，默默無聲的陪着她，母親看見我坐了好久，他就催我回家，而且很客氣的說：「你這樣坐着，我心中反而過意不去。」這幾句話表示母親愛兒子的心，我說：「母親阿，你怎能這樣說呢？我陪着你是應該的，可否讓我多坐一些時候？」過了一會，先母又催我回去，我爲了要遵從她的話，就辭別了她。那知這樣一別，就是我們母子倆在世最後的一次見面。當我從南京回來的時候，她的遺體，已經送進殯儀館了。最後蒙主裏同道們的幫助，用基督教的儀式，舉行了喪事禮拜，現在不

過等候主再來，在主的面前再相會。

我一生受先母的影響很大，總覺得先母的偉大的確，她的性情剛強，理智清晰，又有遠大的眼光，若不是為環境的關係，必能成就大事；她又樂善好施；凡和她有來往的，沒有不受到她的恩惠，她在我們兒女身上，抱着一個極大的希望，她教導我們的方法，是恩威並施的，我在上海這樣一個罪惡的社會，不致受世俗的引誘而墮落，都是因為神賜我有着這樣一位可敬可愛的母親，「神阿，我感謝你，賜我這樣一位母親。」她對於身體，卻能刻苦耐勞，從來沒有發過怨言，她的偉大，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如果她能早一點信主，我深信主會借着她領導許多的親友歸主。

【八】 上海的分堂

1、借振英小學

在我們總堂開始工作不久，有一位蘇太太，她曾經幾次問我：「在福理履路振英模範小學，可否舉行主日禮拜？」經過禱告以後，深深感覺到，這是神的預備，所以就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份起，開始主日禮拜，至今已快要三年光景了，蒙神的恩典，每次有他與我們同在。

2、借炳生小學

有一位蔣成志女士和長樂路炳生小學的沈校長彼此在無意中曾有一次談話，最奇妙的沈校長突然對蔣女士說：「你們教會裏有什麼工作，我們可以把學校的一部分地方借給你們用！」蔣女士就將這件事告訴了我，到了新年裏，我們第一次借振英開佈道會，蔣女士和一位瞿太太表示感謝主，第二次徵得了沈校長的同意，就在炳生裏舉行。會後，我們再三的商議，希望能繼續佈道會的工作，所以就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開始主日的禮拜，至今已有了了一年光景，同樣的蒙神賜福同在。

【九】青年禮拜

起初，蔣成志女士和培成女校曹校長曾經有過幾度接洽，希望在培成有一次向學生講道的機會；會後又有第二次向高初中同學分別的講道。一直等待了幾個月的工夫（因為年假的關係）就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先有小學的兒童禮拜，聚會的日子，是在每禮拜四下午三點鐘。至同年三月廿四日起，每禮拜六下午二點三十分，開始青年禮拜，希望神藉着每次的禮拜，不但使青年人得到靈性上的栽培，更能叫不信基督的青年，來歸向我們的主。

【十】靈糧聖經學校

主後一九四二年春季，我們開始聖經學校的工作，其中分爲三科，凡高中程度奉獻立志傳道者，可入神科研究，到本年度將有五位同學完成了她們的學業。凡初中程度的同學，可入聖經科，因爲聖經科只有四學期的課程，所以已經有兩位在一九四四年寒假前畢業了。其他凡高小程度的，可入普通科，也曾舉行過第一屆畢業禮。我們現在因爲自己沒有校舍，所以入校同學，都是通學生，希望將來能自己建造學校的校舍，使我們聖經學校得以格外的發展，栽培爲主工作的人材。

【十一】文字工作

我們憑信心仰賴神，除了靈糧月刊之外，也辦過一份給青年學生，兒童或初信主的人閱讀的刊物，定名「靈奶」。創刊號，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幫助編輯靈奶的，是程育真女士。程女士也寫了一冊創作小說，名「偉大的愛」，我們也出版了，姜建邦編譯一冊「爲義受逼迫的人。」和顧守義先生編輯的「函授課程」第一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開始寄發給加入的學員們，畢業的也有數百位之多，此外曾出版「七個時代」，卻是以前記載在福音廣播電台所講的講章，又蒙神的恩典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出版了一冊靈糧詩歌。這冊詩歌初次編輯共有二百

零十首，至今字本已付印三版，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一冊啓示錄講義，上面兩種出版物，完全憑信心蒙神賜下足夠的印刷費，我們希望以後能在文字上宣傳主的信息。

【十二】同工加入本堂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谷賢民先生開始和我編輯靈糧月刊，到一九四二年五月，顧守義先生，華惠忠女士，汪純懿女士和程育真女士先後也加入擔任工作。同年八月一日，史華德女士加入本堂，九月一日，章伯樂先生也開始和我們同工。此後，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張容江先生也正式和我們同工了半年多的光景。此外還有王麗君女士和周惠玲女士，也同時加入。其他在聖經學校擔任教授的，先後有姚菁英女士，林道亮牧師，何守琛，何守瑛二女士，林景先生，金炎齊牧師，周志禹牧師，竺規身牧師，內地會文牧師，葉夫人，葛尊基夫人，陳玉麟夫人，徐女士和王女士等。

【十三】建造新堂

當本堂工作開始不久的時候，協進中小學黃校長，就有意將地豐路嚴家宅一塊空地獻上歸神，作為本教會工作之用。我們從此就為這事向神禱告；因為那空地曾經出租給人，上面尚有建築物留着。在租期滿了的時候，那建築物必須歸還業主。本堂曾一度向會衆報告；已將僱徒奉

獻的錢在那裏買了十二幢單間的樓房和三座草屋。在我們祈禱期間，爲了租戶不肯遷讓，因此我們無從着手進行建造新堂的工作。在這期間，曾經想在別處另買一塊空地，得到信徒樂意的奉獻不少，我們就在虹橋路 霍必蘭路買了一畝九分的空地，作爲預備。我們一面等候，一面祈禱，忽然有一天，嚴家宅那位看守人來通知我們說：「前面有一間草屋被大風吹倒了。」我們當時就去觀察，覺得另外兩間也不能支持下去。便一齊把牠拆了下來。因此以前不肯遷讓的租戶，也只得遷讓了。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感到現在正是進行建堂的時候。雖然留下的空地不多，但也足夠我們建造一個小規模的拜神之處。

又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禱告，有一位黃安生先生，自動提議願奉獻他的光陰替我們畫新堂的圖樣，同時，我們也尋找建堂的建築師。一切將要說妥的時候，建堂的經費卻成爲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雖然有霍必蘭路的那塊空地可以抵一筆款項，但是否一定能賣去，還是一個疑問，而且所收到奉獻的現款和飾物等，很是有限，同時，各種材料天天在漲價，工人的工資也是增加不止，如果那時候不決定建堂，一再遷延，將來的費用也許更要驚人。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祇能仰望着主，憑信心決定進行建堂的事。

當時有許多人主張應該在戰事平定之後才建築新堂，也有出於好意勸我暫時取消此意，但也有人卻冷眼旁觀，幸虧那愛我加我力量的主，賞賜我一個堅決的意志。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要將榮耀全歸給愛我的父神。

不但如此，此後還有困難重重，一則按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從來不懂得建築上的一切事情，但是，結果，各方面的接洽，還是必須我個人來擔當。至於經費，更不是在短時期所能獲得，因為信徒的奉獻，完全出於自動和樂意，就是在主內，我們也決不主張向任何人募捐，或是分送捐冊。要不是主行奇事神蹟，在人的方面，簡直毫無把握，但是，感謝信實的神，使無變為有的神，竟是奇妙的帶領我們渡過了這難關，到新堂落成的時候，我們不但不覺得缺少，反而還有餘下來的錢，可以作為以後修理新堂之用。我真是大喊唱哈喇呀！

在建築期間，對於天時方面，也得到神的看顧：當建造開始，基礎完成以後，預備將磚砌上，因為那時候正是烈日當空，磚上需要不住的沖水。但是，在那裏，除了兩口水井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去汲水，而且其中的一口幾乎要乾涸了，因此在我心中祇能不住的祈求神賜下恩雨，神真是看顧人的神，當經過幾次陣雨之後，不需一點人力，那磚上的水分已是足夠的了。

在建堂工作開始後一禮拜光景，四圍的牆才砌到二三尺的時候，接連的下了三天三夜的雨，更加上狂風怒吼，如果這樣的再持續廿四個鐘頭，那未完成的牆，就要被沖下來，因此，我就請本堂同道信徒，同心合意的懇求神，果然，雨就停了，工程得以繼續進行。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天清早，那位建築師的兒子，臉上現着驚惶的神色，跑到我那裏來，要我到新堂的場地上，和他的父親獻上一次感恩的禱告。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昨夜險遭火災的不測。」原來那場地的旁邊，隣居的二間空屋內，放着幾十包石灰，因為天時乾燥，在端午節的夜半，忽然燃燒起來，本來，那空屋內有一位工人居住着，但是，一位勞苦疲乏的工人，每夜總是一躺下就睡熟了，那一夜他齊巧因為收到了幾張不能兌現的撥款單，心中憂慮，不得入睡，直到半夜，他就聽見擘拍的爆裂聲，於是，立刻起來，把那房間的壁板拆去，同時大聲喊叫，四圍的鄰居才都從夢中驚醒，幫着他施救，其中幾個人還預備用水來撲滅，幸虧那工人有經驗，他說：「水澆在石灰上，越發會增加燃燒，這災禍更加要擴大了。」他一邊禁止別人澆水，一邊就將場地上的沙土，很快的畚起來，撲到火上去，才把這災禍弭平。那建築師深深的感覺到：這是神的手，親自熄滅下來的，所以要我在那天清早，獻上感恩的禱告，從這件事之後，我們越加迫切的祈求，

蒙神一路看顧帶領，直到新堂落成爲止。

對於信徒奉獻的事，使我很受感動的，就是有一個主日下午，全堂的人實行最後一次奉獻，方式是和平常稍微有點不同的：當我們禮拜完畢之後，衆信徒一起由禮堂走出，各人在預備的木箱裏投入他們樂意的奉獻，我總記得，那一天我站在石級上，代表衆信徒獻上的時候，心中感覺到神的悅納，下面有不少的人感激到流淚，好像神親自接收了他們的祭物，神在那一天一定親自和我們同在。

在許多樂意的奉獻之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超過了他們的力量，只希望自己有份，譬如有一位姊妹，是在休息期間去作工，將得來的工錢，作爲建堂的費用；也有人將每天買菜的錢節省下來，甯可自己少喫一點好的菜蔬，希望神的殿得以早一天成功；也有人將他們最愛的飾物毅然拿出來奉獻；也有人得到神的啓示來奉獻的；其中的見證，不勝枚舉。一方面我們看出信徒所表現愛主的心，同時也看見神看顧了這一件事，但願神所賜給我們的新堂，成爲一個發光的所在，藉着這個新堂，使信徒常能聽到神的話語，作他們靈命的糧食；不信的人，因爲聽到福音而得救，讓主的名不住的得着榮耀。亞們！

【十四】 杭州分堂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人口稠密，可惜因着這一次抗戰，那邊的教會，卻受到了相當的影響。自然在這動亂的時期，教會主持人無法繼續他們傳福音的工作，因此更無法用屬靈的糧食來餵養他們的羊羣，以致各禮拜堂聚會的人數，非常稀少。教會的情況也就到了不冷不熱的地步。想在那邊設立分堂的意思，早已活躍在我心中，但不知道怎樣開始做這工作，因此除了禱告之外，只好在神前等候着。感謝神，在一九四四年，因着幾位信徒的邀請，就在那邊領了一禮拜的齋與佈道大會，在佈道會中大約有二百多人簽名信主，這期間，就和兩位慕道的弟兄談話，並且將靈糧堂設立分堂的事告訴他們。因為他們是杭州人，在當地各方面都很熟識，我就要求他們代替我們留意聚會的場所。過了大約不到一年光景，就有一位高先生，代替我們找到了一個地方（就是現在我們拜神之處。）這是神奇妙的預備，我們就準備請本堂同工周惠玲女士往杭州籌備一切，又蒙周女士的令堂太太和她的令妹相助，並且更得本堂第七屆受浸的張治寰先生，擔任教會經濟的責任。其中，神又預備了張太太許先生和許太太等輔佐我們工作的進行；我們首先舉行佈道大會，蒙神的恩典，又得着了二百多位聽衆接受主。不久又有金罕牧師和金太太

願意主持我們杭州分堂的工作，這自然也是神替我特別預備的。金牧師起初不過答應擔任兩個月的工作，後來蒙神引導，一邊感覺到這工作的需要，一邊又經信徒們的請求，他就支持着那邊的工作，直到如今。我們在佈道會之後，立刻設立慕道班，感謝神，經過幾個月帶領之後，在一九四五年開夏令會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受浸禮拜，受浸同道共有四十一位。這是神在杭州賜給我們初熟的果子，應得把一切的榮耀歸給祂。

被稱爲耶和華以勒的神，很奇妙的又爲我們預備了禮拜堂的櫟子，這些我們竟不費分文的蒙了一個團體送了來。一共有二三百條很長的長櫟，後來又有一位信徒受感奉獻一筆款子，叫我們造一個很好的講台，而且在長櫟上面都裝上了靠背，又蒙神的一位使女，奉獻款項，砌了一個浸禮池。此外，因爲信徒蒙神的恩典，他們對於教會都願意負責，就實行了什一奉獻，使教會在經濟上減少了負擔。最近又開辦了一所聖經學校，共有同學一二十位，正在作將來服事神的準備。杭州本堂的工作，現在正可以繼續發展的時候，深信因着許多人的代禱，在未來的日子將要臨到無數的人來歸我主。

【十五】 蘇州工作之將開始

蘇州，從前做過江蘇省的省會，單以城內計算，人口已在三十七萬以上，據調查所得，那邊的教會雖有十餘所，但合起來，教友的人數至多只有一千人上下。這些教會，在抗戰時期中，一直沒有舉行過一次奮興佈道大會。想到三十七萬以上寶貴的靈魂，我們就有意在那裏開始救靈的工作，但我們不敢跑在神的面前，經過大約半年祈禱等候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神竟預備了一位張醫生，願意將他私人的兩幢住宅之一，借給我們使用，不但租費分文不收，並且他更樂意供給我們木料，製造禮拜堂的講台和櫥子等。

得到了張醫生的援助，我們就積極進行準備一切，在一九四六年元月七日，開始借着蘇州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佈道大會十天，深信有不少迷路的羊，將要歸回主的羊羣。

尾 聲

【二】靈糧世界佈道會成立

靈糧世界佈道會，是在抗戰將結束的時候成立的。這一件佈道的大工作，將完全憑着信心進行。我們的目標，從上海開始，這上海，就算是我們的耶路撒冷，也算是我們世界靈糧佈道會的

總會所在地。上海之外，我們除了現在已有南京、杭州、蘇州各分堂之外，隨神的引導，擬將在華南、華北、華西各大城市，繼續設立分堂，再從各大城市推演到各鄉村，所以中國是我們的猶太全地。我們希望在一九四六年作為準備的時期，若是神允許替我們安排，那麼在一九四七年，便有第一批中國的宣教士到南洋羣島去宣傳福音。南洋羣島，就算是我們的撒瑪利亞，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希望神藉着中國的宣教士，將福音傳到世界的各處，這就是我們的地極。

我認爲每逢在神前作一件事，必須先有負擔，這負擔是神放在人心裏的，同時也需要有神的託付和允許，這樣，工作在神引導之下，才能邁步前進。既清楚了是神的旨意，在人看來是一件又大又難的事，但在創造宇宙萬物之神的眼光中，能算是大事嗎？爲此我們憑着信心設立了這一個推廣福音的佈道會，我們深信這位使無變爲有的神，會藉着我們，將福音傳到世界各處；我們也願意將自己如同五個大麥小餅和兩條小魚，獻上放在主的手中，願主在這個時代中行神蹟，叫全世界所有的人，不但聽到福音，也因福音而得到靈性上的滿足。亞們！

【二】 靈糧世界佈道會華東神學院

感謝神，爲了祂自己的榮耀，三年前，爲我們創辦了靈糧神學院，且有畢業生一班，已在各處

打那美好的仗；但因急待收割的莊稼，仍是太多，大批工人，急需打發出去，我們惟有不住的祈禱。讚美獨行奇事的神，在祂的領導之下，爲我們成立了華東神學院。

今將計劃鄭重宣佈於左：敬請主內兄弟們和我們合作，並代爲祈禱。

本院定名爲「華東神學院」，院址在蘇州平門路高長橋。

本院目標有四：一，預備城市牧師，建設城市教會；二，訓練農村傳道人，改良農村社會；三，造就佈道人員，廣傳福音於國內外；四，培養宗教教育，宗教音樂及文字工作人才。

本院工作原則：憑信心生活，不募捐，不借債，只接受神感動兄弟姐妹們的奉獻。凡「神所感動的兄弟姐妹們」我們歡迎同工合作。

本院信條：新舊約聖經是神的啓示，最初原本絕對無訛，爲信仰及行爲的準則。

本院學程，分爲二科：一，神學科，專爲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高中畢業生，或大學肄業生，修畢四學年學分後，給予神學科學士證書；二，聖經科，收初中畢業生，研究聖經三年，給予聖經科畢業證書；三，本院附設中國宣教士準備學院，選拔已在工場上，作工有年，確有國外傳道志願者，修畢一年特科後，作爲日後被主分派至南洋羣島傳道的中國宣教士。

「神的有為變無使...信」
(節七十章四書人馬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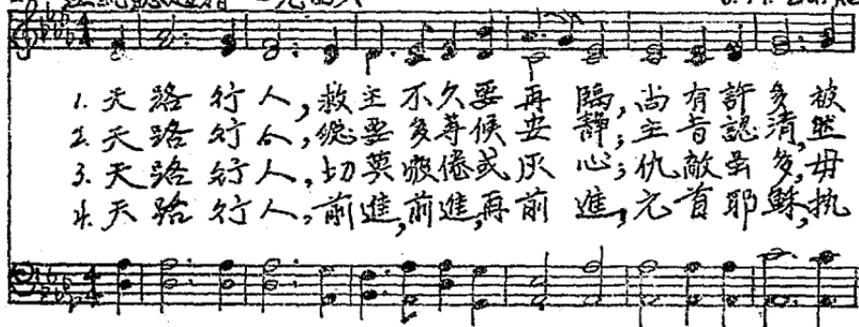
訓經堂糧靈

之神，至高，至尊，至聖；使無變有之神，慈
愛廣闊深純；祂召你 往普天下 去作見
証，使人 棄邪歸正，白得救
恩得 恩。使無變有之神，獨一永活之
神，信靠祂 凡事都能，凡事 必成。
凡事 都能，凡事 都能，凡事 必成。

使無變有之神

汪純慈題贈 一九四六

J. H. Burke



1. 天路行人，救主不久要再臨，尚有許多被
 2. 天路行人，總要多等候安靜，主肯認清，然
 3. 天路行人，切莫疲倦或灰心，仇敵雖多，毋
 4. 天路行人，前進，前進，再前進，元首耶穌，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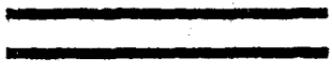


1. 捆綁之靈，急待你去，報告救罪大，喜信，餘
 2. 後按步前進，持守純正，諫專靠，熱誠內，愛心，仗
 3. 須退縮心驚，不勇往，力，專靠，內，之，靈，一
 4. 享一切權柄，勇往，進，猶如，上騰之，飛鷹，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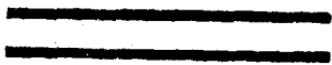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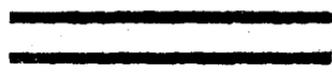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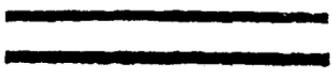
CHORUS



1. 下光陰為主推廣福音
 2. 賴主恩，活出要屬天
 3. 切言行，只與成主託
 4. 死忠，心，克，成，主，託
 使無變有
 欣命！



新工
約全
全會
書及



二十年回憶全一冊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每冊二千元正

掛號寄費另加

版權所有

著者 趙世光

發行者 上海靈糧刊社

發行所

上海南京西路一五五〇號
上海迪化路嚴家宅靈糧堂

#120

498049

498049

